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出版

朱舜水集

定價 精裝的 二册 平裝的 一册 大洋八角



整理者 許 嘯 天
校閱者 胡 翼 雲
發行者 沈 繼 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 羣 學 社
四馬路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外埠各大書莊
自強書局

朱舜水集新序

許嘯

舜水先生，名之瑜，號魯環，是浙江的餘姚地方人，和王陽明先生同里而又同時。當時講學的人，十分熱鬧，獨有先生不肯隨勢附和。又黃梨洲先生同住舟山地方，彼此聞名，却始終不曾見過一面。他不喜標榜，有特立獨行的氣節，在這一點上，便可以看得出來。講到年紀，舜水還比梨洲大上二十多歲。那時梨洲練兵排滿，事業做得很大了，但舜水不以梨洲爲然。梨洲也知道，在他文集裏有一篇兩異人記，把朱字改作諸字，說的便是舜水先生。舜水復明的思想，十分堅強，待到清兵進關，他歸逃往日本。又在安南暹羅南洋一帶地方來往着，所到的地方，便把苦志力行的模範感化後輩。這十多年裏面，始終不曾踏到中國的土地。魯王在舟山，把舜水請去，謀劃國事，住下一年多。這時梨洲先生把兵權交與王翊，舜水和王翊的交情很厚，所以留在舟山四明一帶地方，幫助王翊調度兵事。日子很久，到清朝順治十五年，台灣鄭成功起兵反滿，攻進長江，舜水也在台灣籌劃兵事。後來他見成功意氣驕橫，知道不能成事，便奔走南洋安南日本一帶，很想借海外華僑的力量，組織軍隊，恢復明室。安南王知道舜水先生是一位中國的學者，便留住他，封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的禮。舜水

直立不肯跪，安南王便當着舜水跟前，殺了許多人威嚇着他，但舜水到底是不肯屈節。直到順治十七年，先生纔終止了他的政治生活，但立志不到清國，便寄住在日本。日本人這時正大倡排外的議論，祇有長崎一隅是商埠，開放着容留外國人居住。舜水先生孑然一身，忍辱含辛，在長崎住下十數年，把他的人格學問去感化着人。日本人漸漸的知道敬重他，有許多崇拜漢學的人，都來拜他做門生。舜水住在長崎的時候，講學讀書，空下來，便在園中種菜；一時日本人學他行爲的很多。現在的德川大將，在當時纔得六歲，他叔父德川光伯，在朝裏攝政，聽得舜水先生的名氣，便派人迎進京去，敬以賓師之禮。從此舜水先生便住在東京。德川十分敬重先生，每走過先生的門口，便要下車下馬，表示他的敬意。先生有病，德川常在牀前問候，也可以見得那時舜水先生在日本的價值了。照實說來，先生的學問道德，在當時，於中國人雖受不到如何的影響，但先生拿中國的禮教去教導日本人，使日本人注意漢學，深受先生的人格感化，直到如今，日本人受了我們大陸國的教化，又受着舜水強毅人格的感化，而有今日發揚蹈厲的一天，這是日本人應該感激先生的。在滿清入關，滿朝漢臣稱奴稱子，人格墮地的時候，獨有先生把中國人固有的禮教，移植到海外去，使中國文化的價值，不因一班無恥的二臣而墮落，這也是中國人應該感謝先生的地方。梁啓超先生也說：『現在我們可以

說，日人所以有二百年太平之治，實由舜水教化而成；即中國儒學化能爲日本社會道德基礎，也可說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極高尚嚴峻，所以日本智識階級受其感化最深……前幾年，日人開舜水三百年紀念，非常熱鬧；可見其感化力之深，歷久如一。蓋先生之學，專以人格堅強高尚爲主；在最近三百年內，能把中國日本打成一片，實在是先生的功績。——見梁啟超演講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就這幾句話看來，便可以知道先生人格的偉大了。

舜水先生完全是一個實行家，他歷史的前半段，是政治的實行家；後半段，却又是禮教的實行家。他生平痛恨結黨標榜，著作釣名，所以他一生著作很少；他的學問人格，完全表現在他的行爲上。他自身的享用，和給人的享用，完全在人格的暗示；人格的力，就是康德學說所謂理性。Demiurgy Reason 如今我附帶把理性的界說轉錄在下面：

理性，是我心底本體，稱爲意志，也不外無此。物如——宇宙本體——是大的理性，乃是理性——我人心中之本體——所由生的。所以這物如稱做「大我」，也稱做「神」。因爲理性是萬人所同具的，所以由理性認爲善的行爲，也必定是萬人皆以爲善的。爲宇宙本體的物如表現於我人的理性，給我人以神聖不可侵犯的命令；這叫做「大我之命」，也可

叫做「先天內應之聲」道德律，因為是出於這命令的緣故，所以有無上的威權；無論什麼人，必須無條件的服從。只因為是善，所以應該為善；在這不完全的現世，善行雖未必伴有幸福，却因為這個緣故，我人為善，不可躊躇。若在理想的世界，善和幸福必定一致，是毫無有疑義的。我們人類現在雖然在極不完全的狀態，但有和那「大我」性質相同的理性，所以不能不互相尊重人格。所謂無論在什麼地方，不可把人格作為手段，就是這緣故。

舜水先生是以人格為方法，不以人格為手段；所以在自己便得到偉大的修養，在他人便得了他偉大的默化。這默化的力量，日本人直享用到現在，成了一種強毅堅苦的根性。我前幾年因為辦鐵礦的事體，在遼陽——本溪湖八盤嶺鐵山主任——和日本人共過幾年事，暗地留心他們從工程師到苦力頭，都有一種堅苦卓絕勤慎耐勞的氣概。——他們對於中國人底行為的善惡又當別論——比到中國人的寬解浮逸的惡根性，實在叫我慚愧！日本人的能夠得到這個好教育，也未始不是在三百年前我們這位中國的朱舜水先生指導，和他們那位德川光伯提倡的功勞。所以人格的感化，比到理知的教育，他的效用要勝過萬倍。在哲學上最根本的統一原理，便是人格說。Petero-nalism 在瑞典的哲學家樸斯德樓姆 Bostrom 和德國的哲學家倭鏗 Engke 等，都是這人格

說的代表人物。樸先生說：「絕對或實有是具體的，並且是被組成爲有機的體系的自己意識底統一。」「神，是完成到於無限的人格。」「吾人住在神的裏面，所以是永入不滅的。」「所有真實的事物，都是精神的人格的。」倭先生也承認永久的心靈活動，並且承認各自人格的獨立。他以爲心靈的活動，包含獨立的人格之全部而成爲人格世界。

所以我們相信舜水先生的人格，是隨處能給與我們以善的默化；你倘然要找尋舜水先生的著作，或是什麼學理，他是沒有的；他祇能給我們一個克苦自勵人格的暗示。此外我們在他留住日本時候和朋友往還的信札裏面，可以找得出他底學識的一斑。我如今便拿他的信札和零星的文件合刻起來，成一部集子，給我自己也是給大家做一種人格修養的工具。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

朱舜水集卷一

傳記

舜水先生行實

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璣，性朱氏，號舜水，明浙江餘姚人。其先封邾，春秋所謂「邾子」也。後改爲鄒，秦楚之際，去邑爲朱，漢興流轉魯魏之間。在東漢時，曰璽，曰穆，俱顯于世，亦其先也。元季，明太祖高皇帝定金陵，當時遠祖某，帝之族兄也，雅不欲以天潢爲累，帝物色累徵，而某堅臥不起，帝不能奪。家居終身，改姓爲諸，及附主入廟，題姓爲朱，子孫復今姓。高祖龍山處士，不仕，卒家。高祖妣黃氏，曾祖諱詔，號守愚，累歷顯職，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孟氏，誥贈夫人。祖諱孔子，號惠翁，誥贈先祿大夫。祖妣楊氏，誥贈夫人。父諱正，字存之，號定寰，別號位垣，累遷總督漕運軍門，及卒，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妣金氏，前封安人，誥贈一品夫人。先生，其第三子也。以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十月十二日申時生焉。幼而穎悟絕倫，殆若成人。九歲喪父，哀毀踰禮。

初從慈谿李契玄學，及長，受業于吏部左侍郎朱永祐，及東閣大學士兼吏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研究古學，特明詩書。初爲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所謂秀才也——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適禮，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而有高蹈之致。每對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速係，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禮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隱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鄉黨每有疑難，先生片言折之。嘗有人攜家譜來謂曰：「我朱文公之裔也。」文公之子爲餘姚令，子孫因家焉，意欲認先生爲同族，及閱譜，世系大同，而唯有一世可疑者。宗族皆欲從之，先生正色曰：「一世不明，則餘不足據。方今九族尙不能敦睦，何用捨近求遠耶？」狄青武人，尙不認仁傑，若能自立，自我作祖，棄其之德，則四凶非聖人之後乎？」宗族皆服其卓識而從其言。

先生始娶葉氏，先歿，繼妻陳氏，志意克諧，事姑盡孝，能安貧賤，有「短裳挽鹿」之風。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退安耕鑿，諸父兄弟愛其器度，可大用而不許，於是每逢大比，徒作遊戲了事而已。或有勸顯達者，則恬然不省。崇禎某年，提督蘇松等處學政監察御史 元某，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爲監紀同知，不受，尋擢恩貢生。考官吳鍾巒貢劄稱爲開國來第一十七年。

甲申詔特徵不受。弘光元年，乙酉正月，又詔徵，亦不受。四月，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史司郎中監荆國公方國安軍，不拜。於是臺省交章論劾之：「瑜偃蹇不事朝命，無人臣禮。」先生卽不別家人，星夜逃避海濱。此時左良玉之子夢辰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轉抵交趾，未幾，還舟山。隆武三年丁亥，舟山守將招討大將軍戚虜侯黃某，承制授昌國縣知縣，不受。十月，又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亦不受聘。請軍前贊畫，不就。永曆五年辛卯，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

清兵將至，先生豫料禍敗，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先生素與經略直浙兵部侍郎卽王翊，深相締結，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翊兵勢頗振，屢立戰功。蓋先生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爲主將，鄉導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露情洩機。旣而王翊戰敗被禽，不屈而死。久之，先生得聞其計，然莫詳其月日，乃以八月十五日設祭祀焉，哀悼激烈，發于其文。爾來每逢八月十五日，杜門謝客，愴然不樂，終身廢中秋賞月。自是而後，先生歸路梗塞。然以日本禁淹留外邦人，復過舟山。六年壬辰，監國魯王駐蹕舟山，時安洋軍門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祐，擬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亦不受。禮部尙書吳鍾繼，擬授翰林院官，辭而不就。時先生有浮海之志，偶在舟

中爲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投降鬚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因是巡接直浙監察御史王某嘉其節操，薦舉孝廉，不受。上疏固辭。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先生雖有志於匡救，而時事不可爲，累蒙徵辟十有二次，前後力辭。

七年癸巳七月，復來日本。十二月，復赴安南。先生雅有意於經歷外邦而資恢復之勢，是故東南海外，雖暹羅小夷，亦曾至焉。監國九年丙申三月，魯王特勅徵勅書降自舟山，而先生東漂西落，莫能速達。至明年丁酉正月，始達交趾。先生特制處士衣中，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歎歎慷慨，欲自海路赴思明而就徵，適遭安南之役，不果。所謂役者，是時安南國王檄取中源識字人，差官舉以先生，一時掩捕，如擒寇虜。而使先生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隸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蓬髮從虜，逃避貴邦，于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老憂焚，作詩無取。」該續作色，百般恐嚇，欲令屈服；而先生毫無阻色。其間往復之言，忠憤義烈，激切慨然，夷人亦爲之改容。遂將至外營砂，卽日命見文武大臣悉集，露刃環立者數千人，意欲令拜國王；或慰諭焉，或怒逼焉，先生故爲不解其狀。差官舉仗畫一拜字於砂上，先生乃借其仗，加一不字于拜字上，又牽袖接抑令拜，先生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先生毫無顧盼，揮手卽行，心決一

死耳。遂請赴該處所。於是闔國君臣震怒，必欲殺之，而先生執意彌固。有黎醫官者，從容勸諭曰：「君必不拜，見殺無疑，何不自愛至此？」先生厲聲曰：「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耳！何必多言！」次日黎明，自取甌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踰天明，內攜供奉勅書拜訖，附召蘇吾，囑托後事。謂黎醫官曰：「我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國人稍稍探知其無事遭難，乃有嘆服而稱奇者。國王亦差人訪察舉動，知其履歷事實，於是擅殺之計弛，而任用之心萌矣。然先生未之知焉，獨在困厄之際，惟恐身名埋沒于外夷而無達於天朝，乃密草奏疏，且錄遭役本末，封付王鳳，使上於魯王。數日，國王致書于先生，令仕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先生復書拒之。自此而後，闔國君臣悉知先生貞烈義勇，凜乎不可犯，反相敬重。如國王之弟，亦至稱爲大人，其敬服如此。時國王遣人書一確字來問，先生解以堅確之義，遂使先生作堅確賦。

先生既無拘留之患，欲浮海而歸，乃作書辭國王。歸至會安寓中，盜竊罄空，親友皆言是居停所爲，顯有證據，而先生明察非寓主之所爲，一槩不究，諸人笑以爲癡。後事發，竟與寓主無涉，諸人嗟嘆，謂非常人所能也。其後先生錄遭役本末往復事實，名曰安南供役紀事。先生欲歸桑梓，潛察中興之勢，而屢經窘迫，資裝匱耗。乃又上疏魯王，陳其情狀。明年，戊戌夏，又至日本，蓋因魯王之召，而欲從日本抵

思明，親據情實而決去就也。

是時海內幅裂，兵革鼎沸，欲從安南直赴，則行路艱澀，是以欲取海路，而舟山旣陷，先生師友擁兵懷忠者如朱永佑、吳鍾璽等，皆已死節。先生聞之，進退狼狽。然欲審察時勢，密料成敗，故滯滯沿海，艱厄危險，萬死如髮。於是熟知聲勢不可敵，壤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若處內地，則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冕裂裳，髡頭束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以明年乙亥，又至日本。先是筑後柳川有安東守約者，欽其學植德望，師事之，深體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宿望沮，固請先生留日本，先生從焉。乃與同志者連署白長崎鎮巡，鎮巡許之。然先生流離屯蹇四海，空囊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分祿奉其半，先生辭以過多。守約曰：「先賢有以麥舟救朋友之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况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年俸，自取其三之一，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取其中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不義之祿，豈以守約之所奉爲不義之祿乎？守約百學不知人，惟於取與欲盡心以合理，若拒之，則爲匪人也，豈相愛之道哉？」先生重辭以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豐於老師，則豈於心安乎？從使傾家奉之，志則在矣，難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有餘則不在此限，不足則亦不必如此，顧不過爲慮也。守約尊信老師，本非爲名，老師愛守約，亦豈有私？豈欲斯道

之明而已。」先生乃知其志不可移，而許其所請。自是守約任宦之暇，窮微探蹟，學術頓進。先生雖客寓於茲，莫不日向鄉而泣血，時背北而切齒，惟以邦讎未雪爲憾，不以闔室旣破爲悲。所恃者，舊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積德耳。

辛丑歲，守約問明室致亂之由，及恢復兵勢；先生乃撰書一卷答之，名曰中原陽九述略。先生幼時嘗夢「夜暖溶霜月，風輕薄露冰」二句，因以游霜名齋，而未知其兆；及在日本，習其風土，恍然自悟曰：「吾漂零海外，命也夫！」

癸卯春，長崎大火，先生僑居亦蕩盡，因寄寓于皓臺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保旦夕。守約聞之，曰：「我養老師，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師饑死，則我何面目立乎世哉？」卽時赴之，拮据綢繆而還。甲辰，我宰相上公，遣儒臣小宅生順，於長崎探訪碩德耆儒，生順屢詣先生談論古今，謂先生曰：「東武若有奉先生爲師者，能東遊否？」先生曰：「與學設教，是國教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我深有望於貴國，但以我才德菲薄，何遽足爲庠序之師？至若招我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其意何如耳。」及順歸，上公備聞先生才德文行，明年乙巳，稟明公廷，聘召先生。先生乃與譯者及門人，議其去就。皆曰：「上公好賢嗜學，特召先生，不可遽拒。」先生乃應其聘。七月，至武江，自是禮接鄭重，待以師

友。八月，上公就邦，九月，迎先生至水戶，每引見談論，先生援引古義，彌縫規諷，曲盡「忠告善道」之意。上公亦與之論難經史，講究道義。冬，上公鑄鐘于城樓，以備警時，乃使先生作銘，自書於鐘；及上公構高枕亭於祿岡，又使志其亭。先是，上公欲爲先生起第於駒籠別莊，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藉上公之眷顧，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恩浴德，莫之大焉，而不能報其萬一；至於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嘗置之懷抱也。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虜發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內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上公慰諭懇至，乃勉從之。甲申二月，歸武江新第。

先生常念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以據情素；守約領其輕，還其重。先生乃代金以絹帛書諭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以其半贖不佞；賢契敵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以爲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尙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量人；賢契自居高深，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况非所謂高深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

己酉，先生歲七十，自以年老神耗，欲辭西歸，乃啓陳其意；上公嘉其肺腑，慫勸款曲，先生不得已而從。

之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誕日，上公設養老之禮，饗先生於後樂園，授几杖而禮養焉。十六日，禮臨其第，酒設幣帛，禮接稠疊，新製屏風，畫以倭漢，年邵德高者六人，祝其遐壽，盡歡而歸。是歲，先生作諸侯五廟圖說，博採衆說，通會經史，旁考古今，以理折衷，識者皆謂不朽之盛典。庚戌，先生以檜木作壽器，制度周密，漆而藏之。先是，每歲欲用油杉制之，而終無良材稱意者，故以檜木代焉。乃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後來儒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本未拱，棺槨朽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况禮有七月制之文乎？」

是歲，上公使先生作學官圖說，商確古今，剖微索隱，覽者若燭照而數計焉。上公乃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其十分之一；棟梁枅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廓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及上公作石橋于後樂園，先生亦授梓人以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又命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天，揣其稱勝，作靈簋，蓮豆，登劍之屬，古意煥乎溢目。如周廟欽

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諮受，類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卒得成之。壬子冬，上公使先生率儒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學者通其梗概。明年癸丑，復於別莊權裝學官，使再習之；於是學者皆精究其禮。甲寅，先是上公使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帶，野服明道中紗帽，幘頭之類也。上公素遇先生以殊禮，寒暑風雨，必問起居，殺饌牲牢，莫不備焉。常念先生客居他邦，精節厲操，鄉信阻絕，而言不及子孫，乃諭先生，寄書于家，問其家信，且召一孫侍養焉。先生作書寄之。

先生之在鄉也，兄曰啓明，一名之琦，號蒼曙，登進士第，因忤闈官，妄爲所劾，雖兩奉明旨昭雪，而不賂權要，故十年不得復。後漕運缺，御筆親除，時因流賊破北京，未得到任，遂歸南京，洋務軍門缺，理應啓明推補，而時相馬士英惟賂是圖，又起姦黨阮大鍼爲兵部侍郎，以爲羽翼，而共推劉安行補焉。啓明擢落，但奉朝請而已。清朝欲強用之，不可；部院陳錦欲殺之，以操江唐際盛力救得免。後錮於南京，屏居灌園，及先生流離海外，莫知其存亡。次兄某，字仲琳，未弱冠而卒。先生繼妻陳氏亦沒，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配之先生，而先生固辭者三，且作書苦辭，胡公不許，聘後，先生適會母喪未娶，後值亂離奔逃，數寄書而使別許配，而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莫知其存亡。

先生有二子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成之，一女高，字桑，即陳氏所生也。萬忠孝性成，聰明過世。兒時三歲，便如成人，一言一動，俱有矩矱。長者皆愛之憚之。六歲喪母，哭泣之慘，弔祭者哀不能起。遇事先意成志，先生藉以忘憂。變革以來，年十二三，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始駭焉，問之曰：「佩此作何事？」曰：「今夷虜犬羊，豈知禮義。兒若以不幸，即以此自刎，甯肯辱身。」其始與同臥起，欲竊其刀，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爲滿官，日夜思父，又愧憤其舅失節，忿懣遘疾，未嫁而亡。是時，先生在外，不知其亡年，大約在壬辰癸巳間也。大成隱居教授，不就清朝考試，以己酉年卒。大成先沒，無子，大成有二子，曰毓仁，毓德，孤貧養於外祖姚秦家。先生所寄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始知其尙在天壤間，且悲且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是以切欲訪求而不敢輕動，乃託外家親姚江赴日本，候察邦憲，及先生安否。秦謂先生離鄉年久，不識姚江，故授之以先生所寄有金扇及命紙等爲證，而附以家書。丙辰，江至長崎，先生覽書，始知大成之死，泫然隕涕。江之在崎也，備識先生與上公相得，而保明室衣冠，及召一孫之意，及歸，被清朝官吏監察，而以犯禁充於軍。後秦及毓仁毓德傳聞先生消息，明確，戊午，毓仁直來日本。十二月，至長崎，而礙法禁，不能詣武江，先生亦老疾不能赴長崎，唯以書通情而已。上公聞之，惘惘，欲召毓仁侍養，而毓仁受母命而來，當歸報母，故踟躇不敢遵命也。於是上公

諭先生使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賜資毓仁甚優渥。先生寄書，審問祖宗之墳墓舊友之存亡，且誓之以「國亡家破，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枝藝，亦自不妨，惟有虜官決不可爲耳。」竟不及其他。己未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毓仁謂弘濟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問家祖安否，面陳情實，歸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而終侍養之孝耳。前者姚江之來，不及至家，中途遣事，而毓仁家貧不能贖，常之居鬱陶，忽焉浮海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圖後舉。然則於祖於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都，備述毓仁之意，及桑梓之信，生生惻然感愴。

是歲，先生年八十矣。及先生誕日，上公又設養老禮。前一日，親就第祝壽，奉以羔裘鳩杖龜鶴屏等，凡二十品；明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祝以「逆虜未亡，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久受上公隆恩，無以報之。」歎歎流涕，感動傍人。是日，上公命奏古樂而樂之。庚申，先生素患咳血，二十餘年，精神俊爽，苟無惰容；年逾八十，老疾稍漸，膚燥體癢，因生疥瘡，不勝起坐，岑岑在床。明年辛酉，衰損日甚。上公屢使人問候，饋以菓穀，且使醫官與山玄建診察進藥。先是，先生每疾，常服玄建之藥。至此，先生辭曰：「玄建者，常在公侯之門，醫療權要者也；今吾之疾疥癩，浸淫手足汚爛，而使之診脈，恐傳染醫手；

則累人居多，未必不由吾也。利己而損人，君子戒之。且犬馬之齒，既過毫釐，而欲用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爲知命者也。吾必不敢承命矣！」上公爲之慰喻，慙歎。玄建亦屢至累請，而先生力辭不使診脈。玄建乃望聞而製藥，先生服之，意在重上公之命而已。壬戌三月，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諄諄教誨，蓋永訣也。四月十七日，無有他疾，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既制棺，又逆備葬具，門人斂畢，上公歎惜不已，臨送其葬，視題神主，世子亦會焉。以四月二十八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明朝式成塚焉。癸亥七月十二日，上公與羣臣議諡曰文恭先生，親詣墓薦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崧，生于明季之衰，遭于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蹇隱居。鶴書連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蓬，經幾年所；衣冠慕古，未曾變夷。歐血奮胆，至誠無息；強光肥遯，謝恩遠辭。鼓翼南溟，奮麟東海；風鑿雪虐，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靡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善誘。數我未半，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忽奄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諡；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諡曰文恭。肅據哀誠，敢告幽墓。嗚呼哀哉！伏尙先生之靈，來聽來饗！」甲子，上公命構祠堂于駒籠別莊；十二月十二日，遷主祭用少牢。自作文祝之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

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隣。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覲，其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保國珍。函丈師事，恭禮榮賓。嗚呼哀哉！齒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簠簋籩豆，云設云陳。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徽誠，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綏來臻。尙饗！自是每忌日，親舉祭禮，然是日適當東照公之忌日，有事于大廟，故移祭于明日，率以爲常。先生性實謹慎，強記神敏，雖老而疾，手不釋卷。凡所經覽，鉤深體實，博而約，達而醇。嘗謂門人曰：「學問之道，如今治裘，避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學某氏學，則非所謂「博學審問」之謂也。』」又曰：「爲學之道，外修其名者無益也；必須身體力行，方爲有得。故子貢天質穎悟，不得與聖道之傳，無他，華而不實也。」作文雄壯古雅，持論逸宕，筆翰如流，隨手成章。嘗曰：「大凡作文，須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既充溢，則下筆自然澆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碩儒學生，常造其門者，相與討論講習，善誘以道，於是學問之方，簡牘之式，科試之制，用字之法，皆與有聞焉。先生飭身以禮，燕居儼若也。平居見客，雖親暱必具衣冠，謙而接物，不盡人歡，嚴而自持，苟無虛飾。治家以儉，量入爲出，離家四十年，不接婦女。或諭以置妾以備藥餌之奉，而先生不許焉。格物窮理，志慮精純；古今禮儀而下，雖農圃梓匠之

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審其法度，窮其工巧。識者服其多能而不伐，該博而精密也。爲人剛毅方直，端履中規，擇交而慎言，晦迹以遠疑。如其祖宗官銜，及身蒙徵辟之榮者，雖親友門人，未嘗與之言也。魯王勅諭，亦不示人。及卒，有古匱鎖而封焉，於中得所自書祖宗以下紙牌及奏疏履歷等勅書，別藏于描龍箱，於是人皆服其深密謹厚，而知本末事實云。

舜水先生遺事

先生朔望必望拜黎明門，弟子掃堂設几，展氈備香燭；先生披道服，戴包玉巾，東向而拜，口誦細語，食頃，竟不知其如何等語。蓋文集所載，庚寅年陷難，告天文等類也。作書牘不立稿，或措或草，揮筆輒成。作大文字則立稿，文成而經行室中，殆數十返，朗誦其文；有不允愜者，復座改之。蓋晉節饗亮，抑揚頓挫之謂，而門人輩皆不能曉也。

先生喜賓客，不擇貴賤，非有疾病事故，未嘗不應接。饗客隨家有無，必竭其誠。客有問起居，憚其勞動不見而去者，意不懌曰：「辭客在主人，客何辭主人？」若鉅儒碩士來訪，論道談文，則自日午至夜半。覺等惟思困睡，而文恭未嘗厭倦也。不能飲酒而喜客飲，時或對棋，棋不甚高。藏書甚少，其自崎港帶

來者，不過兩篋，而多缺失，完全者亦少。好看陸宣公奏議，資治通鑑及來武江，方購得京師所鈔通鑑綱目。至作文字，出入經史，上下古今，媿，媿，媿，數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

先生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迺知或者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厄。」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

先生不作詩，嘗曰：「今詩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卽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亦以明季浮薄之流，祖尚，譚，袁，中，郎之說，詆訶，何，李，凌，蔑，高，楊，張，徐。猶文章之徒，攻擊道學之士，不唯無益，而反有害，故絕口不爲耳。」其論李，杜曰：「究竟李不如杜，李，秀，而，老，李，奇，險，而，杜，平，談，然，不，奇，奧，之，極，造，不，得，平，淡。」

先生暇日嘗謂覺曰：「我在中國所經歷諸名勝之地，試與汝言之：三關，蘆，溝，橋，大，石，橋，潭，沱，河，荆，軻，易，水，燕，昭，王，黃，金，台，楊，家，府，在，北，直，隸，順，天，府，駒，亭，在，紹，興，府，洞，庭，湖，在，岳，州，岳，陽，樓，臨，湖，水，防，風，池，在，會，稽，府，會，稽，之，側，嚴，子，陵，釣，臺，在，嚴，州，戴，安，道，刻，溪，在，縣，雁，宕，在，台，溫，二，州，之，界，冬，夏，有，雁，金，陵，蔣，山，石，頭，城，烏，衣，巷，米，石，燕，子，磯，在，南，直，隸，應，天，府，臨，春，結，綺，翠，春，三，閣，景，陽，樓，今，爲，荒，墟，孟，東，野，射，鴨，堂，在，蕪，湖，烏，江，在，蕪，湖，上，流，金，山，北，固，山，在，鎮，江，府，甘，露，寺，劉，玄，德，試，劍，石，在，北，固，山，姑，蘇，臺，虎，丘，

寒山寺在蘇州滕王閣、鐵柱宮、石鍾山、鄱陽湖、在江西；表忠觀、在杭州；林和靖放鶴亭、蘇公堤、在杭；西湖、至今猶盛；桃源、君山、東城、赤壁、在湖廣；周瑜赤壁、則非此處；祭風臺、今亡；五溪、在湖廣；江西之界、辰沅之地、漢伏波將軍駐兵處、黃鶴樓、在武昌；召伯塘、在揚州；邯鄲、在新德府；孤竹、在大名府；登封、嵩山之地、虎牢、成皇、鳴溝、放倉、彭城、許昌、官渡、鄴、轅轅、少林、太室、在河南；金谷園、銅雀臺、今爲荒草；測景臺、凡存量天尺；秦時大夫松、至今猶存、大可十圍；白松、亦在河南；大松樹、三株、遙望之、宛如白龍、松、有香、近而摩之者、到家手猶香。凡此者、可追憶者、其餘不知幾許、今忘之矣。一舉退而筆之、雖不足考據、而當時所親聞者、若參以一統志、容有差誤。今想其事、正逾五十年矣、可勝一慨！因附于此。

舜水先生別傳

朱之瑜、字楚嶼、至海外、復字魯嶼、又號舜水。餘姚人。少伉爽、有志概、有持譜獻者、謂朱文公子爲餘姚令、家於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訛脫、卽難徵信；且人貴自立、不必攀附紫陽也。寄藉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元某、以才備文武、上諸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明社旣屋、福王建號江南、總兵方國安、薦授江西按察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鄭中、盛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周某、偕阿邑、何遜、士

東平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計力辭臺省勅僣不奉詔將逮捕會南都亡遂解黃斌卿奉表閩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鹵伯鎮舟山之瑜往依焉於斌卿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國知縣又表授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御史馮京第之自湖州軍破也間關入四明王職方翊軍中時內地單弱欲籍海外之師爲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之撤斯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己丑魯王駐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吏部擬兵科給事中改吏科時禮部尙書吳鍾巒扈王兼督學政以開國第一人薦將授翰林院官先後力辭王翊之朝王也見之瑜恨晚舉孝廉辭辛卯舟山陷飄泊海島轉浮日本交趾暹羅間甲午徵還敕書達交趾焚香開讀東望涕零戊戌赴廈門朝王不果己亥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信台州副將降於張名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屬成功與忠靖伯陳輝之瑜常往來兩軍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未幾事敗益傍徨無所向返日本日本人安東守約周給之丁未水戶藩侯源光國爲築第駒籠別莊造膝訪道東國未有學著學宮圖說依以創造凡古升古尺簠豆蓮鋼之屬咸備又命俊秀子弟從受釋奠禮己酉年七十辭歸不聽饗之後樂園以屏風爲壽繪東國及中華耆德六人——則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

俊成太公望恆榮文彥博也——己未年八十，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國遺世子綱條臨喪，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諡曰文恭。構祠堂胸籠別莊，親製文誄之。瑜生八歲而孤，伯兄啓明，天啓乙丑武進士，南京神武營總兵都督同知，以忤闈削職，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國變未赴任。行由總兵劾歸，國朝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卽天之瑜在日本苦蚊，有勳陳以紗廚者，謝曰：「先世葬域，兵後恐遭蹂躪，輾轉思維，不敢身處安逸耳。」凡中華人來，必泣問伯兄近狀。妻葉氏，生子元模，元楷，繼娶陳氏，生女高，字柔端。元模，廬省父交阯，廈門，辛丑，歿於海外。元楷隱居教授，己酉卒。柔端六歲喪母，年十二，遭世亂，卽佩刀自防。字何東平子，鬱鬱未嫁而亡。之瑜篤於友誼，初以詩受知於張國維。朝列相知者，陳函輝，張肯堂，同縣則鄒元實，斗東，葉大受，陳遵之，族子錦尤與王翊，吳鐘，朱永祐，契之瑜之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初，交阯王檄取通曉中華文字者，被攝至，不拜，王怒，錮禁之，繼知不可屈，遣書有「太公望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語。答曰：「天禍明室，不佞逃遁貴邦，苟全性命，如欲委質他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僞異日者，瑜藉大王之靈，遺歸桑梓，當舉貴國攜貳之端，昌言於朝，使聖主明見萬里，貴國得世守藩維，歲貢終王，甯不賢於瑜之竭厥貴邦哉？」乃縱之歸。之瑜學賡博，少從

業慈李契元，有詩數十篇，附刻姚江詩存文集二十八卷，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二年，源綱條刻之。
有安東守約序。日本高弟，有守約子安積覺，又今井將興。

朱舜水集卷二

文章集

勿齋記

生知安行者，古今之所共貴，而人生之所大願也。由此而躋於聖人，無難矣。然生而齊聖廣淵者，曠代不一見；而世不乏聖人大賢者，曷故哉？或者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哉？世人不乏聰明特達之士，然高自位置，數蔑彝倫，夷猶傲睨，蕩檢踰閑，好異厭常，離經叛道，或反爲名教之罪人者，又曷故哉？此誠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可以知作聖之道矣。然世之學聖人者，視聖人太高，而求聖人太精。爲聖人之道，一皆出於自然，而毫無勉強。故論議臻於寥廓，析理入於牛毛，而究竟於聖人之道，去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已也！容有至之之時，卒之馬牛其風，愈趨而愈遠，是皆好高喜新之病害之也。

古今之稱至聖者，莫盛於孔子；而聰明睿知，莫過於顏淵。及其問仁也，夫子宜告之以精微之妙理，入於言思俱斷之路，超越於「惟精惟一」之命，方爲聖賢傳心之秘。何獨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言動者，耳目口體之常事，禮與非禮者，中智之衡量，而勿者下學之持守。豈夫子不能說玄說妙，言高言遠哉？抑顏淵之才，不能爲玄爲妙，驚高驚遠哉？夫以振古聰明睿知之顏淵，而遇生民未有之孔子，其所以授受者，止於日用之能事，下學之工夫，其少有不及於顏淵者，從可知矣。故知道之至極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吉永守藤君，素好學，有志於「四勿」也，以名其齋，因號「勿齋」。公雅欲有浚郊之賁，而余辭之初，見於竹洞野太史，所以春秋之例律之。斯遇也，非見也，非會也，士大夫相遇，自有禮矣，不得輕有所請謁也，奈何以勿齋請余爲之記也？余未知其人，不得其生平，亦何得輕爲翊贊如買人之術，其玉而求售也？抑其心久厭夫高遠玄虛之故習，茫如捕風，一旦幡然，欲得余言以證其生平之志，中庸之德乎？或亦知道之至極者，不在於「生知安行」，而偏在於「學知利行」及「勉強而行」之者乎？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勿齋有之矣。「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余亦有之矣！

余常患不得使天下之人皆可以爲堯爲舜，奈何問焉而不對，舉焉而不詳，而必以士大夫相遇之禮

律之也，勿齋其念之哉！念茲在茲，其尙有非禮者，得以干之哉？毋舍四勿之功力，而廣言仁之體用已。
——藤公名潛，字子默，官朝散大夫，任石州吉永守。

立菴記

寓內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夫立言，豈聖人之得已哉？蓋聖人以拯救天下爲心，德無其位，功非其時，不得已徒託之空言，庶幾後之君子讀其書，勃然而興起，修其德而建其功，與吾身親見之者一間耳。誠使德澤被於生民，而功烈著於天壤，又何爲以言自見哉？然而大行之日恆少，卷藏之日恆多，故不若藝慎於仁術，而業擅夫專門，起不起之沉痾，保殘喘於生全功也。

儻進而求之，居然「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而一以濟人生物爲心，是卽所謂德矣。雖功有大小，德有偏全，夫孰非立德立功之類也哉？昔孫思邈功侔造化，德動天地，夫孰非斯術也哉？吾故以記立菴云爾。——立菴氏與山，諱玄建，師承於法印交泰院井上玄徹，其術業之精，夫固有所淵源也，非偶然矣！

德始堂記

穆叔論三不朽，謂「太上有立德」，旨哉其言之也！德乃生而自足，然必立而後成；子不能以席諸父，父不能以俟諸子弟，必也身自基之，自身進之，若曰非我始之，則無所於始爾。然而江河溝澮，不同最矣；泰山丘垤，不同高矣。是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賢其勳而進於其厚者乎？世間凡物，皆如逝水，惟此其不可誣，不可泯滅者也。

去秋議及於植德，賢，迺慨然有勇回蹈躡之感，殆非也矣。賢其佐理興治者也，不當以此權委之天，以此咎歸諸諸天也。余平生不款曲於人，容有齟齬，自流離喪亂以來，二十六年矣，其所以必死，大者十餘，似乎呼吸之間，可通帝座。其有能知之人，乃僦存於庸愚，故恆以此自信也。是故青天曠日，隱然有雷霆驚於上；至於風波嶮巖，傾瀉顛危，則坦然無疑，蓋自信者素耳。今與賢之相知也新，而又語言不能通，不當有明珠按劍之舉，萬一他時復有晤期，更當掀髯抵掌，援古引今，自徵其必然也。向欲顏其退食之堂而問名於余，遂以余之自信者告之，故曰「德始堂」云爾。

典學齋記人之所以必資於學者何？蓋前人之學也已成，所以著之即爲教；後人之學也未成，而求成，因以循古先聖賢之道而爲之，斯爲學。學之於人也，其執柯伐柯也乎？今人以學爲戲，邯鄲之步履，優孟之衣冠，皆爲學矣；或者以學爲市，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棄其天爵，皆爲學矣。無怪乎終身

爲學終身未之學也！夫學者所以學爲人爾；子臣弟友，皆爲學之地；忠孝謹信，皆爲學之方；出入定省，皆爲學之時；詩書執禮，皆爲學之具。終身處於學之中而一心越於學之外，欲求如古先聖賢也，其可得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始之典於學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之典於學也，終始典於學，而學有不成者乎？歌焉誦焉，泳焉游焉，而學有不典者乎？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與學化矣。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者也。夫典，常也，憲也，謂一念離此，無以爲法。九峯先生謂常在於學，是猶與學爲二也。吾子資質溫淳，學之無有不至。昔者自謂性非善，亦非惡，豈有學焉而爲不善人者乎？特患志意未定，常以論取友親賢進便爲務，其毋納履於鮑魚之肆乎！——清原季敬，名務本，初及吾門，遂從其君而西北歸，何以贈之，略舉爲學之大意，以道其行云。

高枕亭記

水戶侯宰相上公，於都城之近郊，新築別館，茅茨土階，疎櫺越席，不欲殫民力以壯遊觀，不欲極土木以開侈靡。不惟不欲而已也，兢兢焉實不敢出乎此，遂顏其亭曰「高枕」。每觀省之勤勞，息馬蹄於是，暨及是時之間暇，察政刑於民風，恆思皓月當空，烟波靜盡，婦子甯止，百室阜盈，竹柏之影，盡成苒

藻，松栢之幹，雅堪棟梁。美富中函，非復遼荒之境；藩垣飭治，豈猶草昧之初。

於是惠風和暢，對月勸酬；與二三臣工，敘往事，說勸渠，關閉塞，翦蕪蕪，鋤非種，植嘉禾，是禮是養，必有豐年，實穎實粟，以開家室。於是飲酒樂甚，陶然竟醉矣！下筵上簞，乃安斯寢，無營無慮，一枕黑甜，於都樂哉！

客有從傍而竊聽之者，讓余曰：「子之言，無乃啓怠荒而貢諛乎？吾子直聲震於中外，側聞信義之著，於今五十餘年，茲乃化爲繞指耶？吾聞之，天生民而立之君，將使其憂勞百姓也；豈使之安逸肆志於臣民之上哉？」余謝之曰：「敬聞名矣！子之言然乎，然未達也；諒矣，而非信也。夫高枕者，治定功成，慮周理得，心曠神怡而後能爲之者，非可一蹴而至也。世方溷泥揚波，而公之志獨潔；世方舖精歡醜，而公之性不嗜酒。設使此邦之中，有顛連而無告，四境之內，有冤抑而莫伸者，公能偃然而高枕乎？長道有未順，羣醜有未屈，克明其德，未盡其所以詒孫翼子者，公能偃然而高枕乎？——無甯惟是公屬尊而近親，曲高而和寡，設使廟堂之上，一德之未孚，一事之失理，公雖欲偃然而高枕，其可得乎？茲之所云志也，而非事也；遠期之也，而非遂爲之也。子觀之跡象之粗，而不諒夫制行之高卑，攷諸說文之義，而不徵其襟期之遠大，余故曰：「未達而未信也。」客乃面熱汗顏，矍然而覺曰：「吾小人也，哉！昧

於道之腴，而泥之膚革；是猶鳳凰軒翥於重霄，而吾謂其搶於粉楹離落也。吾陋矣！而今而後，請軌轍以事子。竊子之餘，以淑吾身，而因懷以事吾君也。」

書讀書樂卷後

讀書之道，理乎心性，通乎神明；不獨元士庶士日於此孜孜焉，而天子公侯卿大夫，有治國平天下之責者，於此爲尤亟矣。先儒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知不讀書之爲可憂，則知讀書之洵可樂也已。輒近世治不師古，輒有馬上得天下之意；上不以聖王之道勵俗，下不以聖王之道自勵。風俗頹敝，良可惋歎。果能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乎？

余罹中國之亂，飄泊舟次，於今廿年；四澗空囊，絕無書史。迴想縹緲插架，牙籤萬軸，居然夢境；而且市井喧囂，塵氛雜擾，無冬無夏，碌碌不遑；欲如羅鶴林唐子西詠歌言笑，晤對無非聖賢，泉竹禽花，會心皆成學問，迥隔仙凡矣！若余飄零偃蹇，圯泛塵塗，固無足齒；士大夫幸有其地，有其時，有其遇，有其資，益當於此尋味無窮，翼贊徽猷，光於千古。猶歎盛哉！若以其他嗜好雜之，則光陰電駛，不大可惜乎？因

錄讀書四樂，及羅氏山林幽致，附贅數言，而爲賢明者錫之。

漢唐宦官論

爲邦之道，廟朝清肅，綱舉目張，寇攘姦宄不作，而民風愿樸，禮義興行，豈非人君之大願，而治理之極則哉？然古來治日恆少，亂日恆多，君子不幸生於斯世，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而作狂瀾之砥柱，更當永思其終，使甯輯無同流之恥，激揚無震悚之疑，斯爲善之善矣。

愚每讀史，至漢唐之誅宦官，未嘗不廢卷而長太息也。夫宦官職任親近，日夕宮闈，諂媚母后，比嚙姬妾，窺伺人主意，向憑城憑社，薰之則燔其木，灌之則敗其塗。漢不當藉之以威權，唐不宜授之以兵柄，禍已至此，誅之亦反，不誅亦反，無問愚智而咸知之也。而古今獨以其罪歸之陳蕃、竇武、李膺、韓續，及唐之文宗與李訓、鄭注者，何哉？蓋君子舉事，一不當則宗社蒙其禍，而身受惡名。竇武、貧天之功，訓、注儉王傾側，固不足惜；至於陳蕃、李膺，頗立名字，表表一時。文宗讀書求治，恥爲庸主，豈盡若史官之所記載，如鷹隼之悍厲，兒童之嬉戲，以致此酷烈哉？蓋事成則天下之善皆歸之，事一不成，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理勢之必然者。漢不忍貴戚之專恣，初猶以貴戚浣濯之；其後遂謀及於中官宦豎，拉殺梁冀，

如孤豚腐鼠，而宦官驕橫，遂不可制。已嘗猶去疥癬之疾，而毒入於膏肓肺腑也。諺云：「疔之著人，在肉則割，在指則截。」若夫癩屬於頸而附於咽，不思所以消之潰之，不忍忿憤之氣而求捷效於一割，內則有性命之憂，外則爲當世所非笑，甚不可不慎也。桓靈之世，名賢碩輔，比肩接踵，不能爲訐謨碩畫，而決計於女主，終以婦人之仁，阻亂大謀。文宗之朝，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白居易固在也，或閒散，或放廢，而委心於訓注，撩虺蛇之頭，蹈虎狼之尾，失計固已甚矣。其後袁紹大肆誅夷，如薙草然，濫及於無鬚男子，崔昌遐乘時掩殺，使無噍類。皆不過二千餘人而止耳，其禍尙至於此，況有什伯千萬於此者哉？宦官深根固蒂，結連宮禁，故不易除；況有自內自外，無賢無愚，無貴無賤，共爲附麗者哉？然則必不可去乎？曰：是有道焉。人君以方富之年，操專明之斷，若能持之以堅定，守之以安靜，而行之以有漸，有罪不捨，有闕不補。彼宦官不能產子生孫，行之數年，何患其不立盡？所謂過十萬之師於衽席之上，折百尺之衝於樽俎之間，天下之耳目不驚，而愚夫愚婦沸羹螭螻之議論不起，無智名，無勇功，於都盛哉！願乃爲此急遽苟且之計，身被汗惡之言，而廟社阽危，亦甚無術矣！嘗謂天下之勢，如人之一身，不幸而有疾，極重而不起，但當審察脈理，徐思拯救之方，略俟其元氣稍復，然後進之糜粥，或補之，或瀉之，所謂「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之說也。若一旦投之附子金石以劫

其內，鉞砭灼鑠以攻其外，必無幸矣。

更可異者：漢患貴戚之驕蹇，賣官鬻獄，作福作威，而矯之以責門閥，豎卒之所以亡漢者，宦官也。唐患藩鎮之悖逆，藉口軍將，遙執朝權，而矯之觀軍容監軍樞密左右神策中尉，卒之所以亡唐者，宦官也。故諺有之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茲則前門逐狐，而後門進虎矣！前車既覆，而後人復踵其弊而增劇焉，則甚可哀已！然天下事，固明白而易曉也，而蚩蚩賸賸者，方刺刺不休。先儒有言：「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火未及然，方且泄泄焉衆以爲安；卽有智者私憂而過計，則弱者怒之於色，而強者怒之於言矣。」可勝歎哉！

孫子兵法論

世以孫武子爲戰將者，皆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其曰：道天地將法者，治國之良謨也。何謂天？陰陽寒暑時制也；何謂地？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何謂將？智信仁勇嚴也；何謂法？曲制官道主用也。至於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夫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是人君立國，舍此又何求焉？若不得已而以正於天下，夫孰有逆其顛行者哉？王者之師，不過如

斯而已，而謂孫子爲戰將哉！

北宮勳者，萬人之敵，撫劍疾視，人莫敢近，至今名湮滅不傳。孫子曰：「全國全城全卒爲上，破國破城破卒次之。」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是果以戰陳爲先乎？」

卽於吳試勸宮人，可以爲兵，與之赴湯蹈火而可，是訓練之善也。若孫子者，可謂大將也矣！

不特孫子也，咎犯之用於晉，文管仲之用於齊，桓皆此道也。孫子齊人，祇不過修明管子內政而已；卽太公爲千古兵家之祖，其所以用於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及其著書立言，亦不過如是而止耳。六韜三略者，非有異乎十三篇也；若不能用其民而區區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部伍進止坐作擊刺火攻水戰用間用奇，則趙括之徒讀父書焉耳，何兵之足法哉！

忠孝辯

生子皆欲祈其孝，求臣咸欲冀其忠，乃君親之至情也，豈惟君親之願爲然，卽人子孺慕之初，無不欲孝其親者，人臣策名之始，無不欲忠其君者。舉天下林林總總，夫非盡人之子與，然何以孝子如晨星不可多得也？凡在庭階階濟濟，亦何莫非鷓鴣之班耶？然何以忠臣如祥麟威鳳不可驟見哉？此無他，

身家之念重，則君國之愛輕；妻子之情深，則明發之懷淺。無怪乎忠臣孝子之寥寥也。

然而亦有故焉：父母之於子，不能如鴈鳩之心，均平而專一；或者有愛有不愛焉，或者憐其少而矜其愚焉，而不順之子遂以此藉口也。禮不云乎：「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乎？人主之於臣，不能如人臣之望慶賞而都俞；或者位不稱其才，祿不滿其欲焉，或者遺之大而投之艱，剛者力而賢者勞焉，而不令之臣，遂以此缺望矣。詩不云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王聖明，負罪引慝。」乎？今試於大庭廣衆之中，指一人而謂之曰：「汝不忠之臣也！」又指一人而謂之曰：「汝不孝之子也！」有不奮然而攘臂而起，思有以加之者乎？卽或驚純退怯，不能自振，有不瞋目切齒，思有以中之者乎？是何也？誠恥之也，誠是也，然何以恥其名而不恥其實乎？恥其名而不恥其實者，亦有故乎？有故，是皆君與相不能訓教之過也。君與相講而明之，則子弟棄工循而習之，比閭族黨之間，子與子言孝，臣與臣言忠，則耳目之所見聞，無非忠與孝矣。萬一有一不忠不孝者，出乎其間，如冰玉之於塗炭，蘭麝之於臭穢，莫不競起而斥逐之，況肯與之齒乎？故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不能講而明之，蚩蚩者既無知矣，而世之敵民，又竊忠孝之浮辭，誑子臣之聽，不敬之養，不顧而唾，皆侈然自爲忠且孝矣。且有德薄其君父者矣。此皆君與相不教之過也。

教孝之道當何先？始於昏定晨省，冬溫夏凜矣；進而求之，滄滄甘旨，必誠必敬，樂其耳目，安其寢處矣；進而求之，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洞洞屬屬，如恐弗勝矣；又進而求之，樂其心，不違其志，竭誠致死，慎終追遠，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矣；又進而求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矣。夫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孝子之道無以復加矣。

教忠之道當何先？始於小心翼翼，共而弗貳矣；進而求之，過則歸己，善則稱君，不尸其位，不素其終矣；進而求之，明罰飭法，顯忠遂良，下無隱愛，上無壅澤矣；又進而求之，經邦弘化，正己物正，教成俗美；此數世之利也。忠臣之道，亦無以復加矣。民用和睦，躋雍熙於都盛哉！

忠臣孝子之道，誠爲至德，誠爲要道哉！奈何爲人上者，坐視風俗頹靡，任其自賢自愚，忍不一教之耶？彼庸庸者，既不足責，等而有一聰明特達聖人之姿，生乎其間，又且拘繫局曲，畏首畏尾，期於獨善其身而止者，又何怪乎橫議沸於下，視聽眩於上，風教亂於中，是豈「在田文明」之象乎？是豈人者之道乎？良可慨已！

書劍堂說

古無所謂文武也，或曰「乃武乃文」，「允文允武」，此古之所以誦帝王者。何謂無文武哉？曰：非謂無文武也，文武之道無所分也。君子之德，欽明者爲文，剛健者爲武，無從得而分別之也。出則攘除寇賊，入則鎮撫國家。是故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春秋時，大國三卿，小國二卿，總師旅則謂之將，明弼諧則謂之相，無所謂文武也。如曰「某將上軍，某佐之」，「某將中軍，某佐之」，皆卿也。而後世始分部別戶，故經生學士，羞稱執袴；長鎗大戟，安用毛錐。遂相惡之如冰炭，然豈理也哉？迨至射不穿札，羸歌投壺，相傳以爲美談。

劉元海病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其志甚偉矣！宜乎「書劍」之以名其堂也。內以詠歌先王，外以書劍

項羽言：「書足以記姓名，劍者一人敵，不足學也。」豈知書劍之義者哉！

孝說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以孝而已。夫豈無他道之可言哉？益以孝之道，大而能周，約而能博，微而能著，積厚而生生不息，足以與天地而無敵也。譬諸樹木之有根本，黍稷之有嘉種，技幹飾節繁華實，無

不於此具焉。君子豈不濬其源而徒沿其流乎？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豈惟仁哉？人心之德盡於仁，義禮樂智信，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而智爲知斯二者，禮爲節文，斯二者，樂爲樂斯二者。又曰：「事親弗悅，弗信乎朋友。」然則千變萬化，皆所以發明此孝弟，而弟又所以廣其孝也。若舍親親而侈言仁民愛物，是之爲悖德，是之謂不知務，況敢言仁哉？然則孝者，止於事其親而已乎？曾子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故「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誠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足以爲孝之終也。

昔者，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孝，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焉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曰：「亨孰羶膾，不當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曰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是三者，皆立身行道揚名之則也。或曰：是皆爲孝之道，敢問其目而可乎？曰唯唯。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矣，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曾子又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其存也。」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樂正子春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口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羣其親，可謂孝矣。」羅子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感愴生焉，悲痛萃焉，則滿腔皆惻隱矣。」凡此非學不能及也。而近溪羅子又曰：「於此不著力理會而言學，是遠人以爲道也；縱是甚等聰明，甚等博洽，甚等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充不去，不止推充不去而已，卽身心亦受用不來。」善乎其言之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故曰：「孝之爲道大也。」孝之爲道，治平天下之極，則非止於獨善其身而已，君子可不知所務乎！」

敬齋箴

晚世人心不古，政教陵遲，俗尙浮華，民懷苟簡，縉紳以蕭疎玄遠爲高致，細人鄙矜持重慎爲俗

流，君輒不致深憂，方且其相慶矣。自古及今，未有去其敬懼日就安偷而足稱休明邗隆之治者。晉人飾虛夸樂放曠，是以永嘉遂至淪胥，秣陵終於不競，有識之士，早爲黍離麥秀之憂矣。春秋左氏傳記曰：季之言於晉文公也，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周內史過告襄王曰：『敬，禮之興也；禮，國之幹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夫敬爲德之聚，則百爾德行皆萃於敬矣；敬爲禮之興，則三百三千皆一敬載之而行矣。顧不重歟？不惟霸者爲然，王者亦有之。三王之盛，莫盛於文王。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是以雖雖在宮之時，亦肅肅而在廟矣；無時無地而不敬，斯真能緝熙也。

敬之道不一，其用敬之爲道亦不一。譬之水然，隨物賦形，因方而或以爲珪，過圓而或以成璧；是故「爲人君則止於仁，爲人臣則止於敬，爲人子則止於孝，爲人父則止於慈，與國人交則止於信。」仁也，敬也，孝也，慈也，信也，無非一敬之所爲也。由是推之，無德不備，無一非敬，安所往而不善哉？

前此五百年而有成湯，則聖敬日濟，願聽天命命矣；前此四百餘年而有大禹，則祇台德先后克

顯厥后，臣克艱厥臣矣。

不惟王者爲然，帝者亦有之。五帝之盛，莫盛於堯舜。堯之欽明允恭，光被四表，舜之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世所稱「堯兢舜業」者是也。故上而二帝三王，下而五霸，以至冀野之匹夫匹婦，其人之足以靈世立教者，皆主於敬而已。陶士行惜分陰，成功名。嘗謂：「安有亂頭養望，自命宏達者耶？」旨哉其言之矣！是故孔子曰：「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子思子引不顯惟德之詩，而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在當事者加之意焉。爾因爲之箴。

人之爲德，莫大於敬。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一心內存，百體從令。夙夜匪懈，習慣成性。安肆日偷，莊敬日彊。喜怒言論，謹慎端詳。精瑩渾璞，金玉其相。文生於質，追琢其章。

天子能敬，萬國歸仁。民淳俗厚，風動如春。公侯能敬，敷政優優。兆民有賴，荷天之休。大夫執事，敬貴身先。爲民最率，孰不勉旃。賞僭則濫，刑過則淫。善人是懼，奸究生心。成人小子，惟敬爲事。子臣弟友，君子道四。庶人之敬，節用謹身。勤供租賦，善養二親。

敬之維何？守謙執競。內敬其心，外敬其行。衣冠瞻視，雖曰威儀。奇表佻達，何德不墮。動靜云爲，表裏如一。念茲在茲，罔敢暇逸。存養省察，有初有終。端本範俗，垂教無窮。

祭王侍郎文一

維大明永曆八年歲次甲午八月戊午朔越十有三日庚午知友朱之瑜謹以羔羊酒醴之奠致祭於明故忠烈知友經略直浙兵部左侍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附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尙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考功文選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曰：

「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瑜遂以七月廿六祭先生也。去年是日爲先生之家大祥瑜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既已招魂於萬里之外而又逾其期吾虞先生之來格也難矣深用爲憂幸日本之閏爲六月於次月之日始得陳牲酌酒而哭也。今正從日本來得定西張侯臺手書並先生就義之詩文讀之忠壯從容乃心王室先生之鬚眉翁張生氣栗烈凜然如再見光儀也。詩四章參錯失次或有其題而無其詞或有其詞而無其題瑜未敢舉辭以就題也。八月十日十一日連有弔祭之文則死非七月廿六而稚子之傳說也明矣。」

然祭右良者，有文而無敘，未知右良死之狀，死之所，死之日也。於弔完勳之文，而推之完勳之死，以七月十九，云先十七日，則右良被刑，應在八月初六七也。復云右良先不佞去六日，似已知臨刑之日在十二三也。而十一日弔完勳，更不言次日臨刑，終不知先生果於何日死也。無已，吾欲以十五日爲先生升逝之日，其日天空月霽，况先生之襟懷，而天下皆仰皆見，想先生之風采，然而不敢者，屈原之死以端陽，則薄海內外，咸投黍而祠之，揚旌鼓棹而招之；而先生之死以中秋，普天且爲之飲食燕樂也。旣已傷先生之志，而又乖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故於十三日，爲位於交趾之旅邸，陳牲載酒而哭之曰：殺羔羊，其角如栗；爰列鷄豚，殺藪有餽。羔備卿大夫之義，而鷄德具虎臣之質；鹿能觸而蟹有匡，鯉之鱗也介，而豕之鬣也剛。是足以明先生之志，必不爲先生之所吐也。先生之於朋友也，臨風而祭；而瑜之朋友也，越國而招，其哀痛一義也。先生乞得一金，易牲而奠。而瑜今日之祭，雖不腆也，實備四國之物，其豐儉一心也。先生其來格也。先生之詩，有「戎馬待髫年」之句，先生之志則壯氣則果，而先生之心則無已矣！今辛壬癸甲，先生生已四年矣，更十餘年，而先生之志足酬。但胡虜之運，舛疑終，而百姓之倒懸難待，瑜之疾病已深，而四千之日月難延。其或不能須也，奈之何？卽及其期矣，與先生兩世之知，交臂相視，未必嗒然一笑也。至乃魯太夫人生事之資，及先生之祖父母葬祭之籍，先生雖頗有

「請固不釋瑜之心也。况白刃在頸，惟此爲憐，憐乎瑜今日赤身徒手，無一足慰先生也。然先生知瑜之志，憐瑜之志，足遂也。瑜之父母葬以禮，必不使先生之父母死者暴棺而露，生者并日而食，使先生齎志而歿，目不得瞑於九原之下也。且文丞相柴市之骨方歸，而太夫人之喪同日來會，天之所以報忠臣也，宜無爽矣。但瑜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瑜之疾，其先生之疾也。知瑜之死在於幾日，則瑜之父母祖父母且無可奈何已，其又奈先生之父母祖父母何哉！言不盡意，諸不盡言，敬格之餘，或能昭鑒。嗚呼尙饗！」

祭王侍郎文二

維大明某年歲次丁酉八月辛未朔，越十有四日，甲申，知友朱之瑜，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爲位於交趾之旅次，致祭於明。故忠烈知友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祈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尙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文選考功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開翁朱公之神曰：

「嚴凝獨發，歲乃作松柏以爲明；喪亂流離，天特萃忠貞而求友。若夫運會元亨，皇靈遐暢，越裳獻雉，戎翟賓王。上者寅工熙載，下者紆組鳴珂，又何有忠節之名？所以然者，直忠臣適然之數，到此地位，自然而然，故從容就之耳，非先有意其如此而故爲之也。故曰：「忠臣者良臣之不得已也，豈不願爲良臣哉！天也！」世乃有非笑之者曰：明室無王，普天臣虜，事不可爲，無不變貌革心。爾區區一二匹夫，遠天衡命，妄言志節；一部廿一史，何處紀載？而乃貿貿焉出此乎？嗚呼！此何異污泥之蝦蟇，鸞鷲爲雄；蠶壤之蚯蚓，歌吟得志。又何足與之言白黑較短長哉？草皆莎茅而豔芝顯，水盡魚蝦而蛟龍尊；鶴鷄燕雀比翼而飛，而鸞鳳鷓鴣希世而一見；大羊羶豕稱羣而數，而麒麟騶虞曠代而間生，理則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則忠臣安足貴哉？是以漢之丞相三公，接跡於朝，而蘇武以使臣耀冊；晉之賈石裴張赫弈於時，而稽紹以待中傳芳；唐之節美盛矣，最著司農擊笏，睢陽碎齒；宋之敗之極矣，猶有世傑秀夫文山疊山；然則忠臣者，生於斯世，爲於斯世，際遇何時，竭節何時，幸則爲郭李，不幸則爲宗岳，甯可含恨而歿，不可覩息而生。豈庸人而識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爲之，非時而不爲之者哉？瑜與先生初遇於潞洲，相見最晚，相知最深，言論舉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而平時談燕，都未嘗以節烈氣概炫之口舌，若解揚之相要約也。先生早知事之不可爲，於累捷之時，嘗記潞洲頽垣廢址之間，屏人靜對，與

瓊咨嗟嘆息而道：「一旦爲虜所執，從容暇豫，賦詩作文，別母別嬭，弟祭友，屹立如山，肩背爲鵠，受二十餘矢而不屈，亦無怒罵騁張之氣，可謂整暇，可謂貞烈矣！」

瑜不量事之不可爲，而志不肯已。今春乃爲交趾國王魯瑜下拜穹廬而不屈，通國震怒，霜刃相擬，十倍於蘇中郎。虞常之按瑜延頸就戮，談笑而婉拒之曰：「瑜，徵士也，不可以拜，亦無詬督求速之情。」修表修書，辭君辭友，將從先生於地下，一識荆於蘇檢段張文謝諸君子，而往復十日而事定，而怒衰。該牆稱爲好漢子，國王讚爲大人高人，不獨我交趾所無，如此人者，恐中國亦少。至如文章議論，輸揚喜悅，不可悉述；或又乘機構陷，亦不得死。此雖小國，殊無大觀；此雖小故，非關大節。然亦不辱於君父，不辱於中國，不辱於先生。先生之知瑜最深，而見於事狀明白者，今者再至矣。蓋棺之論，不可預曉，然大概可知也已。故曰：忠臣者，水到渠成，適然之數，非有意而爲之也；若夫有意爲之，豈不願爲吉甫召虎，高密固始，願獨一常山太尉之足願，而子卿之足效也哉？」

志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今日所陳而莫者，無羔羊朋酒炮鼈膾鯉之豐，亦祇攝育國芳芹，代西山薇蕨，搗潢汗行潦，方汨羅澄流耳。先生其歆之哉，吐之哉。雖然，文丞相之髮與齒，義士於燕市懷歸，卽王琳之首與骨，朔陽猶從梁朝乞葬。先生之死六年矣，先生之髮，今

象誰氏之棘？先生之骨，知白何野之原？白水之真人不與，金陵之王氣不復，使宵小之讎常伸，而浩然之氣久鬱於天下也，亦獨何哉？嗚呼！尙饗！

祭王侍郎文三

歲次戊戌九月，謹以炙難絮酒之奠，爲位於日本之旅次，致祭於明忠烈知友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享明殉節先師禮部尙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愷翁吳公之神。曰：卒卯年，兒子從舟山來，未知忠孝大節；其於先生之死也，聞焉而未審，道焉而弗詳。甲午年，張侯臺書至，得先生之文之詩，已知先生全節之日，非七月廿六，而終不得其真；謂先生節烈氣概，大略彷彿之已。故擬八月十五日，爲位於所至之次，而哭之奠之；故前之所以弔先生，俱鑿鑿而爲之辭。今年從交趾抵日本，是月尙在舟中，肝腸摧裂，十六夜，遇故人楊臣鶴於客邸，道先生遇害之慘且烈也，道先生志意之堅且繫也，道先生大歸之安且肅也。雖在逆虜，亦知愛慕，而欲生全之，而先生不可也；亦知感發，而咨嗟稱道之，而先生弗屑也。故知先生之死，乃先生自殺之，非虜所能殺之也；先生自殺之，非虜所能殺之也。

且此忠義壯激之骨，非先生滅虜，必致虜滅先生而後已，必然之勢也，無疑也。雖然直立，口日本部院言，言必不降，自注矢盡，以至割刃肉盡，絕不出一叫呼傷痛之聲，骨肉未必有所收，淺士未必有所入。此亦天下之至酷烈矣！此亦今古之奇男子矣！瑜聽之，淚緣於眶，瑩瑩然堅忍而不欲滴。瑜於先生之死也，卽艱窘也，無歲不祭，卽倉皇也，無祭不哭。平居思念，猶且淚淫淫下；今者所聞死事之慘，十倍於前，而翻不哭者，何不敢哭也，不可哭也。

昔來歙爲公孫述所賊，傍蓋延伏地而哭，不能起，來侯叱之曰：「虎牙何敢然！刀雖在身，獨不能勸兵斬公耶？使者中夜中要害且死，故呼虎牙相爲戮力王事耳，乃效兒女子涕泣乎？」其言至今猶生也。瑜思自古及今，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也，而死得其所，猶夜之復旦也。旣已得其所矣，而又悲其形骸之不全，此凡庸碌碌之見耳。士庶人棺衾單薄，宜乎速朽，然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其肉有至今存者乎？不收者以飽鳥鳶，收者亦飽螻蟻，卽不言肉與骨，其墳墓松楸，有至今在者乎？高者夷爲丘垤，卑者溲爲原隰，惟此氣磅礴天地，惟此名昭回古今，河嶽日星，歷萬載而不磨耳！天之所以生人，氣爲精而形爲粗，臣之所以事君，忠爲上而功爲次。先生旣已得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異日者，儻可得也，必不因此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揣以此爲恨也。瑜去年二月十七日，生前拜疏，有「十日之

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脅，從而醜肉菹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管，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處收取，自爲鴟鵂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憂」等語。可見保身惜命，原非志士之心，忿痛悲啼，未盡良朋之義。今者所寓多忌諱，不得已假館陳觴，杯沙酌酒，不可哭亦不敢哭也。幸有高曠不以爲嫌，慨然相許，得申其意；日仍其舊，月逾其常，性怪不具，豚肩不掩，先生其忻然而來款之乎？呼呼尙饗！

加賀中將菅原綱利字取益說

爲人君者，上而天子，以至於公侯伯子男，無非取諸人以爲國者；廟朝宮闕，犧牲粢盛，無竣言矣；卽臺榭觀遊，皆取諸人以爲材，錦衣玉食，皆取諸人以爲養。至若取諸人以爲善，則寥寥焉，未有幾人，何也？是故取人之財，用民之力，逾其制焉，遂貽「錮銖泥沙」之誚；至於善，所謂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何莫之取焉？

昔者舜，自耕稼陶魚，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與人爲善者；故曰：「大舜有大焉。」然而善取者，取之天，善益者益天下萬世；卽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本取諸益，使天下獲耕稼之利以養萬民，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矣。無方之利，誠天下萬物之綱也。已由是而五教曰：「術，匡直振德，皆所以紀焉者也。」

今天下人君之所爲取諸其民者，皆損也，非益也；取人之財，益在幣藏；取人之善，以爲益在一身一國。若夫取天之道地之利，則益在萬世民，惟恐其取之不多也。字之曰取益，亦以道之至大者廣之爾。

赤林重政字尊五說

聖人諱諱焉重德不重政者，益見當時徒文具大失先王立法之意，故爲此補偏救敝之論。後儒偶見曲說，遂謂煦嫗足以治天下而政教可廢，不惟不達聖人之旨，相率而禍天下者，必此人也。孔子歎美子產，以爲古之遺愛，然亦謂爲衆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孟子饑子產「惠而不知爲政」可知也。獨不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乎？獨不聞「徒善不足以爲政」乎？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乎？獨不聞「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乎？獨不聞「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乎？獨不聞「堯舜之仁，不偏愛人」乎？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總之，禮之於躬則爲德，設施於事則爲政。無仁德以爲之本，則爲徒法，無政治張弛以紀綱之，則爲徒善。二者相須而行，不可偏廢者也。夫爲政至於居所星共，則時雍風動，篤恭而天下平矣。其畫善盡美，孰大於是？是故惠以爲節，節以爲欲，而欲焉而不貪，勞焉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五者非甚盛德，曷足臻此？而爾所重在於

政乎。吾故字之曰「尊五」，益進吾子於德也。吾見今日之說，不特此而已也；非禮而謂之禮，非義而謂之義，買其櫝而還其珠，賢者爲而不肖者譏，可勝歎哉！

藤浩之字伯養說

峭城守朝散大夫藤公名浩，以居於櫻岡也，別號櫻岡，名浩之，字曰伯養。因請余爲之記，余乃先爲之說而可乎？蓋古之名賢，其名其字，類皆有說焉：如軾之與轍，戒也；六之一與樂，天志也。茲之所謂養者，志乎？余請得臆度而推原之。修而致養者，熊經鳥伸，納新吐故，養生家之所爲也，非此之謂也；進而有涵養之功矣，涵泳徐徐，不隨不激，含章藏垢，不惠不夷，自好之士所能也，非此之謂也；又進而有保養之道矣，節飲食，蓄嗜欲，喜怒不撓其心，好惡咸付諸物，君子之有德者也，非止於如是而已也；又進而有存養之道矣，生而有本，粹然喻於四體，直而無害，剛大寒乎兩間，儒者之獨善者也。夫養至於氣，養斯大矣；心既存而性斯養，第其義而志已持，顧不大與？然君子之一身上，以承天之明命，下以作民之父母，是故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獨行其道，非平治之規也；澤不下究，非客民蓄衆之理也。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然百姓顛連無告而吾之耳目有限，晚世理弊多端，而吾之智慮難周。

勢不得不藉賢人君子相助爲理已。賢人之處心也公，而持身也廉。公則生明，廉則生威，明以燭闇之隱，威以銷奸究之萌。如是，則賢人之耳目，皆吾之聰明；賢人之智慮，成吾人之睿聖。則已登斯民於衽席而保之如赤子矣。養賢以及萬民，古之人豈欺我哉？

然賢人明哲，知幾而不撓不屈，不可以好爵縻而飲食樂也；交之不以誠，而接之不以禮，則不可得而用也。故交以道，接以禮者，所以養賢之道也。公其豫所以養之之道哉？需其用而將伯以助于無及矣。然余知公之能養也，余以管窺之，僅得一斑而已，知全豹矣。

余門弟子下川二省，寒之子，僅能隨俗咕嗶數卷爾，非有頭角之蟬蝶也；公慕悅聖人之道，特拔此子，而令從學於余，可謂登明選公矣，非徒給之筆札助其攻苦而已。凡飲食，凡衣被，凡居處，使令諸凡所須之物，無一不出於公之藏府。世有養之如是者乎？此子方稱弱，未知其爲干霄之豫章，叢生之棘心也；而凱風之長養，迺如是其至耶？夫凱風者，夏也；夏者，大也。公惟不得賢人而與之，則已；既得賢人而與之，有不盡所以養之之道哉？

周公曰：好士，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而後知是非之所在，故能生吾心以定天下，慎毋以魯騶士哉。夫以周公之明聖，必好士而後知是非之所在，今也爲民父母者，當審其養之之道矣。慎毋養其穢

棘而舍其梧櫨也，慎毋養小以失大也。

雜說

以銅爲鏡，可以鑑容；貌肅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辨幾微；慎思永，以人爲鏡，可以審從違；微失得，微內微外，有初有終，鏡惟三則德惟一，自古聖賢，未有不於此朝夕孳孳焉者。余小子瑜，髫年失怙，未聞家訓，昧昧而行，荒忽耄老，一跌之蹉，喪厥終身，可不懼哉！

仁者，吾心惻隱之微，而施之天下，則足以保四海。君子未嘗有四海之貴，宜先具足保之體。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今天下有不忍於鎗鏑蚌蛤之戕其生，而忍於殺人，是不知務矣！此謂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所貴乎擴而充之。

義者，萬物自然之則，人情天理之公，譬之水然，或遇方而成珪，或因圓而成璧；若舉事以求合乎者，則士之型，金之範矣，非義也。因時制宜而不失範型之意，是即所謂義矣。羞惡之心，爲義之端，儻未嘗慎之於始，而不勝憤忿之心，或可謂之勇爾，不可謂之義也。

禮爲仁義之節文，天倫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曰：「禮經國家，定社稷，衛民人，利後嗣者也。」而

或者以登降上下雍容慎齊當之，果禮之實乎？雖然，執玉高卑以徵脩短，氣揚視低以和姦，固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行中采齊，養中肆夏尙矣；恭敬無實，玉帛云乎哉？

知爲是非之心，知斯弗去，甚爲平易切近，人人可能，非必其神而明之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世乃以察察爲知，非其本然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劉文成曰：「宰相者，持心如水而已，無與焉者也，斯大知矣。」而或者，乃以利昏之，是豈其知弗若歟？

信於四德，非班也；君子隋而墜之，如天之有五行，爵之有五等，何哉？蓋盟誓契而狙詐生，如荀息之背其君，亦庶乎其可矣。獨不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乎？」延陵公子心許徐君，而脫劍以掛其墓樹，信之大矣；尾生與女子期待不至，抱橋而自沒，亦可謂之信與！

古之人有言曰：「敬者，德之聚也。」又曰：「能敬必有德。」又曰：「敬者，禮之興也。」然則爲學之道，舍敬何適哉？不獨士大夫爲然也，蘭陵令學業卽不敢言，然猶曰：「敬事無曠。」豈有不敬而可言學哉？

敬爲德之聚，是敬乃德之本也；敬爲禮之興，是禮由敬以行也。緝熙敬止，而無往不善；君子以之自誠不息，奈何忽諸！

德之忠莫大於敬；而名之墮，莫甚於慢。故曰：「悌慢則不能理性。」君子以禮存心，豈徒然乎！

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作事可思，行止可度。雖欲不敬，其將能乎？

敬之時義亦大矣！非謂僞儂曲謹，外貌足恭而已，內以敬其心，外以致其事。孫卿曰：「敬驕無曠，敬事

無曠，敬百姓無曠。」夫敬而至於百姓，其安所往而不敬哉？能敬必有德，豈不信然。

劉忠宣公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誠則始終不忒，表裏一致，敬信知純，

往而必孚。故曰：「君子誠之爲貴。」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於事

君，則誠爲更亟矣；蓋誠則勿欺，勿欺忠之本也。事幼君，則聯爲尤亟矣；進達善良，屏絕敗類，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舍誠何適耶？然而自知人始，知人其難矣哉！子思子曰：「誠則明矣，明者誠矣。」焉有誠而

患其不明者哉？齊云：「甘受和白受采。」蓋言其量之可以益也。謙者，量之可益者也。天道禍盈而福

謙，地道趨盈而流謙。故謙曰受益也。滿盈者，不損何爲？慎之，慎之！

孔戡於爲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逡巡如不勝，此可謂勇所當勇而怯所當怯矣。

詭柔能剛，能弱能強，君子之道也。毅然特立，有爲之士也。俗由是而進於學焉，則爲曾子之所長，而郊

射之所信，無難矣。

氣餒者自畫，量狹者易盈，蓋人之性，慎重則苟安，而明敏多矜，則今有材能，顯脫又敬事而擁，抑自持，倘當路者知所以教育而甄別之，幾可用不之才也乎？人生本然之體，無有不明，無有不強者，有物蔽焉，則昏，有慾撓焉，則餒。然則如之何哉？充之以學問而已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極而至於已，百已千，無時無地，少有懈弛，則蔽者盡徹，撓者盡祛，明德自明，而強幹自植。倘以生質駘也，則終其身，愚柔而已，或以擴悍暴戾為強者，則不明更甚矣。

先聖賢之相勸勉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今人才不逮先哲，而事不師古，是為方員平直，而無規矩準繩也，有是理乎？

敬教勸學，建國之大本；興賢育才，為政之先務。甯有舍此而遑他事者乎？舍此而營他事，則僻邪誕慢之說競進，而雜揉之矣。欲求政教休明，風俗淳美，何可得哉？世降俗薄，生質漸漓，不患不巧，獨患不誠。誠者，作室之基，培築鞏固，則堂構壺奧，凌雲九層，皆於斯託始焉。子今者，旭日之陽，能潛心好學，不荒於嬉，超快世俗遠矣。由是全其誠而不已，其何所不至乎？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子其慎思之，而可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有他道也。願聽在茲，其勿以儂巧琢之。盡已謂忠，推已謂恕，固也；此已，渠易盡哉。仁義禮智，天之所賦，子臣弟友人之所萃，於斯有歎焉，倘得謂之忠哉，老老及人，幼

功及人，卽盡其已而推之耳；乃有舍其在我，經自分外，謂之何哉？

帝堯以欽明作則，舜禹益一廷授受，已湯之敬，躋文之敬，止武之敬，勝一也。學問之道，與將睦通，均有克敵制勝之功焉。蘭陵論將略曰：「敬謀，敬職，敬事，敬衆，敬敵，敵而敬，則無乎不敬矣。」孫子曰：「智信，仁，勇，嚴。」嚴者，敬也。敬則未有不勝者矣，不敬則未有能勝者矣。

人之所以多誤者，恆由動與躁耳。若夫一心澄澈，衆禁不擾，能安能慮，自然之理也。萬物靜觀，皆自得，殆以是夫。

天之降才，亦甚異矣。敏者見事風生，或失則躁；慎者長慮却顧，或失則怠；若夫慎密鎮靜，而能迎機導窳，英俊果毅，本之持重安詳，此殆全德矣。豈謂好學而已哉？所貴乎爲學者，所以修身正行，益智廣才也，非徒庶民之子，藉此以爲進取之地，而公卿大夫士之子爲尤，函丈之席，爲益更大。古語云：「遺子黃金滿，不如教子一經。」豈無取而云爾哉？世祿之家，可以深長思矣。

讀書之道，所以端本善俗，勵世磨鈍者也。非獨君子之私業也，人人皆有之。學道以臨民，則愛人；學道以事上，則易使親上之義明，剛大之氣立。上無土崩瓦解之患，下無背公死黨之愆，彼君子亦何爲不導之使學哉？或曰：讀書則風氣柔弱，是乃倒行逆施之論也。張睢陽過目成誦，至於羸雀掘鼠，積然駭

裂齒缺，是可謂之柔靡乎？彼不讀書而言勇，不過粗暴爾已，何能至於剛大也。

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夫以無逸爲之所，則夙興夜寐出入起居，無往而目暇矣。臯陶之陳謨，則無教逸欲有邦益之贊，舜則儆戒無虞罔遊於逸。聖經垂範，莫不如斯。夫五官之用，耳逸則聾，目逸則眊，心逸則放，而無所不之。天生民而使人君司牧之，蓋將使其明四目達四聰，曰以一心周乎四境也，豈使之耳無聞目無見，安意肆志，偃然於臣民之上哉？然則無逸維何？教孝教弟，與賢舉善，其大端也已。守義者，知有義，知有非義，擇一義而固執之也，善矣。何如君子之喻於義與義爲一乎？

君子之心，純乎敬者也。敬天，敬心，敬大人，敬高賢，無地可容其慢易也，然皆生於敬天之一念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至人之樂由乎內，細人之樂由乎外；樂天，樂道，樂喜不倦，生乎內者也。生乎內，人尙不能知之，況得而奪之乎？

「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則反是矣，安肆而日偷也。知此，則知所以敬身之道矣。」

程子曰：「君子莊敬日彊。」然則莊敬者，非獨恭謙而已也，乃所以自彊也，乃所以敬其身也，乃所以敬其親也。故曰：「居處不莊，非孝也。」

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爲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而能行者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自矜得計哉？

不害其長，卽所以碩而茂之；不抑耗其實，卽所以蕃之，順其天以致其性，如斯而已矣。是故小物也，而可通於大道，養民者亦知之乎？

吾心本體，原自純一物欲，勞擾之則不空；本來光滿，物欲錮蔽之則不明。是故虛則必靈，慮己靈己，嘗自惺惺，自然不昧。非釋氏之所謂空，非釋氏之所謂明也；學者舍其固有而求之外，鑽何異提燈乞火矣！

盡己之謂忠，循己之謂私，所爭毫釐之間耳；而其德業所至，禍福所基，遂有天淵之隔。凡百有位，但當致其身以事其君，幸勿徇其私而敗厥德也。

藏身以恕，終身可行；任情自恕，安肆日偷，均是聖賢之道。一轉移間，遂分「克念」「罔念」之關；學者果能嚴於攻己，又能恕以及物，爲仁之道，其在是乎？

題神農像

不能行二帝三王之道，而率由上古不能違周公孔子之教，而遠遯神農，其亦丹青之象之好爲龍虎乎？然播厥百穀，而烝民有粒食之慶；辨菹藥物，而生人損疾疢之憂。功在萬世，又胡可得而泯焉？

誕降嘉種，樹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兆民免茹毛飲血之苦，遠爪牙角距之害，其功猶小；至於五品親遜，百行聿興，開物成務，裁成輔相，俱於農爲基之。其功豈不侔天地哉！乃聖乃神，未足揄揚其烈，其心猶以爲未憐也。手不釋耒耜之勞，口不釋嚼咀之瘞，且遇七十二毒而不悔；較之股無胝，脛無毛，其桎梏天下者孰多哉？

穀居六府之殿，實總三事之權。非穀則生無以厚，用無以利，而德無以正，此生之常也。若夫生之變，則非梁肉之功矣。是故通之於飲食之外，窮之於草木金石之間，品其寒熱溫涼之性，調其君臣佐使之宜，所以衛民之生也。農則神而藥則師，聖人之憂民，乃如此哉！

題太公望像

作聖以德，其次以才，然亦有時與命焉。讀大禮尙賢發啓順啓諸書，允師允尙允父矣，獨何以不大用於帝乙承烈傳巖，乃巧藉於商辛，同功伊鼎，非時有遇有不遇哉？使僅賦以中壽，不有東海西伯以發

其光，則朝歌之屠夫，磻溪之釣叟已爾！彼躬聖人之德，具命世之才，而名湮滅者，豈惟一人亦烏啓瑞青社傳家，莫非天也！

太公望爲朝歌之佐，屠老婦之出夫，而棘津送客之舍人，亦奇窮矣；一旦達而爲帝王之師，遭際豈不異哉！禮者發揚蹈厲，世傳三略六韜，似乎謀勇兼資之士；至於大禮上賢發啓順啓諸書，吾受而讀之，非聖人不能幾此。及天子齋沐而問道，公南面而告之也。曰敬，曰義，曰勝，未嘗有幽深玄遠之言以驚世駭俗；後之驚爲驚世駭俗之言，必其內之不足者也。

題周公像

色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非無聖人也，聖王不作，則聖人之道不可得而行也。龍興而致雲騰，虎嘯而清風生，蓋儒者之道，必有藉乎時與位之大人矣。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能作禮樂焉。」孔子志大道之行，而東周不可爲，因自傷曰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余少也悅周官調禮，慨然欲親見之，不幸羅此大故，乘桴而東，乃於此拜公之威容儀表。衮衣在東，亦烏爓日；意者夢見之乎？公之時，箕子居朝鮮，八條之教興，至今有遺風焉。近者日國，教詩書，說禮樂，禮樂詩書，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

其治豈有量哉？

聖像

往而不可返者，年也；至不可加者，日也。盈科而進，成章而達，苟爲無本，涸可立待。大禹聖王，致惜寸陰；孔子聖人，興懷流水。學者悠悠歲月，逝而非悔，亦獨何歟？世之人，豔稱聖人，可旦暮而弋獲，而夫子之道，必由家庭日用，君臣父子，達道達德，身體力行，銖積寸累，善信美大，而後幾於聖神，則頓與漸相萬也。世之人，競談禍福功罪，可顛倒於俄頃，而夫子之道，必曰：人心道心，兢兢業業，不敢逸豫，不敢怠荒。於是乎有諍臣，諍子，嚴師，益友，補其闕遺，掖之大道，而後臻於粹美；其有作不善者，不推墮之百殃，而且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懼與恃相萬萬也。宜乎不爲世之微倖，欲速者所喜也。幸而夫子之道，事事有據，言言可徵，如取火於燧，而取水於方諸，不爽錙銖毫髮。有志於治國平天下者，舍此其道無由也；不然，其爲世所弁髦，敝屣而唾棄也，久矣。

仲尼之道大則則天，明則並日；有心以援溺，無位而憂時。表章六經，丕承七聖，覆冒八荒，焜煌九有。豈形容彷彿之可肖，語言文字之可盡，支流小道之可擬議哉？然在中國帝王之治，或有盛衰，則仲尼之

道，固有明晦。況在日本國小而法立，氣果而輕生，結繩可理，畫地可牢。前乎此，末聞有孔子之教也。故好禮義而未知禮義之本，重廉恥而不循廉恥之初，一旦有人焉，以孔子之道教之，行且民皆堯舜，比屋可封。甯止八條之教朝鮮而已哉？近於海舶中多購得書，珍藏者修爲美觀，記誦者亦成書籤，其君其相，及其通國之豪傑，均未聞有作而興之者。瑜今年從交趾復來日本，得崇信仲尼者三人焉；未其二乃在父子。夫家學淵源，貽謀式穀，誠非異事；然其俗倘浮屠，千年沈錮，而獨有此二人者，卓乎特立，異乃是父是子矣！誠而明，明而誠，聖人也；進以禮，退以義，聖人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聖人也；達欲兼善天下，窮乃獨善其身，聖人也；滔滔皆是，不忘悲天憫人，聖人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聖人也；陳善閉邪，格君心之非而便天下蒙其福，聖人也。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世莫宗予矣，而後代之帝王宗之，知我其天乎，而千百並之英賢明哲，愚夫愚婦，以及於薄海內外，莫不知之。舍此不圖，而圖之於章甫纓腋，堯顛禹腰，蓋亦未矣！即便形容甚似，陽虎不膏貌似孔子乎？

傳聖人者，要在傳其誠與明，不在傳其音與聲；求聖人者，但當求之學與教，不當求之笑與貌。苟能見之於羹，見之於牆，是卽所謂「聖蹟洋洋，嘉言孔彰。」三王畢，素王出；亙萬古，教惟一。文彬彬，本忠實。上律下襲，憲章祖述，滔滔已知皆是，何乃周流無失。舉世靡莫宗子，甯敢自逸暇逸。浮海藉曰乘桴，居

非且以永日疑爲天下之清，終是聲名洋溢。

題聖像合圖四配

孔子集百王之大成，道則高矣美矣；然則其道可能乎？不可能也，則及門不宜有顏曾，而私淑不宜有孟子與。如可能也，則至親莫如父子，何以不傳之伯魚而子思子復於曾氏得其宗？可見好學與不好學，存乎其人矣；非天之所得而私之也，非父與師之所得而私之也。

題顏子像

顏淵躬上聖之資，裕不改之樂；孔子宜授之以異書，其譽之也宜稱其絕德。何以謂「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平平爾？其問仁問爲邦也，宜教之以存養之精微，康濟之鴻略；何以曰「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夏時殷幣，周冕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而已？於是知聖賢要道，止在彝倫日用，彼厭平淡而務空虛玄遠者，下者心至顛厥，上者亦終身淪喪已爾。究竟必無所益也。

題曾子像

「生而知之者上也。」而參則魯矣！顏淵不幸，不得究其業；其餘聰明特達者，孔門不可勝數，而曾氏子獨得其宗。其傳明德新民，止至善也，使堯湯文武之道，光於日月，開天道仁道仁義信善之統，當時固無有與之頡頏者已。道可以順天下和萬民，可以自見於世矣。乃縑袍無表，二旬九食，而棄楚國之相如，敵屣不賢而能之乎？蓋資深而逢原，惟在乎傳習之民強而不係乎生資也。

題孫武子像

闔閭吳之英主也，孫子以羈旅之臣，非有相知之素，遽斬其王之二寵姬，真有令人不可解者。楚亦霸國之餘烈，三戰及郢，遂無堅城。則十三篇非紙上之兵矣。全國爲上，破國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是豈野戰爲雄者哉？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豈易言之？駸駸乎幾於儒矣！

題漢丞相蕭何像

劉項相距數年，惟軍儲爲最，至後繼亦不容緩。鄼侯留守關中，飛芻輓粟，絡繹軍前，料簡丁壯，前後續發。宜乎百姓翕然，喪其樂生之心。已而乃家自動輸，人自赴關，如趨父兄之急。此其附衆之才，真有大

過人者且也。目下進賢力舉大將登場之日，戮其僕馬。將軍負韓厥之能，而丞相有宣孟之風矣。用能混一函夏，開漢家四百年基業。功居第一，誰曰不然？

題留侯像

賢君仍作，善政猶存，則摧陷之者難爲功，若水深火烈，則廓清之者易爲力。秦灰燼熱之勢，又益之以咸陽三月之火，僅得中材，亦可因時而奏其效。況留侯之於漢祖，所稱天授資乎？項籍之言曰：「此時天下無英雄，故使豎子成名耳。」余深駭其言，然亦人足怪矣。子房陰謀，祕計必多，而獨著其臨足偶語，當由妙處不傳耳。及招致四皓，又不能竟其用，是果足爲帝師良模乎？其他陷秦將，燒棧道，借前箸，卑之無甚高論；至若善藏其用，則大有過乎韓彭矣。其策略之士之雄者耶？史稱留侯體不勝衣，貌若婦人，疑其然乎？

留侯智謀之士，宜其無往而不合矣。何以與他人言，如以水投石，無有入也。臣與沛公言，如以石投水，無弗入也。可爲言聽計從矣。何以還軍霸上，發端於樊噲；建都長安，策始於囊敵。二者國之大難，不啻先事而言乎？定儲位，薦賢人，大臣之首務，何商山之幣，亦籍於建成之威劫乎？片高祖意思，不如外不

足以自全乎？故謂之智謀則可，謂之大臣則未也。

留侯爲韓報仇，椎秦博浪沙中，疑其爲駿偉倜儻之姿；與沛公言，如石投水，無弗入也，疑其有鬼神不測之機。歷觀載籍所託，有大謬不然者：移軍發於樊噲，遷都因於婁敬，迹其生平，大約潛移贊沃之功，多犯顏廷諍之事。少固儲招賢重事也，猶尙以術御其君，亦且劫於建成以道，格非固如是邪？漢祖稱「三者皆人傑」，留侯亦以臣授陛下，其必有故矣。

題樊將軍像

秦燔詩書以愚黔首，當時非醫藥卜筮之書，家不得藏，人不得挾；故雖有奇才異能超世之識，無由誦習先王而自淑於禮義。舞陽侯起於狗屠，而有大臣之節者三：諫留咸陽，借秦爲喻一也；鴻門折羽，理直辭嚴，二也；排闥直入，援引趙高，三也。使當時能讀書知義，直可十蕭曹而百陵勃，何至以椒房爲累，致家國之大事乎？

題蘇子卿像

備夫視死重，故其節不完；烈士視死輕，故其節不大。子卿視其生，在輕與重之際，故其植節亦在大與小之間。世人詫其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苟非然者，將若之何？子卿固封平陵侯，以侍中以命衛好通使。單於豈有屈節降虜，羨其谷量牛馬，陷其老母生妻昆弟宗戚，駢首就戮，而自關異域之富貴之理？而古今又無問賢愚，咸嘖嘖稱道者，何哉？然其十九年艱難痛楚，無不備嘗，亦可云苦節矣！然不能檢制其屬，致副使謀殺單於之親臣，疎也；不能防閑其子阿附賊黨，以謀先帝託孤社稷倚毗之貴，重臣以移其君之位也。二者，皆危道也。君子第獎其功，蓋亦謂「萬里專征，不錄人過」耳。亦有身非奉使，矯矯不撓，中和嚴正，以臨大節，使虜君臣動色衿其節義文章，愛之如骨肉，戴之如神明，款辭厚禮，以致其大官大邑，而終不能邀其一顧者，視此何如哉？

題諸葛武侯像

在昔得出處之正者四人，皆席珍以待聘，出爲帝王之師。然或貽鼎俎之儀，或罹幽辱之患，其身處獻軌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主亟感激，遂許馳驅。受任於危難之頃，而功成若左券者，振古以來，惟先生一人而已。宋儒眩於曲筆，謂先生近於儒者，夫澹泊明志，甯靜致遠，非儒而何？

先王以帝師之才而小用之，時也；志不與魏，意不在吳，則跨有荆益而止耳。鞠躬盡瘁，成敗則聽之天；集思廣益，責難則求之友。中庸也，非神奇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知言哉！

先生稟至誠之全資，立人臣之極則，而陳壽輒儒小生，不能敷揚其致君定國垂世立教之美，反旁搜他事以神其說，又恣意譏評，曰：「將略非其所長。」而後之淺昧不經者，益張大其神奇詭怪之術，而先生益晦矣！出處之正，於先生之行事，忠君愛國之誠，見於先生之二表，與下教卽如李黼、李立，終身放廢而不反，致哀慟摧絕，非至公無私而能至於此哉？

題陶靖節像

劉宗取天下於桓玄之手，其功奇矣；厥後遂除劉毅、劉牢之陰圖，諸葛長民而憂懼劉穆之，運移典午，昭昭然矣。先生無可如何，故託之詩酒，夷猶以自放；存松菊以著其節，栽五柳以表其風。不必有宋朝佐命，晉實遺老之悲。豈先生之得已哉？菊味苦而氣清，不鬪豔，不爭妍，惟任傲骨以凌風霜耳。不爲五斗求折要，向鄉里小兒，蕭蕭與致，與之爲一。斯時獨就仰止高山而已，何能恤其他哉？

古今人所貴乎天下之士者，以其識時焉爾。力能爲之力，不能爲則瀟身而去，猶愈也；力能爲之，則爲

汾陽臨淮西平，力不能爲，則爲笑傲。若夫委運會於適然，視君父爲棄，則無貴爲天下士矣。靖節先生不能束帶折腰，解印綬長往，賦歸去來辭，樂夫天命豈異，居官餘職以傲督郵爲賢哉，知幾也。亦猶夫鱸魚蓴菜之思爾。袁粲之死，亦奇也；若褚淵者，何以生哉？

題杜子美像贊

唐以聲詩取士，凡掖庭永巷嬪嬙歌妓伶官教坊之所歌舞肄業，皆是物也。其雋者譜之絃管，奏之龜私，天子聞其歌而想見其人，不啻子虛之於相如也。工部詩爲古今絕唱，宜其青錢萬中矣；而當時不能博一第，豈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而不必盡係乎其才耶？若然，則是時爲之主司，而按劍者均可以無罪。而先是民謠有「糊心存撫使，瞋目聖神皇。」又何說也？至今膾炙人口，獨據詩壇之上；千年以來，未有能與之爭旂鼓者。又何也？此一小技耳，猶然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況乎其爲人聖之道，窮通得喪，治亂否泰，足關乎天下萬世哉？

題周濂溪像

王安石以智慧術數逢其君，爲禍方烈；先生委之不可，爭之不能，是故愛蓮以間神志，推太極無極以寄肥遁，意深遠矣。後之君子，不解其故，立得爲之朝，處不諱之世，方且疲精竭神於先生屋下架屋，何異畫火以祛寒，芻龍而望雨也。

孔子嘗稱仁者壽，良以其靜也。茂叔其靜者乎？萬物靜觀皆自得，茂叔其仁且知而兼樂與壽之理乎？
唐子西之銘硯也，曰：「鈍者壽，靜者壽。」理也。余質鈍而好動，性恬淡而甚愛人，好動則損神，甚愛人則多事，蓋得失半也。今天假之年，微倖七十矣，深知已往之非，欲遂凝神齋慮以全其天，其可得乎？
圖太極著通書，謂先生之道止於斯乎？愛蓮，謂先生之所以怡神養性，遠在於斯乎？先生之在當時，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寄意高遠，人莫得而窺其際也。或曰：蓮出於泥之中，芬芳靜好，殆如高賢之不緇不涅，故愛之；此後人推測之智耳，果足以盡先生乎？

題程明道像

學貴有用，先生之學則有用學；貴不阿，先生之學則不阿。先生平生仕宦履歷，雖小官必盡其心，奏其效，是有用也。當新法擾亂之時，不激不諱，及爭差役履役於朝堂之上，理明辭達，溫國不覺自屈，是不

阿也。先生其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耶？使當時能大用之，則幼學壯行者，吾知其庶幾焉！春風和氣，端坐敬修，表遺經於斷簡之中，開來學於百世之後。則有露公之題，正叔之序，夫人能言之，又何藉乎余言？

存心貫實，善性欲靈。不實無以立其本，不靈無以造於虛。今人每遇春時，時和景明，携壺挈榼，三五成羣，尋花問柳，不知其胸中先有樂處在否？吟風詠月，非道也，而道無乎不在也；鶯飛魚躍，非道也，而道無乎不在也。欲知「吾與點也」之趣，祇在「活潑潑地」之機。

題司馬溫公像

先生相女主，元祐之治，至今稱美。使其主有女中堯舜之號，不幸遭王安石前後禍敗，不能有成耳。然婦人女子，皆知其爲司馬君實及喪歸洛陽，巷哭以過車，生榮死哀，豈人力所能掩飾耶？使天下有平治之福，則先生有期頤之壽；其治理之所在，甯止於是而已哉？豈復有紹述之慘，豈復有元祐黨人之烈，豈復有靖康之禍哉？然則北宋之興亡，關於先生一人之身耳。吾之所以懇懇言之者，蓋以著君子小人治亂之効，爲萬世人君親賢臣遠佞人之戒，非徒爲筆墨贊美爾已。

題蘇文忠公像

文忠年少高科，佻脫自喜，終以此懼患，遷謫無虛歲。其天才不及介甫，然而有用，理學不及正叔，然而適峙。平生仕宦所歷，皆有政績，民到於今利賴之。位不足以展其材，遇不足以伸其志。惜夫！子瞻曠世逸才，而失之於談諧笑傲；及出守州郡，政績燦然。與俗儒空談道理，當官無尺寸之效者，相去遠哉！觀其內召還朝，太后述先帝之言曰：「朕一日爲子孫得二宰相。」因而主臣嗚咽痛哭，撤金蓮炬送歸院，可知也。已至於小人明比，力肆詆排，則文忠所過之窮也，可奈何！

題岳武穆像贊

鄂侯精忠貫日，知勇絕倫；武而不黷，文而不靡；蓋其天性然也。九原可作，吾將與斯人而歸爾。其文可以並日月，泣鬼神，而不爲蒼生雕繪纂組之語，真文章之獨步也。然膏病其時文勝，而謂別有一樣佳處；深見其時議論多成功少而言之耳。未及見孝光甯理之世，而長歎及此，侯可爲前知哉！

朱舜水集卷三

講學集

雜說

以銅爲鏡，可以鑑容貌；肅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辨幾微；慎思永，以人爲鏡，可以審從違；微失得，徹內徹外，有初有終，鏡惟三，則德惟一。自古聖賢，未有不於此朝夕孳孳焉者。余小子瑜，髫年失怙，未聞家訓，昧昧而行，荒忽蓋老，一跌之蹉，喪厥終身，可不懼哉！

仁者，吾心惻隱之微，而施之天下，則足以保四海。君子未嘗有四海之貴，宜先具足保之體。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今天下有不忍於鱸膾蚌蛤之戕其生，而忍於殺人，是亦不知務矣。此謂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所貴乎擴而充之。

義者，萬物自然之則，人情天理之公，譬之水然，或遇方而成珪，或因圓而成璧。若舉事以求合乎義，則土之型金之範矣，非義也。因時制宜而不失，範型之意，是卽所謂義矣。羞惡之心，爲義之端，儒未嘗慎

之於始，而不勝憤忿之心，或可謂之勇爾，不可謂之義也。

禮爲仁義之節文，天倫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曰：「禮經國家，定社稷，衛民人，利後嗣者也。」而或者以登降上下，雍容慎齊當之，果禮之實乎？雖然，執玉高卑，以徵脩短，氣揚視低，以知姦回，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行中采齊步中肆，夏尙矣。恭敬無實，玉帛云乎哉？

知爲是非之心，知斯弗去，甚爲平易切近，人人可能，非必其神而明之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世乃以察察爲知，非其本然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劉文成曰：「宰相者，持心如水而已，無與焉者也。」斯大知矣！而或者乃以利昏之，是豈其知非若歟？

信於四德，非班也，君子濟而埒之，如天之有五行，爵之有五等，何哉？蓋盟誓契而狙詐生，如荀息之不肯其君者，亦庶乎其可矣。獨不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乎。」延陵公子心許徐君，而脫劍以掛其墓樹，信之大矣。尾生與女子期，待不至，抱橋而自沒，亦可謂之信與？

古之人有言曰：「敬者，德之聚也。」又曰：「能敬必有德。」又曰：「敬者，禮之興也。」然則爲學之道，舍敬何適哉？不獨士大夫爲然也。蘭陵令學業，卽不敢言，然猶曰：「敬事無曠，豈有不敬而可言學哉？」

敬爲德之聚，是敬乃德之本也。敬爲禮之興，是禮緣敬以行也。緝熙敬止，而無往不善，君子以之自強。

不息，奈何忽諸！

德之忠莫大於敬，而名之隱莫甚於慢。故曰：「悌慢則不能理性。」君子以禮存心，豈徒然乎？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作事可思，行止可度，雖欲不敬，其將能乎？

敬之事義亦大矣！非謂僞僂曲謹，外貌足恭而已，內以敬其心，外以致其事。孫卿曰：「敬職無曠，敬事無曠，敬百姓無曠。」夫敬而至於百姓，其安所往而不敬哉！「能敬必有德，」豈不信然。

劉忠宣公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誠則始終不貳，表裏一致，敬信真純，往而必孚。故曰：「君子誠之爲貴。」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於君君則誠爲更亟矣。蓋誠則勿欺，勿欺忠之本也。事幼君則誠爲尤亟矣。進達善良，屏絕敗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舍誠何適耶？然而自知人始，知人其難矣哉！子思子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焉。」有誠而患其不明者哉？

書云：「甘受和白受采。」蓋言其量之可以益也。謙者，量之可益者也。天道禍盈而福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故曰謙受益也。滿盈者不損何爲？慎之慎之！

孔戢於爲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遽巡如不勝。此可謂勇所當勇，而怯所當怯也。

能柔能剛，能弱能強，君子之道也；毅然特立，有爲之士也；儻繇是而適於學焉，則爲曾子之所畏而邾射之所信，無難矣！

氣餒者自資，量狹者易盈。蓋人之性慎重則苟安，而明敏多矜翽；今有材能穎脫，又敬事而抑抑自持。儻當路者知所以教育而甄別之，不幾可用之才也乎？

人生本然之體，無有不明，無有不強者；有物蔽焉則昏，有慾撓焉則餒。然則如之何哉？充之以學問而已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極而至於己百己千，無時無地少有懈弛，則蔽者盡徹，撓者盡祛，明德自明，而強幹自植。儻以生質謬也，則終其身愚柔而已；或以擴悍暴戾爲強者，則不明更甚矣。先聖賢之相勸勉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今人才不逮先哲而事不師古，是爲方員平直而無規矩準繩也，有是理乎？

敬教勸學，建國之大本；興賢育才，爲政之先務。甯有舍此而適他事者乎？舍此而營他事，則僻邪誕慢之說競進而雜揉之矣。欲求政教休明，風俗淳美，何可得哉？

世降俗薄，生質漸漓；不患不巧，獨患不誠。誠者作室之基，培築鞏固，則纒稱靈奧，凌雲九層，皆於斯託始焉。子今者旭日之陽，能潛心好學，不荒於嬉，超於世俗遠矣。繇是全其誠而不已，其何所不至乎？誠

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子其慎思之而可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有他道也。顧聽在茲，其勿以儇巧琢之。蓋已謂忠，推己謂恕，固也。此已固易。蓋哉！仁義禮智，天之所賦；子臣弟友，人之所萃。於斯有歉焉，尙得謂之忠哉？老及人，幼及人，卽盡其已而推之耳。乃有舍其衣我，經營分外，謂之何哉？

帝堯以欽明作則，舜禹益一廷授受，已湯之敬躋，文之敬止，武之敬勝，一也。學問之道，與將略通，均有克敵制勝之功焉。關陵論將略曰：敬謀，敬職，敬事，敬衆，敬敵。敵而敬，則無乎不敬矣。孫子曰：智，信，仁，勇，嚴，勝者，敬也。敬則未有不勝者矣，不敬則未有能勝者矣。

人之所以多誤者，恆繇動與躁耳。若夫一心澄澈，衆莽不擾，能安能慮，自然之理也。「萬物靜觀皆自得」，殆以是夫！

天之降才，亦甚異矣。敏者見事風生，或失則躁；慎者長慮却顧，或失則惠。若夫慎密鎮靜而能迎機應變，英俊果毅本之持重安詳，此殆全德矣。豈謂好學而已哉？所貴乎爲學者，所以修身正行，益智廣才也，非徒庶民之子籍此以爲進取之地，而公卿大夫士之子爲尤函丈之席，爲益更大。古語云：「遺子黃金滿廩，不如教子一經。」豈無取而云爾哉？世祿之家，可以深喜恩矣！

讀書之道，所以端本善俗，勵世磨鈍者也。非獨君子之私業也，人人皆有之。學道以臨民，則愛人，學道以事五則易使；親上之義明，剛大之氣立。上無土崩瓦解之患，下無背公死黨之愆，彼君子亦何爲不導之使學哉？或曰：讀書則風氣柔弱，是乃倒行逆施之論也。張睢陽過目成誦，至於羅雀掘鼠，猶然毗裂齒缺，是可謂之柔靡乎？彼不讀書而言勇，不過粗莽爾已！何能至於剛大也？

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夫以無逸爲之所，則夙興夜寐，出入起居，無往而自暇矣。陶之陳謨，則無教逸欲有邦，益之贊舜，則儆戒無虞，罔遊於逸。聖經垂範，莫不如斯。夫五官之用，耳逸則聾，目逸則眊，心逸則放，而無所不之；天生民而使人君司牧，蓋將使其明四目，達四聰，日以一心周乎四境也，豈使之耳無聞目無見，安意肆志，偃然於臣民之上哉？然則無逸維何？教孝，教弟，與賢，舉善，其大端也。己守義者，知有義，知有非義，擇一義而固執之也。善矣，何如君子之喻於義與義爲一乎？

君子之心，純乎敬者也。敬天，敬心，敬大人，敬高賢，無地可容其慢易也。然皆生於敬天之一念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至人之樂，繇乎內，細人之樂，繇乎外。樂天，樂道，樂善不倦，生乎內者也。生乎內，人尙不能知之，况得而奪之乎？

君子莊敬曰強，小人則反是矣，安肆而曰偷也；知此，則知所以敬身之道矣。

程子曰：「君子莊敬曰疆。」然則莊敬者，非獨恭謙而已也，乃所以自彊也，乃所以敬其身也，乃所以敬其親也。故曰：「居處不莊，非孝也。」

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爲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者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自矜得計哉？

不害其長，卽所以碩而茂之；不抑耗其節，卽所以蕃之。順其天以致其性，如斯而已矣。是故小物也而可通於大道，養民者亦知之乎？

吾必本體，原自純一，物欲勞擾之則不空；本來光湛，物欲錮蔽之則不明。是故虛則必靈，虛已靈已，驚自惺惺，自然不昧，非釋氏之所謂空，非釋氏之所謂明也。學者舍其固有而求之外鑠，何異提燈乞火矣？

盡己之謂忠，循己之謂私，所爭毫釐之間耳；而其德業所至，禍福所基，遂有天淵之隔。凡百有位，但當致其身以事其君，幸勿徇其私而敗厥德也。

藏身以恕，終身可行；任情自恕，安肆日偷，均是聖賢之道。一轉移間，遂分克念罔念之關；學者果能勝

於政己，又能恕以及物，爲仁之道，其在是乎。

策問諸生一

問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誠千古之格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孟子誦法先王，在孔門稱亞聖。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他人皆當愛皆當敬也，何言之相反歟？孟子猶私淑諸人，曾子則親炙聖門而獨得其傳者，何以於秦誓曰：「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獨有取也。愛人者煦嫻燠，謂之仁矣；惡人者放之流之，進四夷，則殘忍慘刻矣。乃亦謂之仁人歟？不獨曾子也，孔子亦嘗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前後相刺謬歟？或言仁者愛人之賢者而惡人之不肖者，然則顏子爲孔門具體而微，曾子爲傳道之器，而顏子簞瓢陋巷，非而無櫛，曾子緇袍無表，三旬而九食，原思以簞爲冠，辟桑皮而紉之，鶉衣則百結也。豈孔子之力不足耶？魯衛賦粟，皆有常數，卽季孫之饋，歲入亦且千鍾矣。孔子衣裘，皆配色配物，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三高足，乃一寒至此，其故何歟？諸生學生思有獲也，卽此現前瑣屑之事，條對而通其理，余將採而獻焉。

其二

問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與天下之所以望治者，宜無古今異宜中外殊俗已。是故君子勩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然何以同際有周維新之命，同居青兗咫尺之鄉，而治齊治魯，或有不同？周公曰：「不易不簡，民弗能從。」何又曰：「解其慤而亟張之，然後乃可鼓。」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則先生之道尙矣。而先儒乃曰：「是欲以結繩之治，理亂秦之緒也。」而綠偃宋襄，行仁義而敗亡相踵，抑又何歟？漢家自有制度者，侶矣；而禮者乃曰：「乃翁以馬上得天下，一時輔相諸臣，又皆厚重椎魯大略，惛惛無文。遂使漢治不能復古，至今傷之。」子輿氏有言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夫道至於堯舜極矣，而仁政乃如斯重且要乎？是故仁心仁聞，民不能被其澤，法不可傳諸後。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總之兩言而決之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文武之政，未墜於地，布衣方策者，班班可考也。幸而處昌明之極運，不能更他善俗；而狃於淺近荒忽之談，一則曰：「如是已足。」一則曰：「何必改作？」所以誦詩讀書者，徒爲咕囁之具，詠歌先王而已，豈不重辜先王之道哉？後有豪傑者起，將必非笑前人。

因陋就簡，不能作新舊邦，其又何辭以解之？願諸君子據其素蘊，悉心而對，爲國家煥文明之治，著之史冊，垂爲典章，光耀萬代也。

其三

問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周爲天統，殷爲地統，夏爲人統，學士大夫，夫人而知之。王者易姓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自古已然矣。是故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蓋殷革夏，周革殷，故不從其朔而改之也。若夫夏君以禪臣，猶子以繼父也，未有所革，則無有所改也。而何以曰夏正上古遠不可考矣，然以草木之勾萌剝落爲春秋，至於黃帝堯舜，皆制作之君也，獨不可指而數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似乎以寅爲正矣，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反累其歲之首乎？璇璣玉衡者，斗也，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旣已察之，而乃昧其歲之首時之首乎？正月上日，何月之正也？月正元日，何正之月也？乎攝位而告於神宗，亦曰正月朔旦矣，豈有嗣位十七年，一旦無故而改正朔乎？若然，則夫子而行夏之時矣，又曰「之杞而得夏時焉」，未曾曰唐之時，虞之時也，其說必有所歸矣。諸生學於聖人，獨不聞「食哉惟時」乎？此爲政之第一義也，幸據陳而明治之。

其四

問禮夫人先卒不赴於諸侯，不成喪，書卒不書薨，無諡不書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祖姑。而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穀梁春秋以爲隱公夫人，然歟否歟？或以爲仲子也，隱讓桓成，其爲夫人而以赴於諸侯，是以王使宰暉之已，何以不書曰「葬我小君」？仲子九年，考其宮，何以不曰「夫人仲子之宮」？何與義例相刺謬？與禮適士二廟，官師一，又曰大夫三，士一，明乎士不得爲王父立廟矣。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明乎其妻有廟矣，於禮果有合否？疏云：「此謂始求仕而無廟者。」禮或然歟？諸生學古入官，當先明禮義，且研精藝久矣，必知禮之所安，其悉心以對，毋隱。

答與村德輝

「讀書勵行」四字，盡爲學之事矣；而又加之以勉強，則功無作輟，德不隕閑，循循而進，何有底止？嗚呼！他，嗚呼！而咀其味，得其真，則皆勵行之資也。足下尙視之爲一乎？不能咀其味，得其真，則文具而

已矣。讀書何爲不佞老憊昏荒，不可名狀，相別未能一年，事事皆日暮途窮之意。不佞性本疎慵，而謙并茂英，又云：『度歲後方復命。』一遲至今，足下亦能原之乎？不盡。

不佞情懷種種，竟不知有獻歲之樂。展讀賀啓，媿娘祝長年之慶。『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一何懇懇哉！嗣聞足下有弄璋之喜，佳兒岐嶷，兆於初生之日矣。賀賀！爲人之父，勵行益不得自弛，蓋爲人之子，猶得託戲舞斑衣之意，寫我孺子之懷，一爲人父，則房隴之中，均不得自輕，不能以無知欺孩提也。小女五歲之言，播傳人口，萬一再有晤時，容當共爲抵掌。

俾來，知闈府安好，惟令尊初夏得少恙，至今未痊。湯藥親嘗，孝之一事非大也；體其心，代其勞，則稍大於此矣。全尊無疾而忽有疾，雖壯年固當慎重。社者，福也，本從示從止，而俗書從衣耳。吉甫燕喜既多，受社言福也；若從足，則騶虞麟趾矣，乃左右足之大拇指也，不可不辨。病甚不多及。

答源光國雜問

古來取士，其道惟漢爲備，而得入爲最盛，治法爲近古。自唐以降，始有解試省試之名，而廷試起于宋朝。張奭之子，以曳白登科，而題名強半爲執政親屬。舉子隨諱，天子始觀策之於廷，故曰廷試。此三試

者，惟明朝爲大備。唐雖設解額，而節度廉訪觀察轉運等使，俱得自關士署爲幕職考績，而陞爲朝官；士子亦得竟詣大學舉進士，省試也。每年一舉，試者甚少，而得第者亦復寥寥。進士科旣已得篤，又復舉博學宏詞等科，而後得官，故自不同。宋朝稍近於我明，然分天下爲軍，軍府至爲煩多，故解額亦自瑣屑。大明分天下爲十五國，南北兩京，爲天子京畿，故不言省。而十三省乃中書之分署，故曰省。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雲南貴州爲十三省，合南北二京爲十五國。三年一次，比子午卯酉之年，大集舉子於省會，朝廷差京考二員，就其地考試；而房考則督學自行聘請閱文，中式者爲解元，合次四名爲經魁，又次五名爲亞魁，又次及末爲文魁。鹿鳴設宴，此卽禮之賓興，而艱難尊寵過之。省試者，南官之試也；南官者，禮部也。禮部尙書侍郎二員爲貢舉官，故曰省試，亦仍唐時中書省門下省尙書省試士之稱。祕書者，監郎丞俱小官，不與此數；或時丞乏典試，亦不此以省爲名。會試者，會天下之舉子於辰戌丑未之年，而試之於南宮；中式爲會元，餘十七名爲會魁，而通爲之進士。瓊林設宴，廷試天子臨軒策士，宰輔閱卷進呈，對廷讀卷，京兆設歸第宴，故曰廷試，非以翰林院爲廷也。翰林院官，特充房考諸官耳。

取十唐朝以詩或以賦，宋朝以賦以策，明朝初舉亦甚簡易，後累年更制，定爲初場試制義四書義參

篇，經義四篇，合七篇。舉子各上一經，不許有兼經者。二場論一首，詔語表判五道，三場策五道，而廷試策自爲一種，不與射策相同。

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前朝謂僕爲翰林學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介弟刑部若爲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得已以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十一年在日本未嘗一言及之者，今復言僕爲狀元，此言不知何來？夫以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爲修撰，十二年考滿爲諭德，若或九載陞遷，僅得中允，又三年而爲諭德贊善，又三年而爲庶子，又三年而學士，前後已二十年矣。狀元擢英俊之巍科，翰林學士爲清華之首選，而人士之冠冕，其舉動係天下觀望，豈敢一毫自輕。若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轉展貴國，以儉生旦夕，則與犬豕何異，尙敢覩顏於上公之廷，而視息於人世。即使僕受明朝守令微官，食明朝俸石微祿數日乎，亦不得至此矣。僕以上公爲能尊德榮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上公竊能更治善俗，經邦弘化，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而爲萬古之光，以僕之所聞於師者，庶或可以贊襄萬一。如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爲非人矣！此言可勝嗚咽，不禁淚下如注，此誠道路之以誤之也。至於同年進士及姓名所射策數目，并策題策眼，僕若作僞，豈不能立構以給白臺，白臺亦何處覈實而證其非耶？

進士以三月十五日廷試，十八日傳臚。天子親筆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等字，屬有黃榜張掛，禮部更有題名錄，緘牒而付該司收掌，所謂狀也。元卽元首之元，所謂「若恩賜狀頭」可證也。狀字與壯字形聲俱近，寫榜字製端方，韓人之來者無學，或者一時誤對而固執以稀其非耶？自漢及今，皆云狀元考之書史，未聞「狀元」之說。韓人亦何所本而遽以爲大魁之號？且三韓小國，何敢創立異名？況壯頭者，天下之繁耶，必不然已。

科舉有甲乙，前朝進士之試，百人之中以一二十人爲甲榜，授官從優；二三十人爲乙榜，僅得出身。所謂第甲乙者此也，謂品第之也。其餘不及格者，駁放回籍，後試聽其更來。明朝之稱不然，第進士者爲甲榜，或言兩榜，或言甲科；中鄉試者爲乙榜，或爲一榜，或言鄉科，更無幾品與名件。

僕系出於邾，後更爲鄒，秦楚之際，去邑言朱漢，漢與流轉魯魏之間，始祖爲朱暈，漢丞相也。後有朱輔，朱穆，亦爲三公，穆之直聲，震於朝廷，而吏治稱之。入國初，先祖於皇帝族屬爲兄，雅不欲以天潢爲累，物色累徵，堅臥不赴，遂更姓爲諸。故生則爲諸，及附主入廟，題姓爲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僕族人謂穆宗爲晦菴先生之系，其子爲餘姚令，故留居於此，持其誥勅畫像家譜來證，中間惟有一世不明白，穆宗盡欲從之，惟僕一人不許。謂一世不明，其不足據，便在於此；且子孫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肯？

雖以堯舜爲父，祇得丹朱商均耳。寒宗入國，勅來登鄉會榜者七十九，如以僕微聘勅召寇之，則八十矣。貴國之法，隻字片紙，亦必簡閱，少有違礙，一輒投諸水火，墓誌行狀，何得攜來。且先人例應諡葬，以國亂倥傯，大典未及舉行，故諸事草草耳。聖廟，卽學校也；中爲聖廟，西爲明倫堂，北爲尊經閣，東北爲啓聖宮，或西或東爲射圃，以較射爲義，故曰校也。每府每縣必建學立師，衛城建學者少，故通計止千餘所。

中原區畫，大都從禹之蹟，周十二州，虞亦肇十有二州，而地之廣狹則異。自邦畿以至荒服，大約六千里。周公制禮建侯有五，分土惟三，不及三等，謂之附庸，千入百諸侯，自治其國，徹土爲糧，而天子職貢有常，故當時無大富大貧之病。漢以天子之半封齊楚吳，其制無度，小者萬戶侯，亦諸侯王自割其地以侯其子弟耳。每戶丁壯，少亦不下十人，故常抽數人從軍，非以一夫爲戶也。後來田得賣買，不授公田，亦無一夫百畝之制矣。

明朝國初，分封有前十王，後十王，其末復有四王，如秦晉燕周楚齊潭魯蜀江等是也；及繼世天子，次嫡庶子，皆有分封。長則就國，祿有常經，而不治其民，故不問其地，與地之所入。大略親藩皆富，如魯唐衛皆有分是也。功臣大者封國，小者侯縣或鄉，皆聚居京師，衣食縣官不得之，國理民富者絕少。

周官之法，固如來問；然周朝治畿內耳，故三百六十而已足。明朝文武內外皆朝廷命官，其數何止萬許。至於三公，則不惟其官惟其人，德不足以居是官則缺之。九卿以下則咸備也。僕受業師爲慈谿契力李先生，早世，其後爲上海爰啟朱先生吏部左侍郎殉虜難。少治毛詩，今三年讀禮，二十一載流離，荒廢二十四年，亦不足以言專門矣。卜筮，聖人所以教人，今太卜詹尹之官雖廢，九江之蔡雖不供，而其治則尚存，所謂灼龜者是也。筮短龜長，故優於筮耳。筮用著，故以聖人之墓著爲貴；然聖人墓田不其廣，而叢生百莖者，亦復無多。今但取蒿蕭之莖近似者以充之，然未有用竹者。

答野傳問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非不要書也，但當以理推斷，不可刻舟求劍耳。書如人之杖，老者力不足者，倚此而行，若兩足不能步履，而竟以杖行，此必無之理也。陶氏輟耕錄云：「蒙古入中國，中國方有木棉。」是鑿鑿有據也。然書籍言布非一，豈盡非木棉乎？猶曰無有，實指漢公孫弘布被，必非麻也，紵也。杜詩云：「布衾多年冷衣鐵，蝸兒惡臥踏裏裂。」而非麻紵葛爲之矣。是元以前，中國已有木棉矣。深衣爲次等禮衣，取其冠裳天地，諸侯公卿皆服之，麻旣不可爲已，紵葛遇秋風交，則卷如繩索，此

豈冠冕禮服，無冬無夏，可以服之者乎？不辨自明矣。襦爲毛布，註者何不并此以註之也？

鶴聖之禮，有拜於儀門中者，有拜于丹墀者，官尊者俱拜丹墀。執事者，兄曰：於丹墀作棚廠，設拜位，鋪氈，拜畢，各官繇西階登殿，至香案前跪，三上香，俯伏再拜，後先所拜位，重四拜，禮畢，然後至明倫堂，或講書，或講史，拜于丹墀中甬道之上。惟裳用全幅如帷，故謂之帷裳；前用輒六，後亦如之，所謂要有雙轎也。不斜裂，故旁無縫，左右兩旁，各有小小兩輒子。此裳繫于兩腋下，前當胸，故宜長，帶與裳齊。諸侯帶博四寸，雜帶不宜太闊。二寸以上俱可。緣用朱綠，上朱下綠，帶用素熟羅，絹裳用六幅，每幅二尺，一邊共六尺，亦有用八幅者。大的須看袖段廣狹何如耳。下襞闊一寸向內。

規矩制度如此，至于大小，視人之肥瘠，軀幹大者，從輒子上放開，以後邊兩馬面重疊，脊度爲度。

答吉弘元常雜問

問：漢朝鄉舉里選，其法如何？答：某人榜及第，以狀元爲主，某人下及第，以考試官爲主。榜本用板爲之，後世俱用大紙。鄉試會試用白紙，殿試用黃紙，故曰黃榜。上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某處，如言「南直隸華亭學生，習詩經」是也。漢試大經十道，得五爲通。唐試詩，宋試論策，明朝第一場試四書義三篇。

經義四篇，二場論一首詔語表內科一道判五道，三場策五道，廷試策一道，所謂舉子業也。

問，廣志云：「成都有柚大如斗，又閩廣有一種如瓜者。」日本所謂柚甚小，如何？答：柚有紅柚、白柚、紅柚者，其皮皆黃色，或黃或青，黃穰紅肉，實酢多而甘少，味淡不佳，大者可比二升器。穰同蘗，亦曰蠶，亦曰辯，亦曰繭。白柚者，穰白肉鬆，味更不及紅柚，其大者可比三四升器。

問，用尺所謂六寸四分弱，用何尺爲準乎？答：用尺，今人以爲今尺六寸四分弱，按文王十尺，湯九尺，以用尺量之，則文王六尺四寸也。如此人今猶在，何及見其書乎？然則知用尺非今六寸四分明矣。文公家禮所謂六寸四分弱，鈔尺也。鈔尺與今尺不甚相遠，古文尙書以八寸尺，可見用尺六寸四分弱者，非也。

問，牛有貴骨賤骨之分，願聞其說，作脯法如何？答：牛之前足與肩臂膾近脊而大者爲肩，中爲臂，下爲膾，故下爲蹄，近世總謂之前蹄，後足爲腔腓，近脊而大者爲腔腓，及漢書之腕脾，總是一物而異其名，近世總謂之後腿。四蹄連皮卸下，經之所謂肆是也。脊有脰脊，有正脊，有橫脊，名雖貴而無肉，肋有代脊，有正脊，有長脊，三者之骨亦稍貴。此皆祭祀饗燕，君與君夫人及卿大夫餽，有貴人取貴骨之名。諸侯賓客，豚解體解房齊饗宴，故有此名。然般人貴膾，周人貴肩，般人賓，故貴脾，周人文，故貴肩，亦無

一定。至於尋常烹飪，惟視其喜好，無所謂貴賤也。牛耳者，諸侯盟會最尊，一人執牛耳，敵血非用以烹鬪也，惟全齊有之，其他俱不用。作脯者，用新殺牛肉，去其筋絲翳膜，切薄，滷以美酒，鋪於菹醬上曬乾，總謂之脯。如前加姜桂，上灑以鹽而修治者，曰臠脩。

答安東守約雜問

問，讀書作文法。答，作文以氣骨格局爲主，當以先秦兩漢爲宗。不然，則氣格不高，不貴不古，不雅。參以陸宣公韓柳歐蘇，則文章自然有骨氣，有見解，有波瀾，有跌宕，適其所取，更進乎此矣。讀書作文，以四書六經爲根本，佐之以左國子史，而潤色之以古文。然本更有本，如鄭會其所云：「知天之天者，王是也。」本之何在，則在乎心。若夫心不端，靈作文固是浮華，讀書亦成理障。如王莽王安石周禮周官，禍世不小。王莽不足惜，安石固絕世之資也。先賢謂戰國策不可讀，讀之壞人心術，不佞謂此爲初學及下愚言之耳。若真能學者，如明鏡在懸，凡物之來，妍媸立辨，豈爲彼物所移，何能壞我心術？不見夫海乎，河漢江淮，無一不內，橫汗行潦，並無去取，所以能爲百谷王也。學問之道，貴在實行，顏子聞一知十，而列德行之首可見矣。余謂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友弟恭，而朋友敬信，此天下之至文也。

而孝又爲百行之源，孝則末有不忠，末有不恭，敬信誠者也。古人又曰：「孝衰于妻子。」此世俗闕廢之言，而非上哲之所慮也。程子又曰：「未讀論語時，是這般人；讀了後，依舊是這般人，如未讀論語一般。」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豈非聖賢之學俱在踐履？若文字言語，則游夏賜子勝過顏子。

問：註解答書理只在本文，涵泳深思，自然有會；註脚離他不得，靠他不得。如魚之筌，兔之蹄，筌與蹄却不便是魚龍，然欲得魚得兔，亦未稍藉筌蹄。太繁太多，到究竟處，止在至約之地，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義理融會貫通，真有活潑潑地之妙。此時六經皆我註脚，又何註脚之有？程子云：「學者于論語孟子熟讀精思，則六經不待讀而自明矣。」六經豈有不讀自明之理，此等議論極好，甚須尋味。蓋天下文字，千頭萬緒，道理只是一個。若能明得此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往非是。若執何書以爲鵠的，猶非絕頂議論。

問：大明講書講及註否？答：大明講書，後來競出新奇，以苟功名，卽傳註久已高閣，舉業家久已不知集註爲何物，雖先輩宗主傳註，亦不以入講，但讀本文可也。惟取集註爲依傍耳。舊時主意，惟彙引及莊陵直解，王觀濤翼註，爲不背傳註權詳之。

問監國魯王永歷皇上族屬。答魯王太祖高皇帝之裔，永歷萬歷皇帝之孫，親則永歷，族屬之尊則魯王，監國於越而不稱帝，非不可稱帝也。大明之制親王太子不得外交士大夫，惟監國乃得與士大夫相接，太子親王不敢用制敕誥詔，止稱令旨。太子令旨得頒天下，親王止行國中，不得出國門。太子令旨止稱敬此敬遵，今魯王監國行天子事，故稱敕稱欽此欽選欽哉。故敕王上加一字謂之親王，王上加二字謂之郡王，郡王一槩不得行監國，亦如親王行事。其年天下大亂，人情沸然，故魯國主未知我三詔特徵之事，不佞又弢藏謹密，止稱恩貢生，設使彼時知其詳，敕書更當鄭重，不止於如此矣。然彼時知其詳，我必與舟山同死，不得來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見萬事皆有倚伏也。詔書特徵古今重典，此中進士萬分隆重，溥天之下莫不聞知，祇緣彼時大亂，道塗梗塞，故有不知耳。

問老帥徵辟不就，其義如何？答不佞事與吳徵君極相類。薦吳徵君者，忠國公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荊國公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尚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當國者爲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不波到寓，再三勸勉，深致懇勸。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是背義

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釋褐即爲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爲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爲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也。

問大明科舉取士法。答前者有人來問射策，余答以試場中策題，雜舉他事甚多，益篇累牘，其要只在二字四字，譬如射箭，以侯爲主，而中者稀，故曰射策。彼曰不然，用小弓架矢，對書籍射之，取其書閱之，因曰射策。余曰彼認射爲弓矢，策爲書籍，故強解之耳。大明人至此，強不知爲知，強解以誤人，誠亦有之。昔時廉頗傳「有頃之三遺矢矣。」解作一次射箭三次落架。又左傳「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彼不知是澆溺之器，解作飲酒之器。如此強解，誤人儘多，不特此也，卽刻本音註，亦時有錯誤。前見湯耀林通鑑註釋，此名公之書也，其地名遠近不考，事跡錯誤不究，甚有可笑者，何況小儒學究，依樣畫葫蘆，訛以傳訛，彼亦誦習之而已，何處知其錯誤。惟獨立高岡之上，矧徹遠近，方能知此處是此處不是耳。射策卽是對策，以其東西炫惑人，故命之爲射。大明試士，八月初九日第一場文七篇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謂之制義，亦謂之舉子業；有破題承題起講提股二小股二中股二後股二謂之八股，結

題大結制藝甚多。舉子三年精力，不足以讀文，所以於古學荒疎。十二日第二場，論一篇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道，十五日第三場策五道，所謂第一問第二問者策也。因不寫題，故曰一問二問，取中者爲鄉試中式舉人。子午卯酉四年爲鄉試四科，辰戌丑未四年爲會試四科。試士於鄉，謂之鄉試；巡按監察御史代天巡狩，同提調副提調薦之天子，是以謂之鄉薦，卽一事也。提調謂之貢舉官，秀才今謂之生員，卽所謂諸生，卽所謂茂才，卽所謂博士弟子員，異名而同實也。其中有廩膳，有增廣生，有附學生，有青衣，有社生，五者得科舉以外，更有鄉賢守祠工遠寄學等生，不與科舉之數。秀才考中一二三名補糧，謂之廩膳學生，廩膳年滿，無過試中得貢，此遂名挨貢也。更有高者曰選貢生，恩貢生，此合通學廩膳考中者也。二者一同更高者曰拔貢，此合通學之廩增附而超拔之者也。三者與計廩歲貢不同，至於貢士，卽鄉試中式之舉人也。故曰某科貢士。縣試士送府，府送督學，取科舉送者鄉試，謂之舉子；貢舉官二員，卽提調官，順天應天府尹，府丞，浙江江西等省布政右布政，布政者卽古之方伯也。監臨官卽知貢舉官，巡按監察御史，順天應天各二員，外監臨二員，不在數內。浙江以下，各巡按御史一員，考試官卽總裁卽主考，順天應天用大翰林院官二員，如侍講春坊庶子諭德之類。浙江江西福建用翰林一員，修撰編修簡討之類。湖廣翰林編檢一員，部屬官一員，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廣東廣西

雲南貴州或通用部屬，或用中書評博一員，或用別寺降官。同考試官，即分考，即房考，即經房，此五經房也。推官知縣教諭教授爲之會試員舉官，爲禮部尙書侍郎二員，知貢舉官爲御史考試官，即總裁官，或大學士，或侍郎二員，同考試官，即分考官，爲翰林科中書博士評士。少者十八房，多時二十房，大槩與鄉試同。但場期在二月初九二十五日。中式者爲會試中式舉人。三月十五日廷試，又爲之殿試。廷試策一道，宰輔讀卷，天子御筆標題。十六日傳臚。第一甲一名爲狀元，第二名爲榜眼，第三名爲探花；第二甲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爲賜同進士出身。狀元入翰林爲修撰，榜眼探花入翰林爲編修。二甲第一名及會元不中鼎甲者考館入翰林爲庶吉士，此鄉試會試殿試之大略也。

間，老師所服，是大明禮服否？答：巾道袍，大明謂之襲衣，不敢施於公庭之上下者，非上命不敢服。此見上人，上人亦不敢衣。此見秀才，惟燕居爲可耳。今來日本，乃以此爲禮服，實非也。大明宰相極尊，不敢坐受秀才一揖，不敢以便服見秀才。大明衣冠之制，以天官言之，有朝冠，冠有簪，冠中有梁，有金線分別官職。高下；武官以纓，纓有曲，有朝衣，不論大小，蔽鞞，珮玉俱全，有圭有笏，拜則摺之，笏有牙有板，五品以上用牙，謂之象簡，圭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有桓圭，躬圭，信圭，蒲璧，穀璧之別。有幘頭，著公服用之；有紗帽，著圓領用之。公服有紅有青，五品以上紅，公服，五品以下青，公服有軟帶，文武有別。圓領有紅

有青有油綠有綠有藍有白有玄色有鱗衣有麒麟有斗牛有緋魚有坐龍以上五種惟一品二品得賜以下官不敢服不賜不敢服補服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鷺六品鷺鷥七品鸛鷓八品鷓鴣九品練雀雜職官黃鸚武官不同帶有玉有犀三品花金四品光金五品雕花影金六品花銀七品光銀八九品并雜職用黑角帶武官稍異有朝履烏有皂鞢有忠靖冠有忠靖衣有蔽襪有巾不同隨品職服之帽有直襪道袍長衣海青一種異名高下皆得服有裳有蔽膝有行膝其他弁冕鞋襪之類更煩尚不在此數明朝制度極備極精極雅比前代製不同。

問書柬式答副啓貳板爲一扣二扣三扣四扣六扣可用惟五扣不用乃殘紙耳寸楮舊無其制兵興以來方有之亦做副啓之例稍闊則爲帖二扣者爲古東六扣者爲全東三扣四扣五扣皆不可用俱爲殘紙副啓盡而書不能盡則復用一啓續之其二其三以至六七俱可粘連不粘連隨意粘連者用鈐縫印記均不割去面葉割去面葉則爲殘紙所以謂之殘紙總之慮其不敬也寒舍子往來則不在此例書面用拜帖回帖非也上達者用乎奏奏配手啓副啓之類平行者用副啓如晤談如晤言代面等項下交者用札諭劄諭帖等項。

問師於弟子猶君父於臣子門生守正雖不知中國之禮豈不知本國之禮乎初見以來過於優待然

教受勤倦，頓忘輪襲。且以言語不通，屢請不許；若強之，則恐勞老師。故每事惟從尊命耳。答師道誠尊重禮曰：「父主之，師教之，君成之。」三者並尊於天地之間，故事父有隱無犯，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其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者，與父同致其喪也。其於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此受業之師也。此古道也，行之於今，如龜毛兔角矣！今賢契崇儒重道，再三諄諄，不佞方以師生爲稱，亦何可遽違臯比之位，使足下僕僕拜於牀下哉？非矯飾也，非虛僞也，日相與有成，或者酌量古今之宜而處其中可耳。大明近日以制義取士，鮮言行誼，弟子之視師，如途之人，師之視弟子，如賓客，未能如古之道也。賢契言之切切，豈有忘分不自簡處，不必過爲簡點，卽成禮之後，師徒相與之際，亦宜以和氣涵育薰陶，循循善誘，非能如嚴父之於子也。

問，願聞師教弟子之法，及弟子事師之禮。答，師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篤焉，無所謂法也；弟子事師，惟以傳習敬信爲禮，其他皆末務也。

問，弟子稱師如何？答，尊老師者，稱老師之師曰太老師，自稱曰門孫某頓首百拜，不尊其師者，稱老師之師曰太老師，自稱曰晚學生某頓首拜。百拜，最親最敬，頓首百拜次之，頓首拜疎矣。門生之父兄尊長，得稱其師曰老師，門生之弟，亦得稱之，其子其姪，與卑下之人不敢也。

問，作詩文。答：所貴乎儒者，修身之謂也；身既修矣，必博學以實之，學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不讀書，則必不能作文；下能作文，雖學富五車，忠如比干，孝如伯奇，曾參亦冥冥沒沒而已。故作文爲第二義。至於做詩，今時不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卽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故程子曰：「爲之大足喪志。」

問：前日奉教曰：正字，老師之家，諱門生名守正，改正字爲拙字，如何？伏乞賜以嘉名。答：古人之諱，家諱不出門，前將大名另易拙字，揆之人子之心，極感敬慎之意。然於省菴之義不合，故欲賢契仍舊耳。况以我家諱而亦欲人諱之，古有李彥爲督府，而其父名好古，因彥並諱硯爲墨池，因古並諱鼓爲皮細。適有參軍名李彥古，二字俱犯，其參軍書手板曰：「荊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細謹祇候參。」世以爲笑。李彥喜曰：「奉人當如此矣！」今者不佞之意，殊不然，既賢契諱諱於此，或仍用守字下易一省字，何如？若竟用「省菴」二字，雖古亦有字行之禮，然稍貴不恪耳。吾輩今日還往筆札，若他日有重見天日之時，未必不達之，當守爲名公碩輔之所評駁，不得草草而已。盛情謹心領之。於二者之間，權宜可也；以字行者，似名方可。如胡敬德、郭子儀之類，如省菴，殊不佞名能於不佞處以字，而他處仍以名，亦非也。

問俗有言誠意伯讖書之應者，未審真偽如何？答誠有之。不佞以人事爲主，其恍惚渺茫之事，不入言論，卽以讖言之，亦甚佳。金明見水有奇緣，會合樞中非偶然；戡亂武功誠已異，克襄文治又中天。何等親切，何等光大！此四句，在草頭難下一人耳之下，草頭下加酉字，又一八字，右著一卓，合爲鑿字，是國姓入南京之驗也。

問老師比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廈門舟山，人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佞心不安。兵部左侍郎張玄著諱煌言者留之，不佞不肯留，云「尙要過日本。」張云「我們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我們在此作何事？日本人聞之，亦笑我等。」然不佞不能留也。何故？彼地無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此外惟漁亦可，然捕魚舵稍與劫盜無二，不可爲也。若坐而日糜其餉，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打糧者，打家劫舍掠人寶子而來物者也。焉有仁人日購人之肉膏人之血食禦人之食敵人之子之骨而可爲者？故決意來此。

問朱陸同異，不待辦說明矣。近世程篁墩道一編席元山鳴冤錄，其隱甚矣。然尊德性道問學，陸說亦似親切，奈何？答尊德性道問學，不足爲病，便不必論其同異；生知學知安行，利行到究竟，總是一般。長朱者非陸，是陸者非朱，所以玄黃水火，其戰不息；譬如人在長崎，往京或從陸或從水，從陸者須一步

一步走去，蘇水滯者一得順風迅速可到，從陸者計程可達，從舟非得風暴日坐守，與以到京爲期。豈得曰從水非從陸非乎？然陸自不能及朱，非在德性問學上異也。

問，陽明之學近異端，近世多爲宗主，如何？答，王文成亦有病處，然好處極多。講良知，創書院，天下翕然，有道學之名，高視闊步，優孟衣冠，是其病也。出撫江西，早知寧王必反，彼時宸濠勢餘薰天，滿朝皆其黨羽，文成獨能與兵部尙書王瓊先事綢繆，一發卽擒之。其勦橫水桶岡潮頭之方略，與安峯之書，折衝樽俎，亦英雄也。其徒王龍溪有語錄，與今和尙一般，其書時雜佛書語，所以當時斥爲異端。

問，薛文清公讀錄之外，別有作乎？其文只見貓說等數篇耳，恨未見全集。答，薛公，臨文清，做官極好，直節不附權璫，人品好文不在多。諸葛忠武止數篇足垂萬古，張睢陽忠節震世，其才一覽成誦，終身不忘，人有問之者，某事在某卷第幾板，展卷卽是；然其文亦不多見，一謝足矣。

問，方正學先生幼時，人謂之小韓子，其文足比昌黎先生否？答，韓昌黎大而有用，方先生執不化，大不如韓；韓昌黎惟撰淮西碑，譽宰相裴晉公度而抑李勣，不足以服人耳，餘事俱可後人。又尤其上宰相書爲干進，未亮也。靖難之激，方先生得君之專，彷彿齊黃而不能運籌決勝，似非通才。

問，宋太史方正學優劣如何？答，各有其妙。宋景濂之博洽，方先生之端肅，皆未易才也。其人品則宋不

如方，故其後宋坐孫慎而貶死。

問，大明光祿大夫當漢唐何官答，漢唐之光祿大夫，官職也；明朝之光祿大夫，勳階也。凡官有勳有階，惟一品進光祿大夫，此外有光祿寺卿，則官職矣。明朝之光祿大夫，視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處三公之下，在九卿之上，視唐之平章政事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府儀同三司。

問，老師在交趾拜監國敕書，其儀云何？答，大明制敕至，守土官朝服，欽差官吉服，迎入香案供奉，而後開讀，則有拜禮；今不候東西南北，無可供奉，不敢當拜禮。親王監國，其制與天子同；巡按各道，俱欽差。巡撫雖係欽差，其官銜無欽差字樣；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府縣，俱守土官。

問，殿下之稱如何？答，明朝自太子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一槩俱稱殿下，別其爲宗室也；前代同姓異姓諸侯王，皆無之。

問，監國魯王行在所在何地？老師得見否？答，前在南澳，故至廈門而不得朝見；舊年已在金門，去廈門一潮之隔。

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答，寒族多爲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爲敵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清楚，像贊語勸國璽，班班可考也。閩族俱欲附會，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近不

能惇睦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尙不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侵餘姚人？若能自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衣裔乎？實墮其家聲，更不聞樂邵之青，降爲皂隸乎？

問：楊乘三不惑，學者所當宗師，守約常欲守之。答：堯百榘，孔千鍾，無害於酒；及姜女來相字，無害於色。周公受分獨多，古今稱富，無害於財；陳仲子能絕四者，獨與其妻居於陵，然濟得甚事，真聖賢，大家傑，却不在此中尋求。

問：守約當欲證楠公正成爲忠武庶人，議證得無罪乎？答：柳下惠之稱，乃其妻證之；文中子，乃門生證之，但要公而當耳，於禮無戾也。易名之典，在於人心，人心思慕哀傷之，證爲忠武，適得其宜。

問：六朝唐宋文字，如何分別？答：六朝文要少讀，肉厚而氣不清，文品不高。昌黎集好，柳亦佳，蘇長公亦好，但嫌熟耳。歐陽文忠佳，王安石文亦好，只是人不好。又曰：文字要用古，但要化耳，如饜美饌，若不化，便成病矣。又曰：嗚呼在寶經，爲歎美之辭，後世爲歎傷之辭，宜少用。又曰：非讀書不能作文，非熟讀不能作文，土語自然入不得文字，用古文不化，著跡欠清爽，欠有意致。又曰：不位文字無甚佳致，只是一字不杜選，一人不落套，一字不剿襲，他人唾餘，信手作百篇，其間格局句語，少有同者而已。更長短俱

成格局，無有潦草塗瀆勉強漢搭之病。

問唐詩李杜爲最，未知二公有優劣否？答李杜齊名，究竟李不如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李用成仙等語更不經，煉丹等殊不雅，不若杜家常茶飯有味也。然不奇奧之極，造不和平，淡有意學平淡，便水平箭豆腐湯矣。又曰詩貴秀貴逸，著理學語須要脫得頭巾氣，不然便老學究可厭可睡矣。前日佳作，多有用此等，然十分分犯手。

問食酒饋食，主人先飲先嘗，未知合於禮否？答飲酒而致爵於賓，賓致主人，主人先飲卒爵者，示酒無毒也；主人復獻客，客飲而飲主人，主人復獻客，客受而奠爵。今日本全是古禮，饋食則主人不先嘗，先嘗者宰夫之職也。臣有爲君嘗食者，以膳夫之禮自居，「君祭先飯」是也，亦不敢當賓之意。

問由布惟長奉書老師，稱頌高義，其人質美而好學，但今年五十，有扞格難成之憂，爲可惜耳。答老而好學，如乘櫓之光，不佞年六十二，一日不肯釋手，故詩詞絕不拈著，因質性慙下，無暇及此耳。五十歲比不佞少十二年，謂之一紀，何謂老而難成？真好則無有不可成也。蔡元定之年，長於朱夫子，初時爲友，後來遂執弟子之禮，何以至今稱爲晦庵高弟？又曰不佞見典籍竊自傷心，每每淚下，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爲學之道，遂昧昧至此。劉元海，異國人，猶曰一物之不知，君子之羞也，不佞竊自恥其言。若老

者一日不放聲，少者更力加精進，自然足以揚名天下後世，必不若不佞之老大無成也！

問：「易繫辭註「匡郭」二字，其義如何？」答：「兩耳之外稜亦曰輪郭，耳無稜曰聾，所以老子名聾，可見輪郭者，外周之義。註錢者，以孔方爲郭，亦非也；彼以輪爲圓轉之物，故以郭爲孔方耳。總之，「輪郭」二字，連讀爲是郭，必不可言在內也。「肉好」二字亦然，言此與文皆好也，註者之多說如此。「匡郭」二字不連，或曰匡或曰郭，總是外周也。天地如物，而我之道爲匡；天地如人民，而我之道爲郭。斲者天地不能改於其度，闔者天地不能越乎其域。匡，正也，此却不作正字解。成人之歌曰：「靈則精而蟹有匡。」則蟹之大殼爲匡，所謂介也。器曰筐，目之四圍曰眶，均是周圍之義。郭者，錢之外周也；曰輪郭，肉好，輪者外面圓稜，郭者內中方稜，內者錢之背，好者錢之字。然城外之城爲郭，似非內中方稜。總之，匡與郭，俱是外圍，但匡有外圍端整之義耳。一匡天下，只作正字解，亦未是。桓公稱霸，則天下諸侯俱束於霸圖之中，而整肅之，則亦是外圍之義。

讀書如酒量，有能飲一石者，有不勝一勺者，各當自量其力；若釐多而不精，熟與不讀一般，不如簡約爲妙。倘過目成誦，自當博及羣書。書讀得多，讀得熟，自然筆端純熟。不見夫靈乎？功候既足，絲緒抽之不窮，自然之理也。

蘇子瞻聰明絕世，讀書每百過，或數百過；今人聰明不及子瞻十分之一，乃欲以涉獵遊戲讀書，如何得工夫純熟？工夫純熟，則古人精意皆在心口中，筆頭上，揮灑立就。

韓文公雖有可議，然其功甚大，則其小者可原。文公處六朝之後，摘章繪句，獨能起八代之衰，使後人知有聖學，其小疵不足推也。

明道先生，甚渾厚寬恕；伊川先生，及晦菴先生，但欲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

前漢書後漢書熟讀甚佳，文章要典雅，不讀先秦兩漢，覺無古奧之致。文章自襯之句，爲杜撰；有半句沒半句，爲駢湊；用近世之語，爲軟弱。俱是病。

凡作文，宜相題立意，先使規模大定，中間起伏布置，要有法有情，一篇脈絡，要使一氣；若斷續不貫，先後倒置，雖文詞秀麗，亦不入格。題中中字字俱要安頓，有大力者索性將題目掀翻，另用議論，此又是一格。字義俱要的確，若字義不明，讀時不解用處，便錯。

文字最難，是單刀直入，然直須要有力；一聲便要喝得響亮。明朝文集極多，如著亦寥寥。一家之言，不必勞神，如揚升庵李空同集極佳。

答與村庸禮問

問，幼年而喪父母，人之不幸也；先是，不知聖賢之道，故日用之間，不能尊信聖賢之規範，及長，國政之暇，閱經書，其理難淺，面牆立處，遮不足行繼述之孝道。古曰：「事亡如事存。」又曰：「祭日入室則儼然，出戶則肅然，容貌聲音，洋洋焉如在前。」忠孝之感應自然，所以發越凡人。以孝敬事君長，則忠順不失；爵祿祭祀，兩者守保。雖然，國俗不任所欲，祭祀長廢，或欲成終遠之志，性情軟辱，氣品麤笨，孝敬之心日弛，聖賢之道彌離，伏冀先生示勝論。

答，聖賢之所以持心，君子之所以守道，其得力政不在多，只要一句兩句扼其要領，遂終身用之不盡。如此條所問，止在「事亡如事存」一句。人之所以敢於不孝，敢於爲非者，只是忘却父母耳；苟能充此如事存之心，自然行住坐臥，無適而非父母也。優然見乎其位，肅然見乎其容聲，皆此如存之念爲之也。自然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自能保其祿位宗廟。孝敬之心日加純謹，聖賢之道不在他求，剛而不撓，精而不浮，莫過於此，何多自遜也？至於祭祀長廢，國俗不任所欲，愚謂不然。公侯卿相者，禮義之所司，作則於上，而爲士民之所觀感。

而取法焉者也。聞有矯國而革俗者矣，豈有委身以循故俗者哉？孔子之答問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經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吾子以孝立身之外，祭其要道也。吾聞自古明王以孝治天下矣，未聞不以孝而可謂之治國者，未聞治國而禁人之爲孝者。昔者鄭子產，小國之卿耳，猶能以禮治其國，制其俗，生爲君子，歿稱神明。愚嘗遊於鄭矣，鄭人家至戶到，莫不尸而祝之，至今頌其遺愛不衰。此稟之周天子乎？抑稟之晉楚乎？況乎其教詩書說禮樂者哉，況乎其冒於晉國無隱情光輔其君者哉？

問：黎民參天地之間，在氣質之清濁，二氣相合則生，二氣散則死。賢者受其清，愚者受其濁，清者全性情之純粹，可歸其本。然自上古迄今，賢者少而愚者多，如彼不肖者，二氣散則其濁氣歸何處，依何地？據天地之變化，爲鳥獸哉，爲草木哉？賢不肖，其精神所歸，差別如何？答：賢者受其清，愚者受其濁，儒者固有是說，不足異也。然此天賦之乎，抑人受之乎？既有受之者，則必有予之者矣。果爾，則天地常以清氣私賢，而以濁氣困愚不肖，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然則愚不肖之爲不善，乃其理所應爾，是則天地有過，加愚不肖無罪也。又何以天則降之百殃，而人主則施之刑戮耶？至於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或有改行從善者，又何以稱焉？豈清濁氣相雜而稟歟？抑前稟其濁而後稟其清歟？亦有素行皆賢，一

且爲利四爲害，不保其末路者，又何以稱焉？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豈堯舜之民之氣皆清，桀紂之民之氣皆濁哉？試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愛其兄，乳之則喜，威之則啼。薄海內外，天性無所異也。及其長也，父母之訓教也無方，世俗之引誘也多故。習之既久，靈明盡蔽，昏惑奸狡橫生，相去遂有萬萬不侔者。書曰：「巧言令色，孔壬蓋大。」爲奸惡之人，言必巧，色必令，其所以營私敗俗者，心思無所不至。若夫禮義道德之調，昏昏而不知，是皆習俗之害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矣。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如是。則天地豈有偏私厚薄於其間哉？人自取其清，人自取其濁耳。譬之水源，至清也；及其支流派別，入於潢汙，小穢者小濁，大穢者大濁。是豈源之有所區別哉？譬之鑑，然時時磨瑩，光燭鬚眉，委之泥塗，昏駁如鑑如瓦礫，不辨形貌。是豈鑑之本然哉？譬之大路然，君子履之，趨以采齊，步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狂瞽邪忒者入焉，跟踉奔蹶，汗膚喘急。是豈道路之獨厚於君子哉？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故曰：「自暴也，自棄也。」故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天曷嘗以濁氣限人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上智下愚，世固有纖人哉？若夫死生之際，君子道其常，不道其異，盡其所以生之禮，不窮其所以死之辜。季路問死，夫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此之謂也。雖然，彼生存之日，無一而非禽獸矣，焉有死而不禽獸焉者？彼形體百骸，心思智慮，居然而草木矣，焉有死而不草木焉哉？

答古市務本問

問，僕經星霜，向二十餘年，汲汲世事，皇皇職務，而雖不知聖賢之道腴，遂不歸老佛之徒，僅欲尊信王道。然天所賦之性，或爲人慾輒被遮蔽，無由得其全。孟子曰：「性，善也。」僕性非善。荀子曰：「性，惡也。」且亦非惡。胸次之間，不能解其迷。噫嘻！致「克己復禮」之工夫，則豈不得性之全哉？幸希示焉。答：性非善亦非惡，如此者，中人也；中人之性，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全藉乎聞學矣。學之則爲善人，爲信人，又進而學之，則爲君子，又進而學之，不已則爲聖人。書曰：「惟聖罔念作任，惟狂克念作聖。」無所迷，無不可解者也。既能學，自知人慾之非，自不受其蔽；既能學，自知王者聖之賢道之爲美，自知老佛之徒之邪之僞，不待辨而自明矣。若夫汲汲世事，皇皇職務，遂謂荒廢學業，則必明窗淨几，伊吾咕嗶而後謂之學矣；則身體力行，非學，而吟詩作文者爲學矣。是殆不然。先儒謂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孰謂知所以持身而非學者？但問日夕之所以汲汲皇皇

者，公私利欲之間何如耳？苟或背公植黨，營其私家，則罪也。如果勤思職業，宣君德，達民隱，訪賢良，察
姦隱，卹鰥寡，調困窮，則汲汲皇皇，乃學問之大者，又何病焉？所謂「克己復禮」者，未易言也。「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循循而學也，循循而學之，可能也。己克而禮復，則仁者之事，
己得其性之全矣，未可一蹴而至也。但在吾子勉之而已矣。強勉不已，遂成自然，人固未易量也。

問，孔子曰：「般有三仁焉。」雖微子箕子比干三人之行相異，皆稱仁。想夫三賢之行，同出於至誠惻
但之意，各雖謂得其本心。微子去，所以稱仁，自古雖多論說，不解稱其仁之意。蓋三人之行，各隨時安
心，故稱其仁否，庶幾仔細告焉。

答：「般有三仁」之論，致疑於微子之去，不得爲仁，此局於一隅之見也。必以一死爲忠爲仁也，夫臣
子之事其君，居恆不能盡啓沃之道，不能竭諫諍之誠，使其君榮國治，迨夫社稷淪亡，徒以一死塞責，
其心必曰吾忠如是足也。是乃忠臣之罪人耳。安得謂之仁哉？微子之所以去者，有故焉。微子爲紂之
嫡兄，非庶母兄也。註疏之所撫者，妄也。其母先爲次妃而生啓，後陟王后而生受。受生而機警多才，帝
乙愛之，欲立爲嗣，故舉「子以母貴」之說以厭衆耳，非微子之母賤也。箕子爲太師，固欲立啓已，帝
乙不從而立紂，紂立而忌之，特以父師少師在而緩其死耳。微子未嘗得在位焉。孟子謂相與輔相之，

或者大概臆度之辭耳，或者古有其書而今則無所據矣。以元子而不得爲冢嗣，又不其在位而責其死焉，亦已過矣。微子之言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父師之詔微子曰：「王子以出爲道，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夫箕子，仁人也，豈有已欲爲仁而陷人於不義者，使其不義也，何以爲自靖自獻乎？微子之出，蹈危履險，艱難困苦，不言可知。其曰：「抱祭器以歸周。」又曰：「銜璧面縛者。」註疏及左氏，自相矛盾之語，無可信也。其後武庚誅而微子封於宋，備三恪以奉湯祀，綿已絕之祚於七百載，獨不可謂之仁乎？仁也者，於心無所不盡，於義無所不安，至誠惻怛而無憾焉者也。三仁者，死者易而奴與去者爲獨難，死者徑行直遂而奴與去者之心爲更苦，究竟顛危而不失其正，誰得謂之非人乎？或又疑蔡註庶兄之說，今考之成王曰：殷王元子，夫成王，賢君也，豈有以庶子而謂之元子乎？箕子，賢臣也，又爲殷大師，嘗欲立微子矣，豈有以庶子亂統，承之大綱大法而得謂之賢人乎？不信經而信傳，於何折衷焉？

答加藤朋友問

問，四書六經，用何人注乎？答，朱子之注不可廢，禮以陳澧，易以某某（二字原本說今闕之）尙書用

蔡沈此其大略也。然看書未必單單靠得住注脚，况臺下經國理民，以愚言之，爲學當見其大，實有裨于君臣，恐不當如經生尋章摘句也。

問，仁之體用。何物爲體，何物爲用？答，適已言之矣。臺下之學，與經生異，當以不忍人之心爲體，不忍人之政爲用。

問，不忍人之心及不忍人之政意思如何？答，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於中，自然事

事爲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己溺已饑，安得無不忍人之政？

問，太極生兩儀。按太極者，心之謂也；陰陽乃何物哉？答，貴國專言太極，既以心爲太極，則舒慘者乃陰陽也。夫子至聖，不言天道，子貢名賢，言「天道不可得聞」。今貴國諸儒，賢於古人，而宋儒過於夫子

子貢也。

問，詞章之習，害于道義乎？答，卽無害於道義，亦無益于身心。今之詩詞，與古人之詩遠矣！誠能如杜子美元次山固自佳耳。

問，存心之術，如何乃心存？答，心在腔子裏，又何必存？惟是爲物欲外誘，放了去，故須要存心工夫。故曰：「操之則存。」僕聞之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既不失矣，却從何處存來？

問，赤子之心何形象？答，又是宋儒口角。赤子之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然天眞，絕無一毫私僞。惟知父母爲當愛，兄長爲當敬而已。若問形象，昔人有問王陽明先生曰：「良知形色何如？」陽明答曰：「是赤的。」良知豈是赤的來？

問，僕素宗宋儒，故平生之說話，往往倣之，請莫訝。至若陽明之學，陸氏之裔，我黨之所不雅言。答，僕之學可爲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至若陽明之事，偶舉其說，良知是赤的以爲笑談耳。故曰，良知豈是赤的來？非僕宗陽明也，幸勿深疑。

答林春信問

問，崇禎年中，巨儒鴻士爲世所推者，幾人？願錄示其姓名。答，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時文者，制舉義也。此物既爲廢，飯士羹，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等，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巨儒鴻士者，經邦弘化，康濟艱難者也。

問，相成水火，其實如何？答，水火玄黃之戰，遺學家與文章之士互相攻擊，亦如宋朝程氏、蘇氏互相詆

譏朝廷之上，舌戰不已，遂使國家被其害耳。

問，聞朝廷之官，三品已上赤衣，四品已下青衣云云。然則三品已上，均是赤衣乎？所謂一品二品三品，何以分別乎？不學士，其位級如何？答，所言三品以上紅公服者，但言公服而已；至於錦繡花樣帶，遂品分別，一毫不容混也。翰林學士，京官五品，兼左右春坊者四品，兼正少詹事者三品。

問，公以落霜爲齋號，「落霜」二字，其義如何？答，僕幼時於書窗之下得一夢，而「夜暖落霜月，風輕薄露冰」之句，因以爲齋名，亦未知其兆其應何如耳。

問，元次山一代之才子耳，全乃與詩聖之少陵並稱，其說如何？答，少陵聖於詩，但就詩言耳。元次山無限情事，盡見於詩；其治道州也，絕無牢騷佻達之態，台兄乃以才子少之耶？少陵保房瑄比尉武，未必無可議也。

問，花間集及草堂詩餘，凡近世樂府，悉皆協于絲竹乎？答，樂府固協于絲竹，草堂詩餘有陰陽平入之譜，盡以比于絲竹而爲之也。

答野節問

問曰：貴國恢復之事，自周之衰以來，漢晉唐宋一破而難再續，上無龍德之人，下無風雲之化，則民庶皆有勵志，然誰適從乎？况夫諸豪各抱自計之心，遂不得恢復之功，可深嘆也。先生答曰：廢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恢復之兵，誓心天地，忘身忘家，然後天心格，民志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一有自私自利之心，則豪傑窺其釁而四方懈體矣。袁本初曹孟德其榜樣也，况才略又萬萬不及孟德者耶？

問：凡治國博施於衆，自古難矣，乃莫若勸農務本，然而富民有貧民而不一矣，富民則雖荒年而不凍餒，貧民則雖豐年而凍餒。其政不善，則到此者宜矣；其政雖善，而積年累月而致之者有矣。治之之要，如何而可乎？答：治國有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豈在博施春秋傳曰：「小惠未徧，民弗懷也。」富民當以禮節之，貧民當以省耕省斂以補助之，但要萬民免於饑寒，亦不必多歷年所，若要更化善俗，非積年不可也。昔者衛文公初年，男女七十餘人，末年，隳化三千。張全義爲河陽節度使，合巡屬只一千七百戶，行之數年，殷富甲天下。治要無難，惟在人君誠心舉行，不爲讒人所間耳。

問：先生所習之詩，用何傳乎？舊說所言，與朱晦菴所傳大異。答：明朝近來傳經與古先大異，有習讀而無專門名家者，特取一時新說，爲作文之資耳，非所以爲詩也。不若春秋之必藉師傳也。至於晦翁之

註，自當遵依詩序等。但可參考，不敢以古而戾今也。然看書貴得其大意，大意既得，傳註皆爲狗筌蹄，豈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議也？

問，晦翁略不依小序之說，呂東萊本于小序作讀詩記，欲知其大意，則兩先正之說參考而可乎？答，如此參考而裁之於心，又設身處於其地，必無不得者矣。僕三年讀禮，二十一年飄零異國，目不見書史。古人云：「三日不讀，口生荆棘。三日不彈，手生荆棘。」今者自顧增慚，尙敢矢口談詩乎？

問，唐太宗命魏徵作打球樂，後終戰伐之功，爲七德舞，此兩舞，吾國樂官傳之久矣。明朝所傳之正樂，何等音乎？答，古樂之不入耳，魏文侯之賢，尙惟恐臥；齊宣王非能好古之樂，直好世俗。今相去二千餘年，何復古明朝古樂，特備其數耳。宮中之所演者，皆傳奇雜劇，出相扮演以資譴笑，賢者取以爲鑑，非能陶鑄性情也。魚龍角觝，梨園子弟，霓裳羽衣，皆非古樂也。

問，前日以來，欲談性理之事，淺學不免躡等之罪，故不及此。聞昨吉水太守問格物之義，格物者，先儒所說多多，至晦翁說出窮理來，其所以居敬爲本，窮理居敬工夫，雖非旦暮容易說出之事，日用之工夫，先生之意如何？答，前答吉水太守問格物致知，粗及朱王異同耳。太守以臨民爲業，以平治爲功，若欲窮盡事物之理，而後致知，以及治國平天下，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

爲近之。至若居敬工夫，是君子一生本等，何時何事可以少得？僕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一分好處，則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專在理學研窮也。晦翁先生以陳同甫爲異端，恐不免過當。問，危坐安坐，讀書多是焚香危坐。答，古人席地而坐，多是與日本相似，讀書宜敬謹，所以焚香危坐。危坐，卽日本今日坐法也。

問，危坐拜者，跪而拜乎？答，拜者鞠躬，卽今之立而揖也。拜則兩膝跪地而稽顙已，興則起而再揖也。再拜者三揖兩拜，四拜者五揖四拜；危坐者，以踵著尻趾著地也。

問，論語「學而時習」之義，舊說多就儒生效學之上，說到宋儒兼致知力行以爲之義。謹思學且習者，上自天子至士庶人，於彝倫常行之上，所學所習，不可不慎思明辨如何？

答，兼致知力行，方是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個甚？底習個甚？底慎思明辨，卽是此中事。問，先正曰學而習，習而察，竊惟加察字添一層工夫如何？答，極是。

問，程子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者，彼與此共信從斯道誠以可樂；然發散在外者，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之謂乎？答，悅樂分內外，只是要分別兩字耳。然悅豫且康，未必單單在心胸間；手舞足蹈，其樂非根心而何？「有朋自遠方來」，疑亦只是心中歡喜。

問詩云：「爲龍爲光大全。」如今俗謂「龍見」云。龍見何等語？答：見字易解，龍字不解，故向來俱作龍光看，言古字通用也。然天子燕以示慈惠，雖無所不至，不當加以龍字；愷以謂龍者神物也，陽德也，升沉隱見，變化不測，與雲致雨，澤被萬物，不若如字看，而與光字作二意爲妙。高明以爲何如？光如光降，光顯，龍如龍臨，龍覲。

問：凡國家之禮制，飲食衣服器用之法，尙文則其弊爲豪華矣；尙質，以示節儉，則其弊欲至鄙吝矣。傳所謂「與其奢，甯儉。」然又質勝文則野，不可不使文質並行也乎？乃於斯二物，如何防其弊乎？答：凡爲天下國家之禮，在乎有制，有制則貴賤有等，上下有章，文不至於奢華，儉不至於固陋。古之人繪衣繡裳，山龍華虫，燦然可觀；象豕爲酒，賓主百拜，始終秩秩，何嘗無文，何嘗非質。質而至於野，文而至於靡者，皆無制之禮也。國家必欲崇儉，當自本根始；紛紛末制，何益於事乎？

問：今指爲本根者，如何？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地間之定位也；士，農，工，商，國之在民也。男耕而食，女織而衣，民生之常經也。所謂本根者，如斯而已；而又「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國何患不治？何患不富？何事於浮文末節哉？以末節而國治，是猶理絲而棼之也；吾未見其能治者矣！

問：孟子說齊梁之君者，皆是也，所以其不用者，亦皆是也。本根末節，不能辨別，則何以爲治乎？若乃理

絲而葢之，則遽解其結而可乎？緩舒而理之，待其自解而可乎？答得其道急起而圖之，無張皇之病，舒徐而自化，無優柔癱瘓之嫌，但在有志者求之有心者計之耳。嗚嗚者，厝火積薪之下，竊處其上，而自謂曰安，謂之何哉！

問：幾社復社，幾社復社者，社會也，單以作文爲主。如所言張受先張天如周簡臣馬臣常復社主盟也；周勳自徐開公彭燕父宋上木杜仁趾陳臥子，幾社盟主也。庠序雖設，末世已失先王造士之意；至於經義講劇，全是各家父兄延師教子之事。校讎則在翰林，不涉鄉學；講習討論，賢明者特出新裁，迎合主司，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問：明季先生交遊之際，必有懷義棄志而不屈虜庭之士；若能有以禮招之者，肯至於日本乎？答：三四日前致書與村顯思云：不佞視貴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惟周垓量窄意偏，尊中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僕雖淺陋，非無此意；但見貴國人意，殊不如此，所以此念灰冷。儻國君好善厚禮，招賢自應有至者；但患無移風易俗，發政施仁之志耳。惟是近來士人，旣已剃頭辮髮，甘心從虜，雖築黃金之臺，恐來無樂毅鄒忌之徒耳！

問：文章之士，黨首者何人乎？吳三桂亦其徒乎？答：吳三桂，武人也，世胄也；文章之士之爲黨首者，其初

起於李三才之躁進，邵輔忠尙葵之輕薄卑微；其後周延儒、許譽卿、錢龍錫之徒，紛紛不可數矣！

問：前日聞劉宗周道學之徒也，吳姓鄭三俊亦其徒乎？嘗見明季遺聞，有北京殉死之士，皆賜諡之事。頃日考之，不載王侍郎無賜諡乎？鄭猶不知而不載乎？答：劉念臺盛談通學，專言正心誠意，鄭三俊先任大司農，頗著政績，後爲大冢宰，亦有清操，方正不遜於劉，吳鹿友有用之才，其制行則與二公不同。借乎時不足以展其才，初叨枚卜，事已不可爲矣！王侍郎爲浙直經略，其事在後。

問：施邦隱先生之所親也，亦在賜諡之中。答：施四老爲僕表兄，在圍城之外，入城就死；其促家兄曰：「汝領敕已久，何故不出城！此城旦夕間必破，吾特來就死耳！」觀此，知其烈，烈過於諸公矣！

問：前所呈明季遺聞及心史，未開卷否？答：明季以道學之故，與文章之士互相標榜，大槩黨同伐異。鄒漪、南直之常鎮人，朋黨之俗不能除，故其毀譽不足盡信；且其筆亦非史才，但取其時事以備采擇耳矣。

問：鄒漪亦文章之徒乎？答：大明之黨有二：一爲道學諸先生，而文章之士之黠者附之；其實蹈兩船，占望風色而爲進身之地耳。一爲科學諸公，本無實學，一旦登第，厭忌羣公，高談性命，一居當路，遂多方排斥道學，而文章之士亦附之。僕平日曰：明朝之失，非魏虜能取之也，諸進士庸之也，進士之能舉天

下面傾之者，八股害之也。

問，先生昔日往南京，往來北京，已經登第，敢問其年科場出何題？答，僕困於場屋屢矣，未有登第之事。近忽有翰林學士之言，又有狀元之說，此言胡爲乎來？莫知所以，方欲作數字以剖白之，而因病未果，心常快。

問，所言固然矣。國俗太拙文字，故鄙野之人看華客皆爲翰林，或爲狀元，不解其稱其號勿疑，何至作數字乎？就問大明各縣有校，校卽有孔廟，皆做闕里之制乎？否？答，大明各府各縣，俱有學校，每學皆立孔廟；但不能做闕里之制，闕里之制甚大，非各府各縣所能及也。

問，事實行狀，亦題碑石乎？答，孝子孝孫，編次其父祖素行而請之鄉先生，謂之事實；鄉先生就其事實中增爰抑揚之，謂之行狀，然後進之禮部宰相，議其易名，撰爲祭葬碑文。若例未得有祭葬者，卽以行狀請之朝貴，或海內名公，撰爲碑文墓誌；或者存之史館，以爲作傳賜諡之地。

問，證則人尊師爲某先生亦然乎？答，此亦有之。然亦不宜輕舉，必久愜輿情而後爲之，方不爲弁髦耳。問，父母在而有兄喪者，可降一等乎？答，父喪斬衰三年，母喪齊衰三年，兄喪期服，布之生熟升數不同，無所嫌疑，不必降等。惟父在而爲母，則有或降或不者。

問，不諱而稱先生，則冠其姓號乎？冠其姓字乎？答，字亦可，號亦可，某字某姓先生。

問，懲忿塞慾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子七十而氣力勝於前時，所謂以忘生殉欲爲深恥；先生能居此，故血痰嘔咳者無妨耳。答，水至柔，人多蹈而死焉；色慾至爲末事，然君子於此自振爲難。僕事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感之。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宜乎其有此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一年保齋之功。

問，裹脚者，古所謂偏者乎？答，偏他，縛也，行膝也，邪幅也，同是此物。

問，行纏何物？答，行纏者，俗名搭膊，又曰料繳，邪纏之，可大可小，卽褰也。

答中村立貞問

問，此文某人所作也，未知能合作者之法否？答，作文者，句句字字俱要從經史中來，著一句杜撰句法不得，著一字杜撰字法不得，圓滑而非熟，新秀而不生則佳矣。若其中見理明，主意大，前後首尾，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節節相生，字字靈動，則文之極致也。此等書疏，胸中無一毫書史氣，字字

漢泊。逐件辨說，如何謂之學者，多讀古來名公文字，自曉作法。

問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殓屠法，今中國能遵行否？答：中國治喪，非如貴國棺斂之際，浮屠不與，惟後七日爲之頭七，已後無七，必要作佛事四十九日而七終，又有百日週年及三年喪滿，俱有道場，謂之超度，不然父母亡者，便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痛苦，佛教既盛，謂超度便可昇天堂，不超度地獄沉淪，以故愚迷子弟，多信而爲之，卽有稍知其非也，又世俗之人，共相非笑，指作之爲不孝，故僞焉特拔者，無有幾人。近日亦如之，惟不肖家治喪，毫不爲此。

問：高才能文章，伊川先生謂之學者，不幸蓋有高才能文章者，志功名趨利祿，不過以文字取名，終不可入乎聖賢之大道也。若退之永叔以文章振於當世，然不免於詞章之學耳。答：韓文公變六朝萎靡之格，故曰「文起八代之衰」，且其氣骨勳業，人不可及，頗有功於聖門，何爲止以文章名世？若歐陽文忠，其立朝行己，有可觀，不抗不撓，亦非無所得者，何爲止以文章名世？尙論古人，俱要其終始，不可妄言；有高才能文章者，不止於志功名趨利祿而已。如作詩作賦，無益於世道人心，而但逢迎時俗之所好，卽其用心已自不肖，豈非不幸耶？

答小宅生順問

問，本邦近代儒風日盛，師及門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風，然所製者，皆以禮記及朱子家禮羅氏鶴林玉露等考之。異域殊俗，雖以義與之，而廣狹長短，不使人體想天度之品，製法之義，別有所傳乎？賜教示。答，貴國山川人物之秀美，幅員之廣遠，物產之豐盛，自敝邑而外，誠未有與之匹。惟是文教不足，實爲萬代之可惜！秉鈞當軸者，豈不爲此慮？至若分爲學修身爲二義，僕更爲不解。近代儒風日盛，敢問學行兼優者幾何？人文冠代者幾何？僕匏繫長崎，如坐井觀天，以蠡挹海，惟祈明教之。至若深衣之製，亦祇學聖之粗迹耳。玉藻文深義遠，誠爲難解。家禮徒成聚訟，未有定規。服深衣必冠緇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帶，繫帶有緼，垂與裳齊，履順裳色，鈎纒純纂。貴國衣服有制，恐未敢輕易改易也。

問，向所諭媽祖關帝，順未知之，抑何神哉？答，媽祖者，天妃也，專管海道之神，舟船東西洋徑來，是其職司。關帝者，蜀漢大將雲長，諱羽，封漢壽亭侯，以正其公忠爲神，尤顯於明朝。故薄海內外，無不尸祝二神，非如異教之荒唐也。

問，承教關帝，知是爲蜀漢名將關羽也，贈帝號在何時乎？蜀中有諸葛孔明，尊號不在武侯者如何？答：關帝著靈於明室，明神宗萬曆皇帝，由武安王晉爵崇隆，至協天大帝，諸葛孔明，初薨之後，後諡卽爲忠武侯，至今未改。

問，蜀漢自古有英傑出焉，揚雄司馬氏鳴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鳴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答：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菴，諱慎者，探花陳秋濤，諱子壯者，或負奇才，如子雲；或顯忠節於勝國，亦自有

人。問，楊升菴文集已得見之，陳秋濤之書未得見之，想有文章著述而傳世。皇明人物，高出漢唐者，雖我外國而知之有素。如順之管見，雖不知所議，而竊聞之先輩。如薛文清蔡虛齋者，所謂君子儒；如王守仁，王龍溪，林子中，袁了凡者，淫老佛，不免三腳貓；如王世貞，李夢陽，李于鱗者，文章與五語三盤相類，而大不及；如徐中行，茅鹿門，鍾伯敬者，不過醉古人糟粕。今依先生欲質問之，果如何？答：陳秋濤亦有著述。有經濟錄已刊行；未知國變後，其書刊行否？國朝人物，如薛文清，李夢陽，氣骨錚錚，足爲國家砥柱；所謂烈風勁草，板蕩忠臣也，無愧儒者。若王陽明先事之謀，使國家危而獲安，至其先時擊劉瑾，堪爲直臣。惜其後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饒舌。王龍溪雖其高第門人，何足復道。袁了凡恬靜清

和亦其好處，全然是「一老僧，何足稱爲人物，其他或以理學名家，或以詩詞擅聲，未足以著稱貴國者」；其中如王弼州，猶少長於數子耳。愚見如此，有當高明否？

問：富哉高論啓發，如披雲仰日！所謂「一夜話勝十年書」者也。我國當今志學者，易用朱義春秋、胡傳書、蔡傳詩、朱傳，間亦有好異者，捨宋儒之說，而用近世快活之說。故其所辨論，如長流之不可障。雖然，步步不由實地，如順者，因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答：爲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卽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爲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士俗否？台臺深知其弊，必不復蹈於此。果能以爲學修身合而爲一，則蔡傳、朱註、胡傳、儘足、追跡、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讀何書也？

問：偶得造儒宗之門，可爲一代之面目；唯恨言語不通，書不盡言，情緒多端，不能伸之。余願李先生於東武，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

問：幼年稍管學問，近者荒廢廿年，謬謂儒宗，甚差聖道。台臺有情緒欲教諭之，而言語不相通；前翰教中問善辭命者，未知其指，不教遽爾煩人。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卽往恐無益也。

問：退託誠爲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或遊說，間亦志君子之學者惟多矣。雖然，如先生身生仁義

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爲無益乎？小生所不解也。答：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真能爲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豈一二儒生與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爲退托，得罪於孔子多多矣！况僕之視貴國，同爲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

問：明教悉矣。聖教隆替，誠在時君與時相，方今東武我學日行，國之牧伯，邑之宰主，多是有道之人也，有爲之時也。一方之流，雖深入骨髓，而得博雅君子相與唱我道之美，攻彼方之弊，則雖不在一朝一夕，而或十年或七年五年，亦可以小異。况今東武有大成殿，春秋二祭不懈，彼一方之流，雖饒舌，而士大夫輩無敢聞之者。唯避南蠻天主教之嫌，故其迹似尊信一方，實不及我道之行耳。答：僕在此廿年，所聞俱謬；茲承大教積疑釋然。果爾，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卽不寒，食之卽不饑；非如彼邪道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千年萬年，總來無一人得見。所謂有悟者，亦是大家共入窠臼中，未有一句一字真實；可惜無限聰明人，俱視他瞞却，誠可哀痛！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卽有其功。賢君能主之於上，宰相能嚴之

於下，不至數年，風俗立改；若至十年，王化可行，何止變其風俗而已！且行之甚易，不必如禁兩蠻如此之難也。

問：先生所冠所服，是貴國儒服儒冠乎？答：僕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爲郡頭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虜變已來，上下無等，清濁無分；工商敢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無敢禁止者。無論四民，卽倡優隸卒，亦公然無忌，誠可歎傷！僕所服者，猶是便衣；至於禮衣，此間不便攜來，亦力不能製。

言者：心之弊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則聖人之心亦不宜；非文，則聖人之言亦不傳。然文須通於天下，達於古今，方謂之文。若止一方之人自知之而已，則是方音調侃，非謂之文也。今貴國事事盛美，而無文以達於中華，則亦何能知其美且大？萬一後來之治不能如今日，則貴國之名永永不傳矣。此君相士君子之憂也，亦君相士君子之恥也。

問：文之爲用，不可勝計。中國之文章，直寫平日言語而已；我邦文字不然，平日言語與中國大異，故作文字亦不自由。是故文才迢逸者良希。雖然，有掌文字官，務學中國之文，其所傳者，日本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文德實錄，新國史，舊事紀，古事記等，皆是我邦異常也。方今東武亦

有日次記錄，備來世而已。君相士君子，大概祖先出武陳，中昇高位，子孫世官世錄，無暇學文字，故多不滿意，亦無如之何。答中國言，請自言語，文字自文字，我朝以制義取士，士子祇以功名爲心，不務實學。故高貴之文，舉世亦無幾人，多者十餘人而已，非讀書者皆能作文也，然代不乏人耳。若云君相起於武職，漢高祖亦起於卒伍，而今日聖教之不墜地者，皆漢武帝表章之功。所以文章之盛，亦惟西漢爲最。僕之爲此言者，謂貴國今處極盛之時，若曰惜乎其獨少此爾。

問本朝文粹入高覽，其文章如何？文粹有三善清行者，我邦儒者也，意見封事十篇，載在此書。答大概一見耳，至三善清行者，亦失記其名，僕以台臺真懸，故亦抒誠言之，儻務爲虛美之詞，不如此唐突矣。僕素以西蜀秦宓晉朝桓溫刁彝事爲非，豈肯身自爲之乎？直視貴國爲一體，故披瀝心膽，無少忌諱，非以氣概爲事也。

問沒來田國在暹羅國西，所謂身毒國歟？答交趾人謂白頭回回之類，謂之沒來由，未知其字果是何如，亦未知其國果在何處。如是身毒之國，則今古之流毒者，皆其國人之所謂也。

問阿陶陀國通中國否？答和蘭在中國之西北，南蠻紅毛，三國鼎足而居，由海道不由中國。

問中國西北有大宛匈奴等，和蘭應在西南方。答匈奴在西北近邊，大宛則過樓蘭車師疏勒龜茲烏

蘇，由陸路涉廣漠，固與此有別也。

問：栢我邦今作桶，葺屋者歟？答：栢中國樹於墳墓寺觀，其材堅而美，可爲器具及爲棺；天子黃腸，卽此也，所謂東園秘器。

問：右北平去沙漠幾千里，金陵去北京幾千里？答：右北平之外，卽爲薊州昌平，去虜地六七十里，故有「黃裏太逼胡沙」之語。其去大同亦止二百餘里，其出喜峯口，趨子嶺，古北口，永平府，俱不遠，金陵至北京，有二千六七百里。

問：交趾去南京幾千里？所謂台灣、東京、安南，皆交趾之種否？交趾古五溪蠻否？答：交趾先爲布政司，以其數反覆，宣宗皇帝棄之，貫道由廣西南甯，幾及萬里至京。東京、安南，卽交趾也。台灣爲海中一島，近福州，五溪蠻，則湖廣沉辰之峒蠻也，非交趾。

順曰：古來中國稱我邦曰倭奴，是非我邦之通號；近世入寇貴國，皆筑紮九州之人，乘亂逃逸，鈔掠沿邊，遂視之爲盜賊，此不可不辨。答：中國與貴國不通之故，皆邊吏之罪；天子遠在萬里，竟不能知其情，僕久有此志，又平心夷氣，絕無客氣爲梗於中。儻有中興之日，僕得仗節歸朝，特當奏陳其顛末；若先朝露填溝壑，貴國之污名永永不白，而中國之邊疆未得無事也。入寇之時，淫亂慘毒備至，加之惡名，

不亦宜乎？

問，貴國去我邦幾千里？交趾去日本幾千里？來日本向何方？人曰：交趾在日本西南，其間有幾島，有幾山否？答：中國去貴國水道一千六七百里，交趾去貴國八九千里，來則向東北方行，交趾故宜在西南也。其間幾島幾山，僕見之尙不能識，况能知其數，標其名乎？

問，燕陋文字，辱一覽，謝謫！未知似爲文理否？願無皮裏陽秋，而直論其非，則素瓊足矣。答：僕好直言，故多唐突；台臺不患無學，要在清理氣脈，若使氣脈未清，未爲文之絕義也。幸勿爲罪。

問，氣脈之清，有何術而可得之？答：別無他術，只是多讀書，有來歷耳。試看從古大方之文，佳與不佳，則時有之，其氣脈則無有不清者。又貴國之文字，多自造以填入之，行之遠方能通解否？

問，文章氣脈，蓋從時代風氣而已。唐宋元文字，大概氣脈相同，讀過不滯，就中韓柳歐蘇周程邵朱之文爲然。唯迄明家諸公文章，全不相類，終日讀之，徒覺聲牙。我邦文字，多學唐宋，故與明家文章殊不同，未知先生意謂如何？答：聲牙者，此借艱深以文其淺陋者也，或一時儉取功名則有之，不可掩天下萬世之目也。至於氣脈神理，自古及今，未之有異，何有時代之不同？

問，貴門人省菴，雖未知其爲人，而聞人人說天性啓明，且親炙先生有日，其極致不可易言。僕何敢望

省，悉拙作擬興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患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遊否？答省菴之爲人，如其文，其立志更有人不可及者。今者欲來長崎，未奉其主命，未敢見黑川公，是以不得來。然今年四十餘矣，台臺若能虛心極力，日夜精進，且可過之，何遂不可及？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僕深有望於貴國，但以僕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爲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貴國主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必有非常之禮，亦非今日可遙度也。

問：日本上世文學大行，中世以來，荒敗；神祖初受命五六十年，略雖專文字，未有傑出之才。故學者之病，皆如先生言。答：漢武帝內多愁而外施仁義，其表章六經，實爲萬代之功。若非漢武，則聖人之學久已滅絕矣，豈宋儒所能開闢也？今貴國但患不能好聖人之學耳，果能好之，且可爲堯爲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國也？此爲之數年，便可見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試之，而徒作臨淵羨魚之歎。此言非如釋氏之捉風捕影也。

問：古人不欲封萬戶侯，而欲一識韓荆州者，何也？日聞其所未聞，月見其所未見也。願非敢以古人自

處者，然亦聞古入之道，喜之有日；先生以古入之道教我，則爲幸。來千里之遠，而逢所未逢之人，而聞所未聞之論，所謂「虛往實歸」者也，不亦悅乎？今當遠行，再聞至論，亦未可知。願得拜昌言以沒身誦之，幸勿辭焉。答相晤兩月，中間間闊日多，今當遠行，可勝依依。「臨別贈言」，君子之道。魏公子牟之言，可念也。應侯英雄，猶然心醉。若在聖門，顏子之若無若虛，不可及矣。賈太傅非不有才，惟不善藏其用耳；能使少有含蓄，漢家事業，光於文帝之時，必不至漢武令平津武安開其端也。文章雖一句兩句，以至長江大河，皆當從經史古文中來，必不可用土語湊泊，及自杜撰字語填塞。有此，雖集千狐之腋，猶貽續貂之譏矣！

問，鄭玄云：「格，來也，物事也。」司馬溫公云：「格，扞也，物，外物也。」王陽明云：「格，正也，物，事物也。」答，格兼至正二義，扞字全非扞格之格，非格物之格。

問，或人評至正二義，曰：上已曰正心，下何又曰正物？所謂床下架床者，此說如何？答，床下架床，屋下闢屋，非此之謂也；若如此上已曰明明德，何下復曰致知？

問，物理也，正物理則雖不及致知，而無妨乎？答，至正有相兼之義，非以正物也。

問，程子曰：「今日至一事，明日至一事。」此說僕亦不信，先生謂之何？然至字義則格至正也，物物理

也；先生亦從此說否？答：格者，隨其物而格之，亦非今日至一事，明日至一事。若今日之事，關係父子君臣夫婦，又將如之何？

問：修身正心之要，答：心無邪無枉無黨無偏，便謂之正；故大學不言正心之功，而歷言心之不得其正，心若不在，則視聽飲食俱非矣。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既能時時在腔子裏，如何得有不正？至於修身者，亦非如釋子修行之修，只是還其本來無欠缺之身，便是修了。

問：姊妹嫁一夫，恐無此理；舜娶之非是，如何答？諸侯一娶九女，正不必以不價妾媵爲賢；且天下之事，惟調停婦女爲最難，而姊妹同室，比之姪婦尤爲難御。堯欲試其處之道，故曰「觀厥刑於二女。」天子之命舜，豈敢違；非舜欲娶之也，何疑於此？

問：雷災大行十餘年，每年自正月至十二月，無寒暑無晝夜，雷必有災，有災必有殺人，今年五六月之交，震死者七八人，蓋執政要權之過，而天責之，則何不在其人而在此不辜民乎？答：聖王治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雨不破塊，風不鳴條。今雷應收聲之時，而反爲災，甚至殺人，則陰陽變易極矣！此必時政有所闕，是在上之人，勝加修省，以回天變耳。若一人爲非，而必雷以激之，是天代人君爲政矣，古今必無小人矣；小人失道，自然殃及百姓，無疑也。

問，以生物爲心者，天也；繼天施德者，聖人也。然則天無首，聖人，聖人有首，天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聖人不敢爲之。今雷不殺萬人之人，千人之人，而殺一人之人，是何足畏，是何足寶，請承其詳。答：成王之時，大風拔木，偃禾，木與禾有何罪？是天動威以彰周公也。今不宜殺而殺，天其或者以此警戒人君與執政歟？

問：今早上公見先生謝札曰：拜登二字不能解；拜即伏拜之拜，登亦登級之登歟？謝是先生之謝，而高書者何謂也？答：拜者，是既拜而登其物也；謝是謝上公，禮宜高。中國廟堂之禮，開字請字特字俱一擡頭，又謂之雙楹。

問：登有尊開之義否？答：登者，升也；與左傳「下拜登受」之義稍異。

問：解額何謂也？答：解試有額，或多或少；如南京每科一百四十八名，而雲南貴州止四十餘名。

問：分暑何謂也？答：國初各省俱用中書省官，治之爲平章事，副之者曰參政，乃參知政事也，故曰紫微分暑。

問：京考差何官？答：南京爲應天差，翰林大老二員，順天同浙江、江西差，大翰林一員，科臣一員。

問：房考房是齋室房，房類耶？此任是何官？答：是經房分考官。詩經六房，易經六房，書經四房，春秋一房。

禮記一房。

問，韓愈祭十二郎云云，此十二字，何數量？或謂杜甫曰杜二，此二字亦同如此數量之字，不知其義爲何？答，中國有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兄弟，宗族衆盛者，恐上下無別，故用一字以排之，謂之排行，故曰行幾，自一至百，或有百外者，杜二十二郎，卽行也。

問，具慶義何謂？答，父母俱存者曰具慶。下，父母存而上有祖父祖母者，曰重慶。下，父存母歿者，曰嚴侍下。父歿母存者，曰慈侍下。父母俱歿者，曰永感。下，有三代俱存者，曰重重慶。下，然不可得也。有則詫爲希世之奇矣。

問，野服法，朱文公初製之，然世無服之者；迄羅大經時，其服已絕，纔在趙李仁處見之。先生在南京，見其服否？但歷代有異乎？答，晦翁先生言，得見祖宗舊制，則非初製矣。但明朝冠裳之製大備，於古自有法服，故不用先代之物，而其製遂不可見耳。

問，深衣製明朝所用如何？先生所見者法禮記乎？法朱文公家禮乎？答，僅見家禮耳。明朝如丘文莊亦裳服之。然廣東遠不可見。王陽明門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見。家禮所言，自相矛盾，成之亦不易，故纔得一良工，精於此者，方能爲之。

問，祭服古來有法，明朝士大夫公侯家廟時祭，其服用何物？聖廟釋奠，有司等所服者，服其官服乎，抑別有祭服耶？答，外祭用吉服，吉服者，緋、綿、纁、帶，隨其官品；玉、犀、金花、素、銀、花、素、明、角、黑、角、之、不、同。內祭，生、素、服，素服者，黑也。釋奠，外祭也，用吉服，世亦稱青公服，爲祭服。官之高卑，俱束黑角帶，但鑲者不同。內祭中大祭時祭亦用吉服，或綿纁。

問，大祭謂何祭乎？答，如祭始祖，祭先祖，正月元日是也。

問，黑卽黼素服乎？答，審黼素色似灰色，與黑色有異。黼者，喪服，與黑稍異。黑者，今日本多此色。

問，唐山有煎茶久矣。唐陸羽《龜蒙盧同張文新等》皆有煎茶詩，宋朝有點茶詩。煎也，點也，其別如何？答，自宋以來，皆用點茶，所謂點茶者，點湯也。水大，沸恐傷茶氣，先用冷水數匙，入於湯中而淪茗，則氣味俱全，故曰點茶。煎茶別自一種，如六安等茶，則久煮而後味全，故亦有煮茗之說。然煎茶點茶，世人亦互用之，不甚別也。

問，淪字義如何？六安，何謂也？答，淪者，泡也；入半湯入茶，又加湯注滿爲淪。六安，地名，產茶甚佳，能消積滯油膩，故須久煮而味足耳。座師有二，大座師有本房座師，明朝之制，舉子各習一經，易詩書禮春秋，分房較士。易五房，詩五房，書二房，禮一房，春秋一房，每房各一人，主之謂之本房，座師取中之士，吳棫

兩總裁，副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取字，大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中字，然後登於榜上，謂之中式。二人謂之大座師，此鄉試中式之式也。會試易六房，詩六房，書四房，禮一房，或二房，春秋一房，或二房，大概俱與鄉試相同。

明朝科甲之制，及第後有試錄，暨同年序齒錄，并硃卷刊行其中。速香產占城新洲，較之沉香體薄質輕，色黃多薄片，有孔佳者謂之鯽魚片，武士帽。占城新洲者味甜，柔佛亦產香，然味酸。

唯叭產麻六甲，柔佛等州府狀如濕青，乳香不香，但用以養黃熟，發諸香耳。

冰片生於梅樹，產麻六甲，柔佛等州府，有大如錢者，為梅花片，有上四六中四六，下者為糖米。

排草各處有之，其味香甜，以廣東交趾者為佳。

黃熟香質甚輕鬆，產廣東，用唯叭養，有雲頭花者佳。

藝香狀如滴乳，香色比松香更為嫩白，亦偶有黑子。

冰腦，即樟腦之上者。

生結，伽楠，沉速，皆有生結熟結，在活樹上，旋斫旋取者，為生結。

熟結同上，樹枯，或斫其樹埋砂中，木朽香存，大而成器成形，為熟結。

三奈藥材，世言甘松，諱三奈。

檣麵，卽榆樹皮，去粗皮粉作麵。

粉塢和蘭艫船所用，似瀝青者；爛塢，考字書無此二字。閩人之言，多有有其語而無其字者。

答籛井德昭問

問：刀劍弓馬鎗戟等技藝，士子所當學爲，而於心術之學恐有害乎？答：學者志不可雜，頃言專心致志，此也。若今日欲學何事，明日又欲學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藝，何也？以其志泛而心浮，且欲速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足下稟賦薄弱，恐非用武之器；且今旣食厚祿，又復汲汲於他事，何爲也？

榮海大集 卷三

朱舜水集卷四

議論集

上長崎鎮揭

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於逆虜，使瑜蒙面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爲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辦髮髯首，狐形豕狀，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固見天下大亂，君子遺精，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

不意來此七年，憂辱百端，無因一見閣下之玉顏。瑜意閣下，巡方之任耳，其官則御史欽差，其職則管權廉訪，既與大明通市，宜乎大明細大之情，朝至而夕聞，乃猶難見如此，尙安望見貴國之執政大臣，尙安望貴國之王加禮遠人哉？古者，君滅國亡，其卿大夫以及公子卿大夫之子，義可無死者，皆出奔他國，所至之國，待之者有五：太上，則郊迎，（秦穆公楚莊王之於重耳）而饋之師之；（湯之於伊尹）秦

昭王之於范雎，隨在皆然不能悉數。其次，則虜鎮而臣之，畏彼國之見討，則因而歸之。（施伯之於管仲）有罪則逐之。（季文子之於莒僕）載在典冊，可稽而考也。未有不聞不見，聽其自來去者。儒貴國念忠義不可滅，慨然留之，亦止瑜而已，此外更無一人可以比例。

且瑜世守忠貞，家傳清白，讀周公孔子之書，不識南蠻天主之教，況敵邑與南蠻遠去萬里無可疑。若象收卹瑜，或農，或圃，或賣卜，或校書以餬其口。（漢楊惲南山種豆東陵侯邵平種瓜齊世子法章灌園勝君平賣卜成都市謝疊山賣卜洛陽橋漢宗室劉向校書於天祿閣）可不煩閣下之虜鎮，卽四方觀聽者，甯不播揚而誦美。異日著之史書，一者全孤臣之節，一者增貴國之光，閣下何憚於瑜一人而必欲去之？

貴國取與有義，辭讓有禮，富而知方，仁而好勇，其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既讀書好古，豈不知救災卹隣之道，保全忠義之方？特以通事年行諸司畏法而自全，畫地以相守，不知此雖小故，關係國家大體。閣下巡方重臣，職守大事，乃不能揚貴國之盛名，而反示四方以僻陋哉！瑜碌碌無才，誠不足數，設使大明有慕義而來者，德如孔子顏淵，胸羅錦繡，口吐珠玑，亦且沒沒於商賈之中，拒之使歸乎？夫錦繡藥餌，尊疊盤盂，大明之小物耳，貴國猶且重價以招徠之，專官以防察之，恐人之匿之也，則搜簡而封職

之，羅列於庭而看驗之，驗而中也，則飛遞以上之。至於賢人君子，爲國重寶，既不簡搜，亦不看驗；棄之如敝屣，置之不得不死之地，亦獨何哉？宋人寶燕石而棄美玉，鄭人千金買櫝而還人之珠，世獨以爲笑，豈大國識鑒精明，而亦同於宋鄭之人，取笑後世哉？

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瑜之祖宗墳墓，家之愛子女，皆在故國，遠託異域，豈不深悲，祇欲自全忠義，不得已耳。幸閣下哀憐而賜教之，瑜雖亡國之士，不敢自居於非禮，亦不敢待閣下以非禮，故端人費書進上，非敢悖慢也。臨楮可勝惶悚待命之至！

策問諸生四首

其一

問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誠千古之格言，至人復起，不能易矣！而孟子誦法先王，在孔門稱亞聖，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

禮者教人。」是他人皆當愛皆當敬也，何言之相戾歟？孟子獨私淑諸人，曾子則親炙聖門，而獨得其傳者，何以於秦誓曰：「惟仁人放流去，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獨有取也。愛人者，煦嫗燠煦，謂之仁矣；惡人者，放之流之，迸四夷，則殘忍慘刻矣，乃亦謂之仁人歟？不獨曾子也，孔子亦嘗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前後相刺謬歟？或言仁者愛人之賢者，而惡人之不肖者，然則顏子爲孔門具體而微，曾子爲傳道之器，而顏子簞瓢陋巷，葬而無槨，曾子緇袍無表，三旬而九食，厝思以簞爲冠，辟桑皮而紉之，鶉衣則百結也。豈孔子之力不足耶？魯衛賦粟，皆有常數，卽季孫之饋，歲入亦且千鍾矣。孔子衣喪皆配色配物，「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三高足乃一寒至，此其故何歟？諸生學古思有獲也，卽此現前瑣屑之事，條對而通其理，余將採而獻焉。

其二

問：至人之所以治天下，與天下之所以望治者，宜無古今異宜中外殊俗已，是故「君子動而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然何以同際有周維新之命，同居齊堯咫尺之鄉，而治齊治魯或有不同？周公曰：「不易不簡，民弗能從。」何又曰：「解其瑟而更張之，然後乃可鼓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則先王之道尙矣。而先儒乃曰：「是欲以

結繩之治，理亂秦之緒也。」而徐偃乘襄行仁義而敗亡相踵，抑又何歎？漢家自有制度者，俱矣；而禮者乃曰：「乃翁以馬上得天下，一時輔相諸臣，又皆厚重，惟魯大略，懼愞無文，遂使漢治不能復古，至今傷之。」子輿氏有言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夫道至於堯舜極矣；而仁政乃如斯重且要乎？是故仁心仁聞，民不能被其澤，法不可傳諸後。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總之，兩言而決之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文武之政，未墜於地，布在方策者，班班可考也；幸而虞昌明之極運，不能更化善俗，而狃於淺近荒忽之談。一則曰：「如是已足」；一則曰：「何必改作」；所以誦詩讀書者，徒爲咕嚕之具，詠歌先王而已！豈不重辜先王之道哉？後有豪傑者起，將必非笑前人，因陋就簡，不能作新舊邦，其又何辭以解之？願諸君子據其素蘊，悉心而對，爲國家煥文明之治，著之史冊，垂爲典章，光耀萬代也。

其三

開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周爲天統，殷爲地統，夏爲人統。學士大夫，夫人而知之；王者易姓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自古已然矣。是故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夏曆章，周革殷故，不從其朔而改之也。若夫夏君以禮臣，猶子以繼父也，未有所革，則無有所改也。而何以曰「夏正」？

「上古遠不可考矣，然以草木之勾萌剝落爲春秋。至於黃帝堯舜，皆制作之君也，獨不可推而數乎？「欽若昊天，教授人時。」似乎以寅爲正矣；「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反累其歲之首乎？「璇璣玉衡，斗也；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既已察之而乃昧其歲之首時之首乎？正月上日，何正之正也？月正之日，何正之月也乎？攝位而告於神宗，亦曰正月朔旦矣，豈嗣位七十年，一旦無故而改正朔乎？若然，則夫子而行夏之時矣。又曰：「之杞而得夏時焉。」未曾曰唐之時虞之時也，其說必有所歸矣。諸生學於聖人，獨不開食哉，惟時乎？此爲政之第一義也，幸據陳而明治之。」

其四

問禮，夫人先卒，不赴於諸侯，不成喪，書卒不擇喪，無諡不書葬，不反哭於寢，不耐於祖姑，而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穀梁春秋以爲隱公夫人，然歟否歟？或以爲仲子也。隱讓桓成其爲夫人，而以赴於諸侯，是以王使宰暉之己，何以不書曰葬我小君仲子九年考其宮，何以不曰夫人仲子之宮，何與義例相刺謬與？禮適士二，廟官師一，又曰大夫三，士一，明乎士不得爲王父立廟矣。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大夫不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性，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性，明乎其妻有廟矣，於禮果有合否？疏云：「此謂始求仕而無廟者。」禮或然歟？諸生學古入官，當先明禮義，且研

精六藝久矣，必知禮之所安，其悉心以對，毋隱。

與釋獨立

不佞於人，一字不肯輕與。吏部左侍郎朱開老，老師也，止稱殉難。戊戌年，聞其死時，僕同，本年八月，遂削其配享，及今細問無此事，而後復之。禮部尙書吳霞老，老師也，自經於學宮，止稱殉節。惟於王完老私隱之曰忠烈，稱曰知友，不佞自稱亦曰知友，可知也。若猶之庸人，不佞豈肯一字假借之哉？

三教平心論，其學亦博，機亦敏，舌亦利，以弟恧閱之，未必出於臆作，臆作者無此才，無此識。設使有此才，識，又必不肯寄人籬落，必自開壁壘，與人旗鼓相當。即曰以儒攻儒，如以夷攻夷之法，是又不然。久矣，儒教凌遲，釋教橫肆，既已援儒而入於墨，又何必推墨而附於儒？今日即使更有昌黎數輩，恐亦難障東之之百川。其曰靜齋學士者，不必撰文之時自爲標置，明乎後日緇流之所增飾，晚世僞儒，多有自攻其所親所宗以爲進身之階，如梁山泊殺人劫貨，以充投名狀者，既有投名，則勢不可退轉，故須下此毒手耳。

神光間亦有之。嘗有論劾一朝望極口詆毀，以代蕭雁，蒼病狂喪心，無所不至，乃資以天理羞惡，待之

適已劉謙言僞而辨，記醜而博，潤非而澤，行僻而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鴻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徇，當爲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當函藏石室，今日誠不可懸之國門。昌黎三獨座，有味乎其言之也，何如少俟數年，和道成名立，此時出示入，則建瓴於高屋，而下令於流水。今日是非軒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爲愈，和尙以爲然否？原稿並劉本奉璧，希炤存。

前夏路出豐，去山中咫尺，和尙不能親來面談，反引結夏爲辭，不能無憾。憾和尙不能率真，多所做作也。健翁昧於事理，不能自立，不得不隨人脚跟，和尙必能知其非，乃反撫兒童語爲遮飾耶？揆之情理，必不能安。然事已往矣，言之何補？近者，崎人來問，知和尙及健翁步履如飛，飲啖如故，此大好事。去年人謂尙在巖國者，妄也。長崎往來人甚多，問問皆不易，始信別時易見時難也。

此間有一諸侯欲延和尙，和尙來此，必不寂寞。但彼以二事相要，託居間者來議；弟意和尙必難允從，故不輕諾。昨日又復來，言萬一可允，晤期應自不遠；則往日之深懇，又似多此一事矣。笑笑！俟書來，當以此二事奉聞。和尙卽來，健翁必不肯行，欲覓一通事甚難，不必求其佳，止要一語言誠實者，己自不

可得矣。和尚雖與弟不同，然奮年新例，能唐官者靈爲船主小通，每年可得百金，而父母妻子斷守人，誰肯舍之而涉遠道？故知其不可得也。

東武戶口百萬，而名爲儒者，僅七八十人，加以婦女，則二萬人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就此七八十人中，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妬忌，互相標榜，欲望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關佛，是以蚊滅山也。上公相遇，禮意勤拳，雖魏文侯之於子夏，不是過也。今年五月以來，更加十倍，事物細微，雖一匙一筋，亦必親自經心，恐文侯之誠懇，不能至此，諸卿大夫，又能仰體盛心，更加慇懃，始知姦人彌天布網，枉自作孽，枉自勞心也。意長楮短，病後體發不次，惟希鑒原。外具綿紬一匹，將意，莞納是幸。

答釋獨立

昨暮得手書，因病甚，將就枕，頭目眩暈，未得卽答爲罪。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濟最爲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極多，惟弟最爲艱難，最爲堅忍，而尙兢兢於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辱困苦，分明宜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爲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爲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似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擢髮數。

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响不復，而和尙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輸教之所及，尙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可及此。所面達云云，弟即時力言不可，別後再見，坐談極久，弟並不及一字。和尙果何所聞？相愛籌量之情，感戢無窮矣！秋冬出關告歸，大是美事。中國大叢林儘多，名勝不少；飛錫所及，亦不限定南海，若必欲證修湖普亦庶無雉蜀之分。弟後得歸耕隴畝，當作一方外之交。不盡縷縷，統容晤罄。

答釋斷崖元初

歸讀翰教，知昨日兩過敝止，失迓爲歉。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道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多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麤茹菴，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甯，過歸敝邑，本非爲倡明儒教而來也。生於聖道榛蕪之日，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以管籥之朽索，繫萬鈞之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閉門掃跡，意自可知。聖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敵耳聾，不得肯綮，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爲僧，峨冠廣襦者爲儒，互相攻

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在儒者；咕嗶剿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爲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撫爲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爲徒爾紛紛哉？來教反求於身，極懸擊，極簡當，妙妙！孟子夫子非時非位，直欲以口舌挽回天下，安在其辭而關之廓如也？

答釋月舟

自別芝顏，倏忽間已七載矣！光陰之速，乃爾。每念癸卯年大災酷烈，舉全崎而焦土。此時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消規，和尙不以爲嫌，反於萬衆之中，獨爲尊禮。沈平日對門而居，兩年未曾識面者乎？午夜挑燈烹茶酌酒，款款隆情，至今時在心目；每欲修候，又以道教殊方，恐犯昌黎之誚，把筆而止者數四。近乃慨然自悟，此特魯男子事耳。昔與健老人朝夕起居者十年，彼亦時以其道誘我；此時僕甚貧困，終不爲彼所移。心既灼知是非，雖褻裳涉津，亦復何害，且又未必至此。況略人之情，忌人之惠，以潔一己，是豈君子之道乎？折簡相通，禮自宜然。外具總絹壹端，縐布壹端，將意，惟冀晒存。禪林寺三林長老近況，何似？亦欲以微物寄候，而高闕兄以行李煩重辭之，故不及致書，幸爲道意。

答太串次郎左衛門

昨問極常書到，以俗務酬酢，抵暮而歸，未能卽答；今晨發函讀之，甚喜足下已能見大意，果能及此，則與足下相與其成之易也，十倍於他人；然想足下識力未必及此，若剿襲他人之言，則意先不誠，與大學中庸大相背戾，況乎經綸建立乎古人於強梁之夫，負薪之子，亦勉令就學，豈不佞之有異耶？前所以不許足下者，以足下有其志而時與勢必不能也；儻浮慕聖賢之名，而實爲負販之行，候伺於船主賈客之門，庸恢於有無貴賤之際，明恣欺瞞，少圖利潤，則大辱此典籍矣！若竟棄此不務，則家無恆產，妻子不免於啼餓號寒，治生爲急之謂何？所以不敢輕許耳。不然，不佞於寥寥寡和之日，豈不欲玉足下於成也。

至於尙論古人之言，當更論其世而可。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程子去孟子千四百餘年，世遠年湮，聖學亦既滅息矣！黃老莊列之書，虛無清靜之旨，爲禍於世者，十四朝矣！以及諸子百家，蛙鳴紫色，梵然嘈雜，使人無所適從。然疎而近，俚荒庸而易見，非其甚者也；其最烈者，無如彼釋氏之言。如佛圖澄鳩摩羅什達磨惠能慧公生公之徒，遂能舉天下之心而搖之；高明者昏，愚者

貴者，賤者，善者，惡者，一鼓牢籠於其術中。慘亦甚矣！有宋偉人，爲韓魏公范希文富鄭公文潞公功業，開望炳耀人寰，而力未能除去，間亦有繼較其中者。歐陽文忠文章爲一代宗工，然未嘗得深於聖學，邵康節學行均優，出處可則，惜頗流於術數。蘇明允父子學富才雋，或間以縱橫掉圖之說，或雜以佛釋高曠之談，其無可議者，惟濂溪先生一人，而程氏兩夫子宗師之。

然文獻不足，無徵不信，後得古本大學於蠶叢榛莽之中，殘編斷簡之餘，足以發明其志，滋喜之極，故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孟次之。」而使學者誦誦大學，非謂論孟後於大學，亦非謂論孟之義不如大學也。至於中庸，雖聖人傳授極致之言，大本大經，參天地知化育，然亦子思子爲下學而作也，非曰言性貫天下學必當後之也。然君子之教人，譬如醫者之用藥，元氣無傷而止於虛弱則補之，邪氣侵凌虛火炎上則祛之，祛之瀉之，卽所以補之也。若不知標本之治，而遽報以參芪附子，未有不害之者已！

蘇子曰：「幾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進藥宜審其虛實寒熱燥濕輕重，未可執方以誤後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聞斯行之者是也，則不宜曰父兄在，有父兄在者是也，則不宜曰聞斯行之。何問同而答異耶？急於四書先於

大學是已亦願其所用何如耳，非謂緩四書後大學也。至曰棄此不務，他說先焉，則不佞之所未解也。不佞今日未嘗開門授徒，高自標榜，則不佞之爲此，不綽綽乎？即使開門授徒，庸詎不綽綽乎？玄貞之來，屬辭之而不獲，至今尙未定名誼，又喜兵衛在此無事，故令留讀小學耳。小學者，大學之基本，卽蘇此而止，亦如期門孝經，何乃比之於釋老之虛無，躁進之功利？事親從兄，與忠君理民之業，顧與大學異乎？又何以得罪於聖人之門也？小學而虛空功利，得罪於聖人之門，則舉凡天下之書，皆虛空功利，得罪於聖人之門者矣。不佞未嘗儼然臯比，炫耀一世，而顧責備之如此哉？此非足下之言也，必有爲此說者，亦深見足下之非誠矣。門生之稱，非可泛泛；至若恩師之稱者，誼埒於父子，人生無有二三，未可濫加於路人，已後幸勿復爲之。欲盡其說，而一時事冗，統容他日詳復。

答木下貞幹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非欲其文辭退暢，黼黻臯猷而已，誠欲興道致治，移風而易俗也。自非然者，經綸草昧之初，日給不遑，何賢聖之君必以學校爲先務哉？禮曰：「學則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夫善人多，所以興道；不善人少，所以致治。今貴國君英年職發，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斯貴國之福也；獨是狂瀾

餽倒之日，乃能力砥頽波，未諗何以遂能臻此？茲遠源氏子就學於弟，事甚尋常，而來教則大爲鄭重。蓋人君之好惡向背，則一國理亂之關，而人民禍福之樞機，未可苟焉而已。源氏子誠能踐除俗務，潛心力學，身可爲法，言而有徵，獎率後進，拯救癡迷，則剛伯爲貴國之功臣。若或不能仰體君心，優游歲月，抽黃對白，綺靡秕糠，行垢不淨，德缺不補，使武人俗吏佞邪邀福之徒，指摘之以爲口實，曰某儒者某儒者，則剛伯爲名教之罪人。剛伯既有罪已，弟庸得有功乎？是以屬望之心爲更切耳。使其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則弟亦與有榮施矣！獨幸其風度溫和，質性馴謹，充之以奮發振興，必不煩於過慮。聖賢之學，行之則必至，爲之則必成，譬之農夫然，稱耕易耨，則堅好穎粟，鹵莽而布之，則滅裂而報之矣。非若他道之荒繆，可望而不可卽，可喜而不可食也。本欲詳悉奉復，奈何交淺言深，古人所戒，殊不精筆端津津欲備已！

答加籛明友

今日厚擾，款曲綢繆，石磴扶筇，陟阿觀海，薰留澎湃，蕩滌心胸，日夕披襟，對此足以圖納百川，倘何有紛紛未定得以干我神思，誠哉其爲萬里流也！下問數條，如食之有菽粟，衣之有布帛，民生日用，不可

一日廢者；所望力獎當軸，實力舉行，勿徒僅託空言而已。然世人喜好不同，或愛聯綴標葉，採茹草實，則亦無如之何矣。若以貴國爲偏小爲東夷，謙讓不迫，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之尙有餘裕。昔者滕壤偏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舉行學校，猶且未能究其功用，而學士大夫，至今猶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爲，後必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風物禮義爲歉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歉焉？惟期銳志舉行之。

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也，擴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斷髮文身，侏離椎結，以縲駘龍魘魅者也。僕荒陋不足數，然自漢以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舉凡亘古聖帝明王之都，賢哲接踵比肩之鄉，亦拱手縮胸而遜讓之矣。願在作人者何如耳，豈以地哉？

一一

伏以履端之慶，增長埒於春陽；駢趾之臻，榮茂羨乎卉木。燕喜通失一國，密邇先於遠人。恭維老先生闡聖，觀文全略，知勇奇才，天賜以顛異之資，儒能好問而好察，世載其高滿之位，最勳下士以下人政。

治祖三讓，講讀窮搜二酉。親賢如渴，未必謀之父兄；百官見善，沛然即今已爲出類拔萃。至賢亦猶人耳，義舉奚不可爲之瑜？所以企望良深，晤言獨切者也。

初二日，旌節蒞臨，卽圖瞻對。綠耳目孤陋，聞知已爲後期旅寓迂迴奔馳，遂爾難及。適遇鎮公燕會，不敢坐候回車，訛傳次日星旋，不能伏謁行旆。鄙悻悻快，不知何日重瞻臺範也。後承命召，卽刻整冠面趨，忽聞國事相催，前旛已發，又復中道而歸。及林道策至，謂閣下垂注無已，延佇再三，誤聞返舍之言，方決升輿之計。復令道榮申意，懇款慇懃，是閣下之自處有禮矣。益令瑜起趨，恨惘無地自容也。竊惟曳裙侯王之門，候伺公卿之府，誠非素士之禮。至如閣下僚周公之風，吐握見士，慕蕭王之德，坦易延賓。瑜三造於庭，未嘗少留鈴閣之下，是閣下之令行而教素也。是從官之循理而共上也。如是而不可見，瑜將以貧賤驕人，貧賤驕人又豈得爲禮之至當乎？况貴國未知士大夫相見之禮，而閣下爲之嚆矢，瑜當共成其美，同底大道，而反以僂蹇開罪於執事，則淺薄固陋，過於段干申泄矣。所以惶悚跼踖，不少自安，卽欲修候謝罪，又以初五日小修先人之祀，悲傷致病，嘔血不已，更復稽延數日，罪甚，統容面日荆請。特恐寓居遼遠，仍蹈前轍，是欲補過而益之戾矣。奈何！率泐端帑，統希鑒泐。外拙稿壹，謹錄呈覽。

答明石源助

遠辱書問，自應作答；蓋士君子之相接也，有情有文有禮，未可苟焉而已也。如其苟焉而已，則亦何以異於市井負販百工伎倆之徒哉？是以君子慎之禮，三擯三介而後相見，不然則已褻；三揖三讓而後升，不然則已逼。古之君子，豈好爲煩瑣而不近於事情，緣禮不可瀆耳。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情文卽不能備，然而不敢煩隕越者，徒以禮爲之防也。不佞總角時，恆見先人與士大夫相接，冠裳濟濟，言論丰采，進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時太平氣象，致足尙也。其後士大夫好高脫略，而惡官禮，以爲厭物以爲王道。所謂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絕之辭耳。未能二十年而國已淪亡。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並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以爲古氣，以爲骨董。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崑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今紛紛未有所底。可見禮也者，不特爲國家之精神榮衛，直乃爲國家之楨幹；在國家爲國家之幹，在一身爲一身之幹，未可蔑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知禮之國，當藉君卿大夫愛惜存全之；未知禮之國，當賴明哲賢豪講求而作興之，以登進於有禮。不然，其何以自異推納箕踞雕題鑿齒之屬哉？

禮者，乃天理自然之節文，初非苛禮多儀之謂也；然講求而作興，非博覽旁搜，寤寐孜孜焉不可得已。故學問之道爲貴也。來諭欲絕今而學古，懼其死於茅茨之下，恐無了期，恐之誠是也；懼之誠是也，若實實如此，氣亦奮而志亦苦矣。誠可嘉尚。書曰：「學古有獲志。」曰：「博前經而不恥，語當世而解嘲。」是言不知古之可恥也，可恥則宜恐宜懼矣。氣恆奮而不靡，志恆苦而不弛，何脚踉之不能立定而聖賢之不可幾及哉？最喫緊者，無如我亦乘彝之民，不可不行之語；誠知其在我，則亦何必他求？若使體於斯，溺於斯，歌於斯，哭泣於斯，則亦世俗之民爾，已非所貴乎豪傑之士也。夫千人之中，萬人之中，翹翹特拔，謂之豪傑；混混然隨波逐流，同聲附和，謂之鄉人。二者惟足下擇而安焉爾。

前書却回後，書不答，足下既不尤人，復能痛自刻責；書辭又質實不潤，非繇此一念而充之無已，則子路可希，堯舜可爲，豈斯文之不可與？而懼其始終見絕於先生，誨人不異，不佞竊嘗奉教於君子，足下不自絕於長者，長者何爲而絕足下哉？且貴國初知向方，不佞雖閉門却掃乎？然獎進之意多，責備之意少，故昨暮發書，今早欣然作答，非謂足下之盡出於禮也，亦喜其誠耳。柳川安東省菴者，真貴國豪傑之士，學行俱超超，足尙其苦心刻志，更不可及。足下同產一邦，猶未之知見耶？友一國之善士，其謂之何？儒有晤言之日，當略陳其梗槩也。草率附復，不盡。

答佐野回翁

辱惠書問，遂如素交；風土不同，語言難曉，誠所患矣。破窻不禦氣寒，敝廬不蔽風雨，使令不供，百具不足；貧士之宜然，無足怪者。惟父母墳墓荒蕪，未知爲何人牧馬之地；胞兄戚友在遠，未知爲何人魚肉之資？不得不魂夢爲傷耳！其他更有痛心疾首之事，初交未便深言。台臺爲加賀公推許，僑寓其州，雖北堂在遠，幸有尊闈賢郎，代供甘旨，未足與流離之歎。以僕方之，不啻天淵也。

來問朱王之異，不當決於後人之臆斷，寒暖之向背，卽當以孔子斷之生知之資；自文王周公而後，惟孔子顏淵而已。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他如「學而不厭，下學上達」，不一而足。其於顏淵也，不稱其聞一知十，而丞道其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是可見矣。

朱子道問學格物致知，於聖人未有所戾；王文成卽有高才，何得輕詆之？不過沿陸象山之習氣耳！王文成固染於佛氏，其欲排朱子而無可排也，故舉其格物窮理以爲營議爾已。愚謂此當爭其本源，不當爭其末流。季子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尙曰不同道；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德教相似，治效相方，猶且不

相悅。此豈有所是非耶？

孔子之道，宜可萬世無弊已；何以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分處諸侯之國，遂有異同子夏之教，行於西河，一再傳而遂有吳起莊周之禍，豈孔子之道非耶？若使從其善者改其不善者，闕其疑而應隱者；三人行，尙有我師。若愚不肖，必不可化；陳子禽、叔孫武叔尙毀孔子，二人固及門之徒也；又何有於考亭耶？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照，鳴鶴相聞；其擯宸濠，平峒蠻，功烈誠有可嘉。官大司馬，封新建伯，後厄於張璉、桂萼方獻夫，牢騷不平之氣，故託之於講學。若不立異，不足以表見於世，故專主「良知」，不得不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以僞學爲累耶？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

是故古今人，惟無私而後可以觀天下之理，無所爲而爲而後可以爲天下之法；今貴貴紛紛於其末流，而急於標榜，愚誠未見其是也。又何論朱與王哉？蠱測如斯，僮塞來問，未知有當於采擇否也。連日積念，日不得息，夜不得眠，率復不次，統希崇炤。

答某書

發來書，糾摘前序之謬，讀之驚顛錯愕，不知所云。或者彼時病困心煩，稍涉謬戾，容或有之，必不應乖

屢至此極也。雖自信甚真，然必得原文考證而後即安，一時求之無有。久苦寓中碩鼠爲耗，是稿慮爲鼠竊，累日行坐愉快，日念不佞既以辭章吟咏，鏤冰刻棘非學，復以明興詞義塵飯土羹非學，乃一旦背繆於濂洛關閩，且又自誤於盛世譚氏之說，不佞將安所託其足乎？數日後，忽於故紙中得其草，於是拭目凝神，徹首徹尾讀之，又反覆再四讀之，不禁訝然失笑矣！足下何一誤至此耶？文中大意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當求之於心性氣志之微，體之於家庭日用之際，不但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糟粕，即過於推蔽刻覈者，亦不足以引掖後生。跡象摹擬，既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既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一入於異端邪說，豈尙復有出頭日子？故不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而發生，手舞足蹈之妙。豈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而與濂洛關閩之學有異焉者？濂洛關閩五先生，研窮窮理，甯有疑貳？晦菴先生得力於道問學，尙與尊德性者分別頓漸。朱陸之徒，遂爾互相抵牾。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虛僞，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浮夸虛僞以文其好，以售其術，此小人無行之尤者，而謂君子爲之乎？足下何一誤至此？浮夸虛三者，固不辨而自明矣。

至若指之爲僞，惟有王淮鄭丙韓侂胄陳賈林栗沈繼祖之流，龔齷姦邪，無君無父，營私植黨，排陷名

賢，所謂「桀犬吠堯」者也；不佞今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爲「舉自言笑，無與爲歡」者，又且食蔬衣敝，伶仃憔悴，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爲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即使終留貴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以王湛鄭丙目之耶？所謂浮夸虛僞者，明明白白，自有立言之旨；足下即不能融會一篇大意，乃并不看上下文乎？足下既不知古今原委，又不知國朝典故，宜乎一聞此言，遂囂囂不自禁也。但未嘗求其說而不得，而遽囂囂然辯駁如是，是又一「刻舟求劍」者矣，可笑之甚也！

文中云：「足下但取其精意而已矣，慎毋於聲音笑貌之間，濕其泥而揚其波。」所指本自真切，若使周程張朱諸夫子而既浮夸虛僞矣，又何有所爲精意者而令吾子取之耶？未言子慎毋下於章甫纒掖之間求孔子，然則孔子亦浮夸虛僞乎？辭旨迥不相涉，無俟明者而後知之也。即言洛陽之徒，失其先王本意，以致紛紛聚訟，痛憤明室道學之禍，喪敗國家，委銅駝於荆棘，淪神器於犬羊，無限低徊感慨故耳，未嘗自叛於周程張朱也。即使其中指摘一二，亦未爲過。不聞「君子和而不同」乎？伊尹自佐成湯，以成王業，殷湯崇之爲元聖，而伊亦自言曰：「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顏子不遷不貳，孔子亦歎其庶乎，曾子獨得其宗，而未能彷彿其好學，孟子學業成就，已不能及於顏子之渾然假

令其道大行，而王業所成，亦不能過於伊尹之光大。而一則曰姑舍是，一則曰不同道，則孟子亦非與晦菴先生之於程氏兩夫子，雖曰私淑諸人，然崇奉而善蔡之者，莫過於此矣。及其著書立言，未嘗塗繇無改，且有直糾其失者。熙甯淳熙，先後百年，其間未甚相懸也。及今世遠事殊，而必於葫蘆畫樣，吾恐其謬於聖賢者，不啻千里矣！

不佞初爲此序，本謂足下未必能曉然，聞尊公鴻才宿學，而貴州又多英賢譽髦，故慨然爲之。然其罪多矣：失言罪一也，辭不能達意，而使足下謬誤罪二也，立相信之地，多言而盡罪三也。又且異邦孤子，足下雖刻畫無鹽，良不爲過，但於文義不能解，又不謀之父兄，遂爾大肆譏評，不深得罪於貴州之先生長者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古有是言矣。愚以爲學仲尼而不得，其要不若學鄉國之君子；學鄉國之君子而未得，其真不若比閭族黨之善人。何也？其事父事兄，道得其要，意得其真，吾迺相觀爲善，涵育深而薰陶久，則親炙切而引掖伸；迨既及於善人，於以進於君子，又進而希於仲尼，斯循序而有漸矣。若後生小子，本知灑掃進退之節，未達愛親敬長之方，而遽於天人理欲義利公私之際，與之辯析毫芒，彼不驟然而去，則有答然而喪爾。其曰所論益精，所就益寡者，爲不用世及天地泰否等，其言果何謂也。不佞徒以遯難苟全，本非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足下幸勿再生萬

藤以滋煩擾。論議既不相合，必無復受餽遺之理；來儀藉手敬璧，惟希炤入，萬勿以日本之禮責我也。

與岡崎昌純

春間手札，論三木兄轉致盛意，深感厚情！台下循行阡陌，遍歷閭閻，凡農民動情田畝，墾治汗萊，婦子嬉愉，以及貧家終歲作苦，莫不釐然在目，纖悉備舉，以告上公，此誠晚世之盛事，而爲萬民造福也。今年各處饑荒，溝渠損瘠，被苦行乞者，不可指數，岷岷恐有他變，而獨貴邦無一餓殍，此誠君卿大夫之榮，而萬民之所尸祝者也。當守聞之，理當寵異。

僕謂救荒之策，殆如日用飲食，朝饔甫竣，當思夕殮。今日枵腹，又恐來朝糠釜，爲之君父者，憂未歇也。故當有以處此，爲之十年而殫於一歲，則全功盡棄矣。語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正蓄艾之時也。晏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助不給者，或非台下之所能爲，然不可不知其意。民間固有刈穫方畢而甌石無儲，父母無以養者。別其勤惰，審其疾苦，間施特恩，以卹不得已之人。政在此時，行其激勸也。儻能及今蓄之，邀天之幸，數年豐稔，則公私廩積盈溢，雖有水旱凶荒，亦無大患，卽賑亦不必盡獨公帑矣。惟在台下謀之，諸卿大夫加之意焉爾。嗣後又辱翰教，方在中手書，則不

能代筆多爲虛語，故致遲遲，幸亮原之。前期已近，僕病四月，今已稍愈，晤時當竟夜挑燈，詳續往復也。伊藤貴同寅，希爲道意，或卽以此示之。病後草率不宣。

二

世俗之人，以加官進祿爲悅，賢人君子以得行其言爲悅；言行道自行也。蓋世俗之情，智一周身，及其子孫，官高則身榮，祿厚則爲子孫數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爲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榮瘁，祿食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故惟以得行其道爲悅，雖世莫之宗，其柄柄皇皇之心，固無已也。僕在此屢有啓迪，疑上公漫無可否，故連年堅欲求去，台下之所知也。特爲貴邦風俗所拘，事事皆藉他人爲主，非似中華進退皆自裁酌，欲去則翩然高舉，無有以繼籠之者，是故身雖勉留，居常怏怏。

昨論上公鴻恩汪澤，覃被士民，此誠有高世主之心，而有志先王之道者，非深心爲民，豈能至此？台諭謂是行僕之言，別後喜而不寐，若能擴而充之，則水戶一邦，當無有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矣！今且使仁心仁聞，達乎四境，使含恩之民，歡欣鼓舞，歌頌君德，而上公亦無反汗之虞。僕僕明歲尙存者，當俟食下明秋至止，考究一可大可久之妙，不然，則事或中乖，而盛德窮於難繼，斯強弩之末矣。蓋獨民租，

貸民種，食則倉廩將虛；倉廩虛猶可言也。若代民償百官之祿，斗食以上或可，千石數百石，將如之何？則是小凶而公帑反爲大凶也。其間必其變通經久之道，至子孫亦世可行者。

昨暮以候久倦怠，素所蓄積者七事，一言不得發，儻今夕賤體可支，初十日當入朝，出朝卽造邸中，當擾貴署家常一飯，庶可備談一二事。若十一十二准還軫，又不龍笑饒，反承華翰致謝，益媿。

答小宅重治

古來爲學，不問其貧富貴賤，不問其事餘事簡，惟問其好不好耳。好則最煩最不足者，偏有餘力餘功，不好則千金之子，貴介之胄，祇以嗜酒漁色求田問舍，何復有一念及於學問？且學問者，亦何必廢時荒業，負笈千里而後爲學哉？家有母，學爲孝；家有弟，學爲友；家有婦，學爲和；出而有君上，學爲忠；慎有朋友，學爲言，無往而非學矣；其不得其意者，時取古人之書以印之證之，擴之充之，卽此是學矣。茅容樵子耳，郭林宗勸令爲學，卒爲大儒。世何有不可學之人？漢光武明帝之時，期門羽林，皆讀論語孝經，分番上直，以書納之懷中，暇則出而讀之，何有不可學之時哉？日日而積之，則善之則善，人信人大而君子無不可爲者已。惟佛氏爲喪心敗俗，必不可爲者也。欲爲聖人之道，而以佛氏雜之，是猶烹大牢

於函牛之鼎，而投之以鼠矢，誰能食之？承惠柘子壹盤，領謝！足下抱恙未痊，何故爲此？先以小札奉復，諸容晤盡。

與小宅生順

文章之貴，立格立意，練氣練神；常山之蛇，處處皆應，節節俱靈，真文之神品也。若踞高山絕頂，俯瞰萬物，則遣辭命意，自然超曠；而其要務使有關於世道人心，雖小題亦自有獨到之識，出人慮表，乃爲可貴耳。若止於擒辭繪句，雖復膾炙人口，正如春苑之華，鮮妍易謝，况復有不及此者乎？爲文務使字字句句俱從經史古文中來，而又不見其痕迹；水乳相和，一氣沖融，如蜂之釀蜜，蜜成不復辨其爲何花之萼也。至能自開手眼，則六經皆供我驅策矣。或謂摹某人某作，做某人某句，大爲可笑！佳作路頭醇正，氣勢衝沛，辭意雅馴，與往日所見貴國之文，迥然不羣，展讀終卷，喜躍不可言。貴國自是有人，足以踐僕平日之語；若能著力研磨，深造其極，自可一洗舊習，超然自命。近所嫌者，語意不敷，輒自鑄數言補湊，使人窺見底裏，故曰狐白之裘，不可補以他獸之皮，惟祈慎之。歌曲傳奇，可用方言調侃，記誌亦有之；作文不宜用方言奇字，屈平揚雄終不得埒於經也。佶屈齷牙，以文其淺陋，豈是大手筆。集中

辭銘皆佳，奉命評臨，文遂僭妄至此，幸勿爲罪。

答小宅生順

初識荆顏，惓惓慰諭，深銘厚意，敢効區區。僕以中華穰亂，義不應死，漂零海外，已二十年；幸蒙樹蔭，許得留止貴邦，全忠臣孝子之節。非獨有大造於僕，遠近莫不聞知，亦所以章貴國之明於大義也。茲得偃仰棲遲，畢其餘生足矣，甯敢有厚望哉。

僕幼學之時，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事大非，卽有退耕之心。荆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實無心於富貴矣。壯年謬膺主眷，起家遠過東山，然國是顛危，艱難十倍典午，是以屢違詔命，依稀蔡道明，竟日臨軒，舉朝糾劾，禍將不測；晝夜潛跡，自竄海曲。僕素民物爲懷，綏安念切，非敢以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旣傾之廈。近則爲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無爲也，故忍死不爲耳。

僕事事不如人，獨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無愧於古聖先賢萬分之一；一身親歷之事，固與士子紙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畝之園，開闢泄泄，多者十餘畝，種植瓜蔬，易

粟餬口，非爲困厄，何有咨嗟？至於我道泰否，氣運盛衰，僕不敢與聞。僕固非其人也。若果士大夫專意與聖人之學，此誠天下國家莫大之禱，莫重之典，莫良之務，惟台臺相教勉焉。僕雖遠人，不惟舉手加頰，亦日夜拭目思見德化之成也。

又曰：除一方之害，愚竊以爲不然。僕聞之，本必先撥也，而後風順之，心必先感也，而後譴乘之；高堂廣廈，主人曠而弗居，則必有狐狸鬼怪從旁竊入而據之矣。元神榮衛，不能自固，則寒熱風邪，交至侵尋而爲之祟矣。上公元侯大夫君子，果能知先王之道之爲美，修而明之，力而行之，作而興之，感而懲之，則政治自善而風物聿新，洪水平而鳥獸之害人者消，至教明而異端之害民者亦消，又何待於除之而後去哉？此非和陽五山京師五山能遺臭流毒巢穴而塞之，是乃主持政教者之過也。

武將悍卒，閉居退處，得祿而無所用，積金而洩無所，又上畏憲令，不敢有所舉行。及夫細民富室，黠慧士女，飽食煖衣，羣居無事，安能鬱鬱兀坐屋宇下，乃思招提蘭若，引類呼朋，說法聽經，談因論果，萬機從前之罪過，妄希身後之福緣，於是窮愁抑鬱，罪過多之一鼓而牢籠之矣。彼釋子恣其顛誣，萬千變化，愚迷欲生極樂，一味貪癡，故如寒熱風邪，交侵迭乘而不已，豈非元氣不固之患哉？彼誠知聖王之遺之爲美，則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君臣父子之際，無限精微。家修之尙懼不足，何有餘功及於邪徑耶？

僕故曰，是主持政教者之過也。

或者謂「貴國尚武，何必讀書？」是未知古來名將讀書者之多也。爲將而不讀書，則恃勇力而干禮義；能讀書，則廣才智而善功名。彼惡知之？

謬承深愛，故敢自獻其愚。任筆極言，不願忌諱；若夫自傷落魄，至煩撻天以明詔之，僕實未嘗有此。草廬容膝，歌詠先王，有敵門人安東省庵一人，志同道合，亦足爲不孤。斷盡劉粥，亦足以不餒。生中國不用而不悔，安竊居貴邦，乃得行聖人之道，況景在桑榆耶？厚意誠無限，僕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願也。連日以敵門人事須報復遲遲，幸惟原有。

二

僕以台臺志同議朗，學富謀高，可以與言；且前所教者，皆大事，故披肝瀝膽而不情。接昨日書，甚悔失言之罪。一書之中，有所得所疑，有不安不辨，台臺何用意之深。筆耶？初見之日，有「節義嶮巖」之語，僕謂台臺已得鄙人之素，故洞開胸腑，逸有富貴威武之論，致煩相詰。貧賤不移者，此高朗所親見也。僕僕頑梗，不可理喻，德化捉衿露肘，不能指石點金，夫非以貧且賤之故哉！然僕之志則必不可移，其有非義非道者，一介不可點也。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交趾船頭商旗，目精工駐諸人，及漳泉州船客與

長崎之聞其事而見在者，應不下數百人，歷歷能言之，無煩僕自爲誇明也。苟在大明之故，未可一二數，亦或有能道之者，僕亦不必言之矣。

聖政體用之論，極有分別；然傳曰：「務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兵志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徒以誅殺爲事，而不能使天下萬姓曉然明於邪正之辨，而中心誠服焉，是非拔本塞源之論也。乃若吾道泰否，貴國尙武，及僕居貴邦，安望其得行聖人之道三條；或是僕意疎語滯，或是台臺閱去書不詳，不能知發言之意，而徒奮其英銳耳。蓋進退以禮，謙讓不迫，自是吾儒宜然之道；彼大言不慚，是乃異端誑誘愚弄之術，而語儒爲之耶？孔子孟子，豈獨善其身，無有人心者，雖栖栖皇皇，然亦未聞自衒其玉，揭竿於市以市之也。台論「語似偶然，辨之大早」等語，僕愚陋終不能解。台臺有其誠而未有其度，顧以僕之志爲不同，失之遠矣！何如將去書再三詳觀，則心自舒氣自平，未必負三千里之遠行也。昨夜分還寓，今早又有小恙，率率不盡，統惟鑒涵。

答野傳

從古據高位威稜揚息者多矣，而恭謙下士者獨傳；蛇行匍伏足恭貢繡者多矣，而義禮進退者獨傳。

甯非禮之不可踰越哉！然而其間亦難矣。故惟衛長平與汲長孺千古傳爲盛事，而末若今茲之盛也。僕所以冒昧而來者，蓋稔聞上公以周室之至親，居家宰之重位，問學優於五車，德譽隆於一代。而汲汲下土，不異姬公，故晉謁之時，從容長揖；上公毫不致疑，而情至言耳，慙慙無已，賢明之聲，頃刻遍於聲下。不日間，四方莫不聞之，豈非聖賢舉動，能使天下觀感哉！然僕之微名，亦附駟驥而遠矣。台臺至許之爲大丈夫，僕恐過已。種種獎借，推以人師，退自省循，愈增慚悚。

台臺妙齡博學，志廣辭華，誠國家之上瑞，當代之名珍。私願觀光已見其一，乃執謙如此乎？師曠有言：「少而好學，如旭日之光；繇此而歷於日中，不至從心不踰矩不已也。」何達夫老泉之足云？故知上公培植之深，立達之廣，儻得盡觀上林琪樹，此時不知如何奪目。前者導引勞神，中心感佩，未伸執贊，先旣佳饌，益深銘戡。對使拜嘉，統容面頰，賤恙頭岑岑眩暈，潦草不恭，更希崇炤。

前月十八日，奉華翰，適嘗尊公老丈枉顧，別後卽眩暈，伏枕後雖小愈，手顫不能作小楷。奉復遲遲，罪甚罪甚。雖在病中，讀來書大爲喜躍。自古以來，世不乏才能俊乂，特以不遇賢君聖主，故使環奇抱德之士，費志而歿，良可深痛。今上公種種明德，直可邁越古來。若夫敬之一字，堯舜至於文武，心法

相傳惟此耳。

弘此遠謨，萬善咸萃；自然野無遺賢，自然至於惠鮮綽寡。王道之行，於今見之，此政台臺際會之時也。惟冀共爲敦勉，力襄至治，必期成貴國無前之美，必期爲王者之法，萬愜鄙懷。比之他州區區小善，人所豔稱而樂道者，不啻太陽燿火矣！僕雖衰朽遠人，蒙上公破格隆禮，亦扶杖而觀章叟之鼓舞，可藉手以雪胸中憤悶矣。台翰敬勝意勝誠，師尙父之格言也；至若引用文王一節，僕以爲少有過差。蓋文王之靈，生而知之，終身以之，故曰「緝熙敬止」，非從憂患而得之也。若從憂患而得之，則困心衡慮，已不讓高明以爲何如。近聞上公之招，若藉庇無恙，擬於望日東行，旬日間便當會晤。率率不盡。

與安東守約

昨暮得前月廿八日書，內云：「頃讀至賢之書，反已求之，可愧者不一。」此是好消息。後復云：「一念之差，幾爲百行之謬，及大自懲創」等語，甚爲駭愕！賢契以沈潛純粹之資，學問大端，俱已有獲；或者爲宵小所欺，不能絜察則有之，或者過誤則有之，何至有一念之差，此必有所指也。大夫但不媿於地，不媿於衾影而已，不必求調於衆口也。如不佞與潁川齟齬，繁言沸騰，如琢與江口，捭拾莫須有之疑，

遂爲萎斐貝錦。如孫大肆，豈言至今不佞，必當落於污泥之中矣。何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我念顯不差，非彼所能污。惑其言者，或者貴州數人而已。前江口到柳川，見賢契亦稍有媿悔之心否。或欺天遂非，猶尙自文其過也。

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爲貴國之自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一也。且不佞居於此地，人地則甚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輕與相接，卽有書來，亦當稟明黑川公，其爲煩瑣二也。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猶且岸然如此，淹貫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以益之。三也。其他僮僕乏人，手長袖短，班荆非禮，傾蓋無資，又不在此數。賢契幸婉辭之，多一事不若少一事也。且又無益，萬萬不須務此。杜詩不必更寄，鄭儼老書，已致之矣。

答安東守約

十月十七暮得翰教，雖傳命者失指，亦應作書奉答。緣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聖學自勉；三者，鴻文惠教，辱命丹鉛，此真手披荆棘，力闢草萊而欲奮然身任

絕學。彼時條改行期於十九日，而不肯行李，事事未辦，大爲倉皇；次早卽送文籍書札於通事所，公同封驗，無論此夜力有不能，卽力能及之，亦如涉者獵者一閱而過，漫作游辭讚揚，雖無失於應酬之數，然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義，而深絕貴國眞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諭則何敢？

況古人之書，有經年不答者，有三數年而後答者，足下好古有獲，必不以瑜言爲飾說也。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見者何？不肖雖面牆充耳，聞見狹小，卽舉其所見所聞者，盈尺之璧，不能無瑕，徑寸之珠，不能無類，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則執非禮以爲禮，襲不義以充義，雖上智容有過差，況其下焉者哉？其爲弊亦有三端：岸然自高，枵然自是，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嘗欲求其疵，聞捷於口頰，二也；恐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悔，三也。三者橫於中，其何以進於學哉？

雖然，中國之人，亦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躡出；其來者，非負隱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遊，而舉行不彙，況有全全背戾者；下者，剽風雲之句以爲韻，高者，鏤月露之形以矜奇。聖賢踐履之學，中

勵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情奮發，率德勵行，殫精六藝之圃，評隲羣賢之林；以此躬行，以此淑世，本來識見卓越，絕不爲流波所靡。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甯區區由余之拔於戎，而陳良之產於楚哉？

讀來教誦躍健羨，元定真吾老友，而乃謙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世不聞以仁義禮樂爲宗，況乎其言行而身化之；且子牙之聖，不過於周公嘗爲文武之師，尙父賤卒之智，不逮於安平君亦爲田單之神師，此其中未必無意焉。英材教育，古人樂得；至比之天倫無恙，名德允孚，又曰王天下不與存焉，亦甚乎重且大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之誠，迫于飢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今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進脩之志哉？敵冬敵春，俱非百全之舉；主國藩遠在南北，不肖一見之後，卽當告辭；擬於明夏過來貴國，與足下橫經往復，互爲開發。萬一敵邑徵天之幸，乾坤再造，亦必特奏當寧，備陳貴國之忠誠明信，敬來修睦，當與足下相見於玉帛之壇，暢論聖賢傳心之祕，必不虛今日戀戀之誠。

且夫貴國家詩書，戶禮樂，士興行，俗醇美；與中國世世通好，若漢趙之交，豈非儒者之一事哉？雖然，不肖迂拙樸樸，必不能毀方以合，事正未可知也。

細閱諸作，志大而任重，憂深而慮遠，尙論古人，卓有獨見。退自儆策，刻不容弛。詩序雋雅警拔，時時不失本初，饒有風人之致。然品隘不無太過太刻之弊。

文文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肖亦亟稱其忠。至於天下萬世之稱其忠者，雖繇其死節安詳，亦由正氣之歌，伶仃洋諸詩及告墓之文耳。乃若稱之爲聖，則過矣！身爲總帥，未建尺寸之功，北歸而誤中虜計，幾爲李督府捕斬嶺表，再俘過廬陵而復食。致王炎午有生祭之文，劉堯舉有一誰向西山飯伯夷之句，何忍冒蓬生麻中之嫌乎？事已無可如何，乃思黃冠歸故鄉，何處是其鄉？邦何途是其歸路？他若道生佛生以名其子，甚非大儒所宜，故略其小疵，取其大節可也。猶未若張世傑者，一主死復立一主，匪躬不懈，袍鼓不衰，其弟張弘範爲虜大將，戰必勝，攻必取，號令迅風雷，指麾搖山嶽，間諜日至，游說萬端。凡人至此，豈不動情？宋必不可爲，蒙古必不可滅，豈不熟揣富貴與窮蹙相形，猶獮與潰敗相逼，而且轅門相向，而且鏡角簫鼓，日夕相聞，自非鐵石爲肝，未有不移。而且麾下吏士，孰不畏死亡樂貴富，誰肯委肉以當餓虎之窟，日夜裹創力戰哉？此必有大過人者，卒之國亡，與亡終不失臣子之誼，終不使人纖毫疑貳，精忠貫日，豈不誠大丈夫哉！

至若陸象山王文成之學，事煩楮短，不可得盡，當於面時詳悉。不肖到此，自餘酬對紛雜，舍館未甯，答

言不次，統希炤鑒。

答安東守約

來教殷勤，自非禮飾國典載在，誰敢或踰？其遇與不遇，皆天也。天或有意爲明，爲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爲憂。念賢契喫緊之致，未嘗不心誌之也。不佞欲與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本千年之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爲？款獻之際，仍爲慰籍。

中國以制義取士，後來大失太祖高皇帝設科之意；以八股爲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祿，不過籍此干進。彼尙知仁義禮智爲何物，不遇鉤深棘遠圖中試官已耳，非真學問也。不佞父兄俱緣此得科甲，豈敢自鄙其業；但實見其弊如此。然科甲之中，時或有人：先父鄉試房師鄭諱鄂，四川關縣人，爲蘇州府推官十一年，署府印者九年，歿於官；先君爲之視其含殮，其匣箚所存，止銀貳兩七錢，其清節如此。家兄大座師宰相賀對揚先生諱逢聖者，湖廣武昌人，事親至孝，居鄉平易，流賊焚掠武昌，殺戮最慘，藩王被屠，環賀相公之居里許，不容一人蹂躪。然此千百中得一，無救於敗亡。縉紳貪戾，陵遲國祚，豈非學問心術之所壞哉？

汝其四書五經之所講說者，非新奇不足駭俗，非割裂不足投時；均非聖賢正義，彼原無意於終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至若註脚之解，已見別幅；即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闡，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是以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糧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然亦甚可危矣！

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真千古一人！此孔孟程朱之靈之所鍾，豈以華夷近晚爲限。幸惟極力精進，以卒斯業，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也。至若以不佞爲程朱不佞問學荒陋，文學龜疎，豈易當此賢契求師之專，故以未似之有若爲似也，媿極媿極！如文文山先生，不佞學不足以方之，而志節未敢少遜；但歷履更難，勞瘁更甚，而均一無成，惟高明能知之，奈何自比之畫龍哉？丹心相照，不佞亦具有明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卽行，亦當在來月初旬。近日病甚，序文自當構上，毋煩再四。疑問數條，逐一剖悉，來饋疊疊，不敢祇承。吾輩意氣相期，享不在物，藉手上，惟希炤存。

答安東守約

讀來輪知蘊結憤發之概，表章羽翼之誠，敬羨賢契其將以身率末俗乎？抑將以口舌爭之乎？中國大亂，至道晦蝕已久，卽貴國亦在勾萌初動之時。足下但當與二三賢智噓息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慎勿以斧斤剝啄之也。前者權秀長畝，嘉種間生之說，已殷殷危之，豈尙忽視之與？譬如人膏盲之疾，尙羸不支，近幸少有主意，且當寶膏精神，調和糜粥。明知二豎之爲烈，然不敢攻之也。埃其元氣大復，則百邪俱退，養之以梁肉，治之以藥石，宜無所不可。賢契何憤憤於一擊之力，急欲以將絕之息，與二豎爭衡乎？

且此不可以口舌爭也。爭之而不勝，助彼江河日下之勢，足下任蕃武之譏，爭之而勝，遂成萬瀾橫決之憂，足下懼卓紹之咎。千古以來，惟玄圭之功爲不磨也。昌黎功侔神禹，當時亦不肯口舌相爭。萬希高明留意！子厚文雄奇磊落，足以庶幾昌黎，要我胸中自有主裁，何必忌其形跡。聖賢之學，惟患不好，既好之，隨其質性所近，必將有得，毋以未能爲歉。聖學有不備一語，直透狂夫心髓的的如是。韓文貳本壁上，並述略壹部。不佞力疾數日書此，封誌二十許日矣，因無便竟不得寄將。此外更有一書，臨發避疑，遂復留取。賢契幸詳覽述略，若必欲得此書，可遣一急足取去。儻在可否之間，埃駕臨面致之，未晚也。

答安東守約

自寓中裝治門檻之後，於今兩月矣。如琢如斲，於今一月餘五日矣！日夕茫茫，如在夢中。卽如年之臥室，欲掃除而糊理之，亦自無一日之暇。卽有半日空閒，亦自心中厭煩，不耐舉手矣。嘗憶初夏時語賢契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今半年矣，兩月病後，開務較多，匆匆酬應，猶尙獲戾於人；可見受人牽掣，不獨不許高尚，卽使患病，亦復不許。因誦西子之句：「年年絳蓀，爲他人作嫁衣裳；夜夜辟爐，常向隣家借燈火。」夫借燈紡績，勤至矣；貧窶亦甚矣；他人嫁衣，總來於已無與；西子絕世之姿，顛倒如此。不佞於他人之事，攢眉以應之；於賢契之務求，則東之高閣。謂之情則非情，謂之理則非理，非情非理，謂不佞胸中有涇渭乎？

昨午接來書，具悉雅意，俱不佞食之有媿爾！東行之事，非不佞之意；前月廿六日，鎮公所促一稿，在如琢如斲處，自當寄覽。前答他國佛者云：不肖本爲避難，初非爲倡明道學而來；目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陋而冀倡明絕學，是猶以素朽之索繫萬鈞之石，懸於不測之深谿，豈有其不隕而墜之理乎？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促膝，抱甕之暇，尙論古人，揮去俗務，自砥身

心，不更夷猶滿志乎？

先儒將現前道理，每每說向極微極妙處，固是精細工夫；不佞學極難重事，一概都說到明明白白平平常常來，似乎膚淺庸陋。先儒之言，「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之旨也，不如此不足以立名；然聖狂分於毫釐，未免使人懼。不佞之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也；「有爲者亦若是」，或可使初學庶幾焉。而不佞絕無好名之心，此其所異也。末世已不知聖人之道，而偶有向學之機，又與之辨析精微，以逆折之，使智者詆爲芻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則聖人之道，必絕於世矣。此豈引掖之意乎？賢契尙須於此體認，擇其優者而從事焉。

答安東守約

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爲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今貴國有聖學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昌明平治者。近者，中國之所亡，亡於聖教之墮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

至云賢契省諸費，欲少益於不佞，世甯有此理乎？賢契雖加意無已，亦不得越於禮義而行，爲他人所非笑，反非所以益不佞；且不佞近日頗有起色，即使借債多，不過百金，亦爲易了。近作極好極進，甚喜！靜坐澄心，亦不必改；亦不當用佛氏本來面目語；豫章延平亦不必如此顧忌也。冗甚，不多及。

答安東守約

來文貳本并前年所寄參軸，一概批閱，已意奉上。來教真切，故不敢泛泛虛譽；然過於直筆，似非近世所宜，幸有以亮之。大凡作文，須根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既充溢，則下筆自然澹泊，不期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譬如貧兒開筵，不少器具，便少醴醬，如何得稱意；而性靈尤是作文之主，老弟性醇美，見解卓越，固是名手，而得之於貴國未知學問之鄉，真開創大英雄，但時有純駁，則善人未入室，理之常也，非筆舌可盡，須面割始明。

諸詩未見大方，然近日之詩，非理學所急，卽夫推敲工緻，不過炫世靡文，尙祈加意精研理性，以爲一超世奇男子。望切望切！不肖在舟既久，到此多病，頭目眩暈，足浮氣虛，加以心緒未甯，當事又復促行。序文未得構上，少暇當爲之。先附上五本軸，乞炤收。餘埃再言不盡。

答安東守約

前書倉卒，未罄所懷；次日復得手書，謹再條答：

不佞年踰六十，平生不敢倣妄，至於「知己」兩字，他人以爲尋常贈遺語，不佞絕不肯許人。兩老師如少宰朱聞老、大宗伯吳澧老，骨肉之愛，最真最切，不佞亦未嘗用此。惟少司馬全節完勳王先生足以當之，今得賢契而再矣。如武林張書紳庶幾近之，而未可必。敵友陳遵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胤息相子，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他若威虜侯黃虎老，知之而未盡；其餘比比皆知敬愛，或者稱許過當，總未能相知。不佞於二字之嚴如此，來札云：不佞非能言不能行者，此賢契極有限力處；不佞生平無有言而不能行者，無有行而不如其言者。至若文章合道，行誼合天，此是子思孟子一流人。伊川先生以下，或多媿焉。不佞豈敢當之？今賢契懇懇求不佞之爲人，不佞敢自評。不佞之爲人也，心爲上，德次之，行又次之，文學又次之，而書法爲下。不佞之心，堯舜禹稷契臯陶暨伯益之心也，而無其位；方亂而先大夫卽世，未聞君子之大道，立身行己與人之要，俱從暗中摸索，故德次之事不足以遠，功不足以長世，故行又次之。三者同條共貫，而爲

之區別者，時與遇之故也。學與文者，僅僅呼唔塗扶而已，豈能望見古人書法無師承，無功力，抑文不足言矣。勉旃勉旃！共明斯學，於賢契有厚望焉。不佞一息尚存，亦未肯少懈也。

賢契既好聖賢之學，自然能知行，未能知未能行，非所患也。況今日所知所行，種種皆是能事，但貴引而伸之；他日聖賢真種子崛起，當在貴國，毋多讓也。所答子房贊中「雖若」二字，因漢高有「三者皆人傑」語，故子房爲百世所推，不佞獨心不滿於張良趙普，而前此有阮籍深貶之，極得子心，故用「雖若」二字，少揚之，隨即痛下貶辭也。左傳用杜林合注解極得，合胡傳更妙；杜襄陽一生精力，獨在左傳，或者遠勝孔氏疏耳，屏貳幅書上，諸再鑿。

答安東守約

狂瀾莫砥之時，有能屹然自立，便足爲中流之柱，貴國惑於邪教，舉世不能自拔，忽有以聖人之道葬其親而不以邪教誣其親者，便當爲之執鞭，不必問其盡合於禮否也。此亦庶幾素冠素鞵之意。若必以珍兄徐徐律之，獨不聞西歸者懷之好音乎？但其中文飾之辭多，惻怛之真少，是其所偏耳。其有大錯處則議之，至於治棺治壙作灰隔絕，然不知其於家禮，亦似影響，未嘗真有所得也。前聞久留米磯

部勸不自下行三年之喪。今日有書至者云，土佐大夫野中傳右衛門葬父依聖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葬禮如此；則貴國非盡以邪教陷其親，特人自沒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爲驚世駭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

來字所駁問者，事事切當，前文又剴爽精當，得之甚喜，足見賢契近學之大進。作棺圖全式，及分合之式，俱畫成奉覽，其中有不明者，不妨往復。此大事也，貴國板佳而價廉，聞京中每五塊不過拾兩，與中國大相懸絕矣。禮雖不豫凶事，然親年七十，當以時製；若一促求之，豈能有及。特懼所見不一，不能如人子之懷耳。若賢契得行其志，則治棺治壙葬之禮家禮之意，斬衰齊衰之製，尙當細講；但慮相去遠，有事不能面罄，甚爲悵快！不一。

答安東守約

賢契之號，知者甚多，必不可更；若使賢契之更，是不佞以不肖之心相與也。異時兩人均受其罪，均不得爲全人，所關豈眇小哉？若非貴國初有此空谷之音，繫於天下國家爲甚重，不佞早已辭却之矣。晉時蘇峻之亂，會稽重地，朝廷以王舒爲之內史，舒以父名會力辭之；朝議以爲會稽之會音貴，不當迴

避舒以音異而字同，終於不拜，朝廷不得已，改郡名爲鄆。彼纖兒目不知書，安知大義？彼又不樂聞人有好事，必思所以搗壞之，是故信口胡柴而已。而善人君子一時不察，則必爲所欺。辛丑四月，賢契欲改而不佞止之者，一則以事未有定，二則以「守拙」之名未佳，故不聽耳。至引李彥古爲笑，賢契亦常憶之耶？冬賢契請改，而僮父撓之，一誤遂三年，中懷日夕耿耿，是以有前此之書。書到賢契，毅然改易，誠爲快事。深感深感！省庵者，前因曾姓而成今名，須得與省字關合；緣未開貴國之音，多致數字，惟賢契掄其佳者用之。守約，守仁，守義，守禮，守道，均爲曾子之事；若守整，與曾子未合，且不典雅，賢契頗有所考據否？今當詳定，毋容亟改也。

賢契之學之行，遠近所推，前書「一念之差」之語大爲駭然。今來五事猶未貼切，不佞於賢契之來，一事無注，一字無疑，惟此大費推敲耳。談論輕疾，乘喜失儀，習俗漸化，言涉非禮，必不至此，稍稍有之，亦自無妨大德。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可見君子無時不莊，而猶以近人爲念。不佞質性莊嚴，不能自化，每每以此爲病，賢契豈可復蹈之？且「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禮特言其大要爾。自朱子言之，儼然泥塑木雕，豈復可行於世？賢契人品已成，學識已裕，循循深造，雅俗相安，小有過差之處，但當隨事省改，一心不懈，自至純全之境。何得有「百

事俱非」之理？若果有此，又不當於爾我之間諱言之也。

習射非惡事，多至十數人，亦不得望望焉去之；獨不聞不如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乎？但須獻有主張，自然不爲所移。飲煙不能絕，只是欠剛毅，非爲大害；心役於毀譽，誠哉鄉愿之學，必不可也。若使毀譽以爲美惡，是他人爲我作主，我不得爲一身之主矣。世有他人代我爲聖爲賢者乎？不必遠引，近日交趾人來問，彼大爲傳誦，不佞在交時，豈無有毀之者。今日久而萬口同辭，自然可鑒也，自有其真也。不佞今者在此，猶之在交也，雖有一二讒人，必不能亂我之真；卽今讒人心術隱隱之中，已早有神明降之鑒而奪之魄，此卽天地間至公無私之道也。特彼羞慚，不肯直陳其造謀之罪；若彼能自首，實將來未必不可改行從善也。毀譽之來，但當自反於己，自反於缺，便屹然不動。孔子尙有無戾無郵之歌，子產有孰殺我與之謠，毀言何可徇也？諸容另聞。

答安東守約

代管之事，悉如來議，別無所嫌，惟一年求仕進，不得則歸鄉，此事大須斟酌。大明人求徽名，尙有五年不得十年不得者，今貴國仕進則得祿，得祿則終身享之，尙可延於後世；而欲取必於一年，何仕進如

此之曷也？繇此推之，則躁進之心，無所不至矣，則亦少不更事矣！果能一年而仕進，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卽有如此之才，亦不敢出如此之言。欲此自藉其才力門地乎？抑藉不佞爲之階也？故曰，小不更事也。若曰，恐其後來萬一有不佞之事，而持兩端之見，則大不然。人有少年老成者，亦有老姦巨猾者，何可以年論也？但當視其前日之明爲何如耳，前日之處心積慮何如耳。若恐後來萬一有事，則舉天下之少年無一人可保，此非賢者之言也。旣已商之於十時，繇布二公，而又奪之於悠悠道路之口；若遇大事，孰肯出一言以保舉人材也？內稱臣，外稱客，無有不可；貴國風俗之降等者，與代管毫無所異。不佞何吝而不與之名，且不能向遠來外來之人自號於人曰，我客也，我客也。且不佞之病，好以廉恥待人，故往往爲小人下流之所侮弄；彼若果能自好，雖代管亦自優禮，不必於此屑屑也。

與與村庸禮

三好安宅，貧士也，介士也，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矜其門第，困守衡茅，其戚友瓜葛，亦時有憫其窮而飽之粟帛者，不屑受也。大布穿結，二旬九食，恬焉自以爲得。不佞知其然，故減關柝之祿而衣之食之，安宅謬以爲伯夷所樹，衣之食之而無疑。如有年矣。不料纖悉皆聞於賢契，而賢契又洞知

其家世，洞察其行藏。夫蒐訪人才，乃鈞軸之任，而進賢受上賞，又擬古之志也。今世之士，大抵奔競，飾貌也，而君相之取才，大抵先容也，捷給也。先容則輪困而爲千乘之器，飾貌則敗絮而登清廟之筵。安宅，慚慚無華，未嘗見其才具。昔者，子貢問士之上者，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然則取士者，可知也已。安宅與不佞遊，於今六七年，淡水之交，始終如一。晦明風雨，未之或改。其立身，其存心之可見者如此。若或受知遇之恩，彼必能竭其力以報稱之矣。至於才華，甯戚百里奚，鹽車自力，短布商歌，亦何嘗以才略自銜哉？賢契有意拔擢之，姑羅而置之臺下，試可也，而後升諸公。他日在安宅，不失處士之節，在賢契，不失知人之明，斯兩得之矣。且足下以勵世磨鈍也。

與奧村庸禮

昔呂蒙爲石城長，吳主孫權謂之曰：「卿今當塗掌事，須當讀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卿多務，孰與孤？孤少暇，即讀書，自知開卷有益。孤非欲卿爲學如博士應舉，但不學而蒞事，猶如面牆，義理遠錯，何繇斷決？」蒙遂折節讀書。後過魯肅，談議之頃，肅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曰：「士君子三日

不見，使常刮目相待，君何見之晚也？其後薦於吳主，遂爲大帥。

夫以蒙爲屯將，曲長而石城爲小邑，猶且謂之當塗掌事；今賢契職親祿重，大用有日矣。又且年富力強，耳聰目明，而不及今爲學，一旦參掌大政，機務填委，輕重狐疑，不能踴暢，豈不貽覆子孟寇萊公之誚乎？古人云：「世間何物最益人神智？曰無如讀書。」然則讀書非特修身正行，適所益人神智也。

漢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文，蓋爲此也。然中年尙學，經義簡奧難明，讀之必生厭倦，不若讀史之爲愈也。資治通鑑，文義膚淺，讀之易曉，而於事情又近。日讀一卷半卷，他日於事理脗合，世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繇此而國語而左傳，皆史也。則義理漸通矣。吟詩作賦，非學也；而棄日廢時，必不可也。「空梁落燕泥」，工則工矣，曾何益於治理？「僧推月下門」，覈則覈矣，曾何補於民事？「難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機？而且撚髭嘔心，儻或不能工緻，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於詩名？賢契若欲猶夫人而已，即今宜無不及人者；若欲希縱往哲，自求出類，非學古豈能有獲哉？其詳已與木順老面言之矣，并欲作一書致令郎及令壻，冗葺不能也。幸卽以是語之。

答與村庸禮

古之能自得師者，公侯間庶幾有之。周公、齊桓、楚莊、魏侯，斯其最著者也。漢亦有平陽侯參而蓋公、非聖賢之徒，然猶能載其清靜，治齊作丞相，而有甯登之效。至於鄉大夫之求師者，蒼鮮矣。詩云：「子子干旄。」朱夫子謂大決之下賢也，不佞謂慨當時鄉大夫之不能下賢，削見干旄而發耳。就「子子」二字，已自可見矣。若曰僅僅有此也，下賢且不可得，況有求師者哉？世之最難者，無如交道矣。而師弟子爲尤難，而富貴貧賤之際爲尤難。以中原人爲之師，而貴邦鄉大夫爲之弟子爲尤難。不佞耳目聾聵，而口復暗啞，賢弟何取於不佞而欲以爲之師哉？賢弟篤敬溫淳，志在立德，參贊機宜，地親任重，不佞與賢，相去遼遠，今入覲抵都，又以政務旁午，未嘗得與不佞久處，真知其某事爲賢，某事爲賢，欣然而羨慕之而敬服之也，不過以人言譽之而信之耳。以人言譽之而信之，不將以人言毀之而疑之乎？况貴邦毀人者，比比而然，吾見毀精金美玉爲瓦礫者矣，吾見貶寶鼎爲康瓠者矣，未聞有譽人者也。况不佞儒而日本遍地皆佛，噓佛之氣足以飄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孰有譽之者哉？不望其譽之也，誰復有諷之者哉？水戶上公尊之信之，亦已至矣，勸之者多端，未嘗見疑，然能保其終不搖奪哉？語曰：「易合者易離，善始者不必善終。」吾欲其終之善，故不輕其始之合也。是以門人三省屢以爲言，不佞難於造次，蓋欲堅却之，則乖賢弟特達之知，欲冒昧承之，則犯前賢好爲之戒。是以再三遲疑。

前諭欲如安東省菴，省菴雖一介寒士，然其高才卓識，盛德虛心，則有不可及者矣。親疎戚友之間，搖之者萬方，而終不惑；敵衣陋室而不恥，竊飯瓢飲而不悔，使大邦能振興於聖賢之道，則若人誠君子而尚德者矣。使賢之志意能如省菴，則不佞又何有世俗之慮哉？

前月廿六日，再請於上公，諭以賢弟意思真誠，理無可却，且言之甚爲肺切，不得已慚視勉承之耳。聞之德足以爲世儀，言足以爲世法，而後可以爲人師。今不佞有一於此乎？但期相與有成，進德修業，致君澤民，功在社稷，不爲世俗所訕笑，他日不爲兩邦口實，則幸矣幸矣！裁復遲遲，絕希原亮。

答奧村庸禮

廿七日承翰教，備論近來福祉。及詳讀史之有益於治理，司馬溫公輯通鑑，始於以魏斯趙籍韋虛爲諸侯，亦猶孔子作春秋，始於魯隱公。聖賢之大經大法，於此見端焉。俗儒金履祥不佞鄉人也，乃取李應長編及龍門史記以冠其首，名爲前編。此賣英備之見耳，徒使讀者厭觀！故前書云：資治通鑑也。且看此一部，俟文義透徹，玩索精熟，然後取別部以益之，不在豫先求全也。儻得同志之友十人五人，共相講磨，則事理自然明白，見識自然增長。若有疑難者，姑置之，待來年到此，不佞尙無恙，互相賞證。

者闕之，愈久愈覺有味，自然不至厭煩。昔子房與他人語，如水投石，無有入也；與沛公語，如石投水，無弗入也。今不佞之言，賢契深相契悅，他年表表於世，謂是不佞領袖之，庶可無愧一番相與也。不佞舊年多病，今歲殊康健；每年病夏，今年亦無此疾，可慰遠懷。秋冬或有大病，亦不可知。目下急欲作一棺以俟之，遲速非所計也。草草佈復，不備。

答奧村德輝

「慨焉激勵以竭其力。」意思甚好。孔子嘗言：「不憤者不啓，不悱者不發」矣。慨焉激勵者，其憤悱者也。慨然者，志也；激勵而竭力者，氣也。志氣感奮，其學有不成者乎？竭力二字，受用無窮。竭力以事君必忠，竭力以事親必孝，竭力以讀書修己，則必爲賢爲聖。人之所以不肖者，皆不能竭其力者也。或竭其力於無用之地耳。又思天下能言之士恆少，而富貴之子受病恆多；非富貴之子生而不善也，其所與遊者使之然也。其所與者，軟熟諧媚，奔走趨踰者已耳。大者希其恩澤，小者賣其衣食，導之非僻，誘其邪淫，以爲悅。無美而譽之，有惡而飾之，以爲功。父母又教禮而難於責善，則有過而不得聞，日流於汗下矣。

書者，驕忌盛服將朝，擊鏡自照，謂其妾曰：「吾孰與城北徐公美？」妾曰：「君美甚，徐公不及也。」少焉，其妻至，問之，妻曰：「徐公不及君美遠甚。」因出而問其客，客曰：「徐公豈能及君？」忌仰之入朝，而謂齊王曰：「城北徐子，天下之美丈夫也，臣自知不及徐子遠甚。晨起將朝，問臣之妻及臣之客，皆譽臣之美，不容口。此無他，臣之妻私臣也，臣之妾畏臣也，臣之客皆有求於臣者也。今王之宮中，皆私王者也，立於朝者，皆有求於王者也，四境之內，皆畏王者也。臣恐王不得聞其過矣。」今足下雖萬萬無此，吾恐他日爲軟熟諸媚者所陰中，故預言之，使吾子察之而不違不若也；又恐爲他富貴者見之而怒，故開筆者再三。又恐逾七之年，一旦溘先朝露，則斯言遂不得聞於吾子之耳矣；甯可言而過，不可自愛而不言也。光陰若流，事業無就，此蹈襲前人語，非也；但嘗曰：光陰若流，不讀書行已，則事業必無所就，此卽慨然之意已。遠惠能州海參，與老年人甚相宜，謝謝諸惟激勵而竭力耳。

答輿村德輝

盛使來，承惠厚儀，領到謝謝，因詢屈下用功何如，備悉近來安好，且聞今冬舉姻，甚喜。夫婦禮，萬世之始也；而古者婚禮不賀，何也？古人意味深長，禮義周至，甚可思也。足下其悉心以禮之。夫人之處世也，

出入不立異於時俗，而行已不負愧於古人，斯可矣。欲不負愧於古人，非讀書明道無繇也。前年見足下時，方在成童轉瞬之間，已冠已昏矣。詩云：「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卽此也。冠者，責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少者之行於人，故禮不可不重；而足下今將有爲人父之責，若失今不學，不過一時俗庸人已耳！出則騎大馬，乘高軒，僕從如雲，擁衛之已耳，其能有出類之望乎？惟在足下勉之矣。

孟子謂：「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言可深長思也。夫待文王而興，猶且謂之凡民；待文王而不興者，其將謂之何哉？足下欲爲豪傑之士乎？欲爲凡民之不若者乎？吾知足下必欲爲豪傑矣。他人類以好言贈遺，而不佞責成獨深，非不知時俗之習也；特以一日之義，不可泛泛耳。外具花袖二疋，非以爲賀也，但不脫俗已爾。惟希晒存不一。

答與村德輝

遠出方歸，漆漆家室，乃於百忙中存念老朽，作書相問耶？初願甚奢，後來謀食不偶，轉瞬之間，歸期已迫，人情事勢，大抵皆然。然而不必以此爲悵快也。能學，則稠人羣聚之時必有我師；事務紛錯之際，實有其學。人人所能而我不能，則不劣而不得不學；人所不能而我猶能，能則不廣而益奮於爲學，則無

地非學也。彼自暴自棄之徒，日與其師相接，且不知其師之白黑青黃。豈能有益於學哉？昔有一名公，元老命吏書牘曰于寶，其吏跪而復曰命是管臣，合是干寶。此老瞿然起敬，改容稱謝，與各部堂曰：此吾一字之師也！若能如此，則何學不成？傲然自足，則何德不墮？故曰：學者立志當如山，求師當如海；以此思學，無弗得矣。不佞近雖多病，不足爲害，然「老健春寒秋後熱」，終非長久之事，况未必健乎？勿勿裁復，不盡。

答古市務本

爲詩豈盡無益哉？能如三百篇，風者足以勸，刺者足以懲，善心發而逸志創，於世道人心，未嘗無補也。然必天子巡狩肆觀，陳詩納賈而後有益也。是故王迹熄而詩亡，豈遂無詩哉？詩之用亡矣！至宋之中葉，天子猶自讀書，知詩「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寒則曰蘇軾，終是愛君」，世間惟有塾龍知「則曰：彼自詠檜，何名謗訕？今之詩益無用矣！高者宣淫導孽，下者學步效顰；掇取事文類聚及詩學大成等書，節令名物，敷衍數字，雜合成章；此不過欲虛張名譽，巧取世資，何嘗發之性靈。甚至公侯卿相不能察勸，反舍其政治，習效成風。如東晉清談，遺落世事，及嗤時賢謂含瓦礫，執郵客，是豈邦家之福哉？故曰：

詩不可爲也。

得來書，深喜勤學，則不患資質鈍；勤學則不患無立。兩目如燈光水晶，焉用彼相將乘長風破萬里巨浪，豈虞無舵。若失今不學，則涉大川而無舫楫，罔水而行舟，何所依而定乎？使旋率復，惟希加意勉之。惟不自安於庸人，則必爲豪傑矣。

與平賀勘右衛門

辱惠書間，具悉愛厚。去秋百穀順成，足下政績茂著，不辜夙望。前諭弘濟生，謂五致書而未達，此郵簡之過，亦所託非人，然雅意已心誌之矣。足下向膺郡命，聞之大爲稱慶；在政府可謂爲官得人，在足下可謂才稱其職。其時卽欲作書，少竭愚衷以勸新政，特恐足下蒞事之初，求治太速，行之或不以漸。而貴邦積疲之民，積猾之口，彼意所不堪，易騰怨謗，適足爲盛美之玷，故甯徐徐耳。

今上下已相信矣，竭誠鼓舞，此正其時。舊冬與玄仍吉兄言，勿減賦以求悅民，勿增賦以求媚上；一如舊額，而勤力其中。百姓得其盈餘，漸可仰事俯育；倘若有心立異，其非長策。蓋不能安其位，則善政無從得施，康節先生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其言可深長思。萬一有非時輕用民力，自當盡職。

力爭，不可畏威惕懼。方春一日不耕，則舉家終歲不飽，何易于以縣令執笏牽舟，而不敢擾百姓，可法也。

井田之法，固後世所萬萬不能行，而井田之制，溝塗封洫，旱澇蓄洩，制度詳盡，則田官所不可不知者也。向亦嘗言其梗概已足，下尙能憶之乎！古者，農官方春，卽舍於郊，歲內，卽闢穀種，戒農具。如此勤敏，百姓安得不饒裕。「衣食足而後禮義生」，此教化之厚，不可不留意也。貴邦田多沮洳，水浸則土膏不存，土寒則禾稼不發，而且播種太密，冗雜逼迫，求其暢茂蕃碩難矣！蓋陽多則氣蒸，雨之既之，其苗溇然而秀，種疏則條達，或耘或耔，其禾兀兀而興。漢耕歌云：「深耕既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可徵也。

惰民妄言土惡，則必不可信；此間土地肥饒，黑墳赤埆，用力省而發生多，遠過敵鄉。若或久荒久瘠，豈可歸罪土田，自非境塌，必須親爲試驗，毋輕聽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門，所謂閭也，閉也；里有正，有胥，耕耘刈穫之時，日坐里門，朝則出民于田，久則入民而息。如此，則游手惰情之弊除，非僻奸宄之萌杜，法甚善也。今民零星散居，亦可以漸而復否？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然則農功之當日夜以思，朝夕以行，可知也已。昔者，趙過富其民，棗祗富其公，

杜詩張堪百姓歌而樂之，惟願足下追蹤古人，先勞無倦，上嘉其功，下歌其德，名垂後世，式布四鄰，則丈夫男子之事已，士惟在有爲耳，不在官職之大小嶽卑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與源光國啓

伏以啓宇於東，正青社之攸寄；建中爲極，奠赤子於咸甯。雖繼世以守其成，實創業而垂其統。愚民誠難與慮始，識者先知其克終。忤舞情深，揄揚莫罄。

恭惟上公開下，文事武備，學優行成；仁義裕於天常，孝弟誠堪世則。爲子爲弟，爲叔父，貴無匹於當今。敬賢敬德，敬多聞，法可傳於來禩。慈惠之聲，日遍宇下；憂勤之志，夕惕胸中。茲適孝思之有終，正當訪落之伊始。萬民已安於衽席，一心若納諸溝中。非爲號令之一新，改其舊政；但使整齊其已甚，濟此微猷。欲臻美大之觀，聿新庠序之教。成德有造，壽考莫踰於西伯；制禮作樂，達孝欲協於周公。誠得絃歌編於一國，矧君仁政被於八紘。葺屋無豐，人民胥慶；華封多祝，奕業其昌。伏願好善好士，興讓與仁；舍己以從人，居尊而忘勢。法暘曦而爲照，無一人不飲其明；矢金石以爲盟，非他道可渝其志。續舊邦而新民，與斯人而入聖域。之瑜臨啓，可勝歡欣踴躍之至。

與源光國

惟沼園乃觀遊所時有，與民偕樂則爲樂；燕會亦慈惠之恆情，奉三無私而稱勝。詠物華乎天寶，玩美景于良辰。茲蓋伏遇水戶侯宰相上公閣下，恩均化育，德洽陽春。興發遍於域中，黎庶忘阻饑之厄；補助周乎四境，蒼生賴回天之功。於是乘時行樂，陟卷阿而矢泮奭之音；遂欲一視同仁，蒸吉士以繼優游之躅。

瑜誠無似，眷顧尤深；屈公侯之尊以隆寒士，處理道之最而啓後人。縱觀名園，流連勝境；瓊花夾道，關瑤英而韞玉屑；琪樹成林，綻黃金以儼蠙珠。濟楚肆筵，貫魚銜命；池凝碧落，披載籍于東方；酒滴葡萄，來醪醕於西域。事事咸留清，一一盡發滌。衷身進食，飲者三人；千古僅聞周公之美，躬觀饋醕者數矣！一介敢矜，桓子之蒙。在之瑜深慚叨濫以非宜，聞上公方責有司之失序。况值王朝聘問之日，適當勅使旅見之時。百執已夙戒於階墀，主君宜寅清而晉接。大抵意必移於尊重，而乃神專樹於卑微。在昔方策夸談，雅意疑多溢美；於今躬逢盛典，始知未盡鋪張。勒之丹衷，佩殉白骨；藏諸篋笥，留貽子孫。猶斯宣附史官，昭明奕世；尙當播揚輿誦，作則遐方。但恐禮義率度，如椽之筆，莫旣形容；誠懇誕將，載道

之碑，難得萬一。伏願兼備七經，寫行一德；三事允治，六府咸修。九功之敘皆可歌，與衆之樂斯無盡。幸臨啓可勝歡忭踴躍之至。

謝源光國賀七十算

伏以興邦之大道非一，而其要止在於尊賢；明君之至理多端，而所重莫先乎養老。故惟夏后殷周之盛，始著虞庠膠序之儀；自非其人，何敢叨濫。茲蓋伏遇宰相上公開下，天挺人豪，敏求好古，仁義禮智，道咸粹於厥躬；弟友子臣，德自敦夫庸行。允文允武，寶聰賢明。誕生乎龍章韶樂之地，篤行夫詩書名教之文。卓爾獨知，不藉乎離奇蟠木之先容；毅然特立，遠惜夫父兄百官之不足。庭翔烏雀，詠神道於安平；臺築黃金，啓哲人於燕路。至於飲食起居，盡關淵思；而且疾痛災害，深切隱憂。

伏念之瑜異邦，朽儒林餐粥。寸寸羈材，曾何資藉於補袞；糾糾葛屨，奚能步武于承筐。僅效晉平之好學，難希五投之適秦。內舉外舉，雅願慕夫祁奚；戲彩弄繩，心傷悲乎萊子。比擬耆英，往聖能無形穢；神驚幼安，明哲保身。潞公華夷欽仰，或爲王者之師；或奏旂常之績。其最下者，學貫天人，方之之瑜，品殊霄壤。負茲蓬矢之志，深辜棘心之吹。而乃賜之杖，授之几，膺殊寵以冒高賢，儻而饋，爵而醕，歸伯而

稱大老。文武周公而下，邈矣其風；后王烈辟之尊，孰開斯義。元王知其意而未必備其禮，明帝循其度而未必竭其誠；求其情意交孚，節文如貫，洵矣華夏罕儔。古今希遺，豈惟冠友邦之冕，直欲開編錄之宗。展也大成，允矣君子！伏願擴而充之，怙冒必先。四者引中勿替，殷陳普及三農，與賢立教，夙於變於黎民。崇德選才，廣明揚於白屋。佇見含哺擊壤，祝效華封；自當勒石銘金，名垂萬古矣。臨啓可勝悚惶祈望之至！

謝木下貞幹

弟生不辰，逢天憫怨。中原淪陷，疊疊幾同喪家；薄海流離，栖栖竟無甯宇。出沒波濤險惡之域，自分壽殤，必葬魚腸；充禮彫題，維結之庭。逆知勁骨，決遭毒手；長懷輾轉，無計圖維。深荷貴邦容納之宏仁，不吝增太倉之梯米，欲報水戶君尊崇之大德，妄希足借嶽以輕塵。奈何道不逢原，競詫師傅於誰氏；行非出類，敢云雨化以何人。

幸遇台臺，文苑之宗；人倫之冠。博綜夫典謨子史，研窮乎孔孟程朱。迭矣聞名於西土，晚哉相見於東都。身體力行，無須拾格致之餘；襟意誠心正，自能祛理氣之庸。言外脩抑抑之威儀，內蘊淵淵之學術。

胸羅燁燁之文采，自成表表之詞章。實而若虛，謙不自滿；遠揮靈霞映室，不覺醇醪醉人。念弟四海無家，數甲子於絳縣之老；一身多病，晡夕景於桑榆之杪。台臺乃旣以瓊瑤，望其長久。極知愛厚之情，溫然挾纊；深銘比況之意，展也勞心。敢不加餐自喜，或有一得之可期；冀毋金玉爾音，庶幾半載之宣道。臨臧率復，統惟鑒涵。

答小宅生順

來教事切中，敬服台臺之有學有識，其所以責僕者，敢不深自引咎；但未知貴國主之志何如，禮自須遜辭耳。何足下之憤憤耶？足下之辭雖堅決，若所行之事盡如其言，僕可勝大願。一生求之而不可得，安肯交臂失之。卽刻當往候黑川公，且有衆客，須復禮終日而畢。明日若少暇，別當奉復。

日候上公福履，知於十日回鑰，適讀翰教，又聞龍旂白旆，悠悠揚揚，可勝欣慰。遠狩號令殷煩，復錫以聚書一器，何注存無已至此。卽刻拜命之辱，祥台兄先爲申謝，明當面頌。并聞台兄行旌康泰，甚喜。草草奉復，不宣。

昨暮之談大快，絕不致倦；脫粟羹藜，不以爲饜，不足云擾。弟性真率，毫不雜人；不論大明日本，惟獨行

其是而已，不問其有非之者也。雷蛇諸事，似涉語怪；然世界存而不論之事體多，不當以經生一隅之理，深固斷定也。佳作惠下，捧讀爲望，但須徐徐，必不使致倦憊耳。此復。

君子去就，自有道矣，何可苟焉？弟若以富貴爲心，何緣得至貴國。先正云：「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禮貌未衰，則就之。」弟非中國中興，與胡塵迅掃，終無歸理。無歸理而紛更反撥，弟豈如此之人乎？何台兄疑弟之深也？面言求盡，譯者又不能達，故復草草致意，惟祈照鑒。不一。

節間杯酒，飲不至醉，何突罹此無妄，此弟之罪也。後來當如命，微醺而止耳。官家乃天子之稱，他無敢稱之者。至於朝廷，則非天子之專稱，孔子「朝與上下大夫言」，又「其在宗廟朝廷」。孔子雖入周，未嘗一登周天王之朝，且書中明係魯國之朝廷也。今將軍之尊，何遽不及魯侯哉？殿下公方御前，此在國俗則可，若欲傳久行遠，恐有礙也。惟裁之。

敝止無履可著，重九佳節，不能走賀，歉甚！逐日欲造府以悉闊條，引領望天，不得晴霽，飛鳶咕咕墮水中，是用悵然承諭禾頭生耳，竈底產蛙，深爲驚訝；又聞有尊恙，益爲念切。僕兩日亦不爽，今蚤見盎中積血如墨，然無可如何也。來問急性子，僕寡陋無所知，於藥材草木鳥獸更無所知；然聞急性子乃鳳

仙花子，不辨是非，觸手卽肆躁暴，未知是否。此復。

上公狩大野，獲野犬，夜分，遺此二十五年未嘗之味，喜極矣！詞命鄭重，不敢當禮，今夕當烹治，候白兄同享之。有事欲晤語，午後專遲台駕，弟亦有前約欲面奏也。佳作大妙，寓意於不隱不顯之中，掉鏹又潔淨勁爽，且無長楊較獵等套語，敬服敬服！諸晤盡。

今暮乃以令堂老夫人他出，不能那玉過我，快悵之極。幸借文選二三卷以消岑寂，諸容明晨晤。大雪盈尺，特爲小酌以破寂寥，本非禮法之飲也。且主人庖廚乏人，中饋無主，不衫不履，事事可哂。今早詰敵門人，誠爲可笑。台見或能相亮不深責耳。何敢當謝？又飲不至醉，惟不至曠，何至追思，此台兄謹慎之過也。記稿蚤起尋覓不得，佳筵埃天和事閑書上。先此奉復。

自賁園記甚佳，足稱大方矣。弟聞見狹陋，未嘗見貴國有此完文也。因命之懇懇，已爲改削奉上，奉石不足以增山使高也。記中縣字有著落否？妻之姪曰外姪，故二字皆缺之，惟考定以入。諸晤盡。

佳筵委書，以久病遂致沉閑，罪罪！頃者簡出書上。又以久病氣虛手顫，未有成一筆待成字畫，可笑可傷。弟自矜猶爾，況可污大方之目乎？罪甚罪甚！希矧存。諸容晤言不既。

蚤晨道數人助工役，何故拒却；用時幸命下喚取，弗以形跡爲嫌也。適有遺我魁果，大者如拳，散分二

十枚奉上，幸惟煇存，毋視爲殷七七著異物也。

答安東守約

昨來兩札俱佳，不必更改。凡作書助語，如之乎者也等字，非甚不得已，不可用。句要勁，詞要古，而無用古之跡爲佳。所以一應文字，出之先秦兩漢者爲妙；若要近便適用，或取尺牘爭奇，蘇黃小品，選其可者熟翫亦可。冗次不旣。

前書辭後所草，深夜筆凍，誠恐率誤，未知何如。夙夜弗懈，勸學勵行，此今日空谷之音也；而賢契能篤信而行之，及門必有可觀。貴國之文教，其有與乎？講周易左傳綱鑑，煩勞極矣！咬菜之軀，堪之乎？笑矣！左傳合經者，宜於解經，不便於讀，別有善本否？杜詩卽欲寄上，因來人不能多帶，止寄五七律陸本。希督收。

久不見賢契文，及今乃大長進，格專文勢，意語俱絕佳，非尋常所可幾及，尙祈研精古來大作手，當成貴國一大作手，大名公勿徒草草也。至於理障之學，人已俱入混沌，須一切屏去，千萬勿以擾心。蘇布公屏區六業，要真字大學二行，如此則二十字內外，聖賢格言，如何可盡？此或是落筆時差誤，故須問

明，然後爲之，卽祈示知。若必欲如此，恐語短意深，不足以曉人也。

文公家禮，覺得速速寄來，以便起手，更得儀禮周禮爲妙。不考定諸書，不見定裁，恐不尊不信，不備不從也。序稿改定附上，希炤收。

兩書俱領到，賢契因不佞乏人使令，欲遣盛使前來，此休戚相關之至情，極感極感！無論盛使有病，卽病愈亦勿遣來，言語不省一也；往來多費，二也。萬萬！前燭欠精緻，有一人能爲之，當別寄來，不盡。

忠孝事大，不佞才劣計庸，自揆初心，實多內疚。父子夫婦之間，情義愆然。賢契乃孺上推夷齊，下逮魯連，謂爲義士，不獨今人貴古賤今，甚駭聞聽，卽不佞冒昧承此，罪戾轉深。他日得無忝所生，庶不爲知交之辱。秋間來此，共相講磨，食蔬飲水，相與有成，亦不佞大不幸中一大樂事。不佞於中夏四國，本來一體爲親，凡遇英才，樂於獎進。旣已道合心孚，豈有彼此間別。門牆之論，雖爲謙德，實未深悉鄙懷也。

寄來書籍，炤單察入。

昨見賢契來書，知畏三勵志向學，甚喜畏三本有可教之資，久於荒棄，舊年忽有此想，所謂天牖其衷也，所爲極大關頭也。彼時聞之，曾對如琢云：「此極妙事。」今果然矣。賢契循循善誘，大啓其機，與他人教之，功相百倍。異日有德有造，恩侔生育，不虛通家之誼矣。

賢契前日之所舉，似爲過當；若使移以贈之，真切實而不浮也。喜而不寐，良然良然！伊藤誠修兄策問甚佳，較之舊年諸作，遠若天淵。儻繇此而進之，竟成名筆，豈遜中國人才也。敬服敬服！片岡宗順文雖未得肯綮，而語氣絕無蹇澀之病，大不類日本風味。少年又能力學，常大加獎進也。三詩不佳，且有大病，殊不似其文。二兄作本，不應批閱改竄，因賢契之言，遂不顧僭越耳。至若門人之稱，恐非所宜；好爲人師，古今通病，且恐世人未必復有安東省菴也。三省叫，竟無信息，聞其母已故，或爲此耳。諸再悉。初六日奉手書，距今二十日，懷念之深，似乎遼闊。昨暮惠頒翰教，足慰渴思。復諭秋仲可晤，益喜。惟盛使舟行遇風，幾至傾覆，此心殊不安耳。前書似不必復寄，既承來命，附使將上，惟慎之。虛囑自矜之士，不足與解也。希炤入。庶承臺惠，甚媿多儀。酌爵貪饕，難於報稱。韓柳批評，自當如前點閱。諸情縷縷，非晤言不得罄也。不次筆談一冊，附璧。

朱舜水集卷五

陽九述略

致虜之繇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鎬、饒寇、賈國，前事不暇瀆言，卽如崇禎末年，搢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毀戈服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

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監，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頭咕嚕，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

以剽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亂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募夜苞苴之路。朝廷獨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傲傲糲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無糧之士；收除飛洒，善柔賠無士之糧。敲骨剝膚，誰憐易子；羨餘加派，豈顧醫瘡。全入長安，孟賊騰循良之譽；客先曲木，屠伯叨卓異之旌。未聞黷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考。盜賊載途，惟工塗飾；蟲蝗滿路，孰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貧。蘇是而監司而撫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

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饋遺，欲廣寢餘，多收投靠。妻宗姻婭，四出行兇；子弟家奴，專攻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逆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時有，事會因爾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聲冤，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蒼黃，庇遠親爲官戶，擠重役於貧民。事事貼賠，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牌勾欠戶，闔室棲遑。士夫循習故常，鋤心民瘼；被害胥讒瞞惑，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閩左吞聲而

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饒財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賈董沉淪；薦剡獲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同門，繇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輾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甄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紛膠結其間。問豈遂無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壺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儉壬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力，咸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羣離，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幽冀堯豫五省，苦於俵馬驛馬；俵馬有孳生印烙之弊，驛馬有恤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細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來官不得人，百弊叢集。

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拮据之術，安得而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嘗以爲出爾反爾之計。繇前所言，謂之巧宦，語之以趨炎附勢，門戶資緣，則獨工，語之以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拙。嘗之以朱提白粲，腹削肥家，則變臂爭首；告之以增陣濬隄，儲糶糴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嚮爵欺君，種種罪惡，罄竹難盡。

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訖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爲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既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

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後。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佈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衆，以爲先驅。所以逆虜因之，薄天倫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真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若果遣虜兵強將勇，足以無敵，彼江陰一小縣，不過靴尖踢倒爾已。曩內有儲積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饕。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城自屠，歸女嬰，見俱盡，而虜之驍騎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毗陵吳興金閩，設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膽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遠慮，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董，賦役不可平，貪贖淫污，慘殺荼毒，又倍蓰於指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爲也。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此之謂也。

虜勢二條

奴虜種類，原自不善。先年李甯遠以奴隸兒子畜之，玩之掌股，使其長養內地，知我虛實情形，又加以龍虎將軍名號，使得控崇別部，狡焉啓疆，失於防禦，遂滅北關白羊骨諸種，益致披猖。又賊臣楊鎬袁

崇煥前後賣國，繼喪遼陽廣甯，滋蔓難圖；然猶廿年蹂躪三韓，燕雲屹然無恙。卽會爾入朔易山東，不敢公然盤踞。祇因流寇攻陷京城，慘殺文武，吳三桂慙士豎子，失於較計。欲報家仇，勾引入寇，逆虜遂令三桂爲導，乘機掩襲北京。我人旣以爲德，不復先事防閑，復以南北中分之說，慙我滿朝文武。處堂燕雀，倉皇不暇綢繆；又乘我四鎮之亂，并取河北江東。

此是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毗者。樞府馬士英，勳鎮方國安，士英借台銜密勿之重，開西邸以賣官；國安總四十八萬之師，擁中軍而作奸。大將旣係庸材，參贊都非佳士，僅逞無能之氣，誰知堵禦之方。遂致虜渡江，隻矢不折，兩浙八閩捲鐘颯風。其時瑜已潛來日本，未嘗目擊淪亡，興言及茲，目眦盡裂！奴虜之下江南浙閩也，本借西虜之兵，江陰亡失過多，賠償大費周折。西虜恃協贊之方，責報終無以時。滿部倚老舊之恩，恣行全無忌憚。責報者尙未盈其欲，恣行者有簡制之嫌，繇是外內之心，漸生乖異。八旗各有頭領，政每出於多門；一朝自相齟齬，殆難補於百孔。而且老本有子女玉帛之樂，心所惡聞者戰爭；蠻子遂鹵掠縹緲之懷，意所圖全者規避。地方旣廣，防守自多。盡發滿虜，則滿虜有限；純用漢人，則漢人可疑。進退維艱，固難自決。初時內地殷富，一抄搶則盈千累百，是以鑽營入伍；近者民間財盡，極搜索僅銷銖升斗，因而厭苦爲兵。奉調發則涕泗沾襟，聞鼓擊則心胆墮地。名城無百騎之守，省

會少及千之營。盡是蠻子漢官，一味虛聽恐喝。今所防者，浙閩遼海而已。內地義師，未敢突起，自己絡繹旁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謫營，甚至半年無餉。萬一忽有紀律之師，乘間而起，已敵之虜，如何可支？家家裝束輻重，人人願戀妻孥，惟有長驅渡江而已。雖有郎二省公忠愛民，然一木難支杞廈。又且各虜久已疑貳，事勢急迫，滿漢終不相能。此直浙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

既得南京浙直，則江右湖湘福建延建一時騷動。粵東粵西，截爲懸壘。蓋廣信既下，常山固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嶺袁州，復定湖湘驛騷，則虜兵不敢出韶州度杉關。馬病無可更，伍虛無所補。二虜若不面縛歸降，惟有束手待盡，故曰懸壘也。如此，則天下財賦之區，一旦皆非虜有。雲南卽無他故，僅足協濟貴州。逆虜號令所行，徵發所及者，六省山西陝西四川之糧，尙不敷漢中交城之用。漕儲既絕，太倉日空，長蘆鹽法不行，宣文稅課虛設。其餘河南山東北直租庸有幾，臨清南旺夏鎮盡成廢閣。況宮中燕賜，郊廟祭饗，百官俸料，軍衛月糧，邊餉疑賞，軍前火藥弓矢衣甲器械，一概取給於此。而又加以士馬芻糧，唱籌何計量砂，點金亦難指石，脫巾之呼，勢所必至。逆虜其能支乎？

而且南畿江浙，勁兵逼隣，國藩從中而起，則八閩兩粵，奄爲我有。則虜之所防者愈廣。睢汝歸陳，斷黃漢武鄂襄樊荆湖南北，許潁齊徐數千里間，處處須設重兵。大將少則不足以戰，多則力有不能。與前

代漢趙秦晉之事，時異勢殊，西虜及西北遼人，不利犒賞搶掠，而有鑿鑿死亡之憂，誰肯復應其募。掉臂而去，轉生內難。瑜謂虜國日困一日，虜力日竭一日，虜兵日少一日，虜勢日衰一日，虜民日苦一日，虜心日離一日，萬萬不可復振，蓋謂此也。

逆虜不北遁，不久必有圖之者，此幽燕遼陝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

去年八月十四日，天日清明，但閉空中斷殺聲，人馬旌旗，歷歷可數；自己至末，外來者大勝，從內出者盡滅，飛血灑空，岐頭一鎮，數百人家盡見，老幼俱見。其餘民謠，各處如出一口。以天時人事合之，虜之敗亡必矣。虜既出口之後，萬分不敵明朝。應昌地廣城堅，水草美善，部落蕃衍，馬壯糧饒，且祖宗功德在人，人不忍背。逆虜事事不及蒙古，抑且壤地褊淺，海西毛鱗，魚皮窮寇。中國卽不窮追，其滅亡可翹足而待。一應進取機宜，奇正道路，今徒託之空言，不必預爲宣洩。

虜害十條（婦人放衙參附）

東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

沿海有防邊養兵藏匿接濟之害，

近海有造船幫工值匠之害。

簽發舵梢之害。

內地有簽派船料搬運木植之害。

省會近城各郡有放債舉息買官附營之害。

仕宦有配發上陽堡甯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

買官但計得錢，不問色目之害。

打老鼠之害。

拆房屋之害。

何謂東人？奴屬遼東諸人，先將童男女狡獪者或婢妾之屬出之於外，虛詞哀哭，以乞人家收留；或傍於左近空房門廡止宿，或情人做媒鬻賣。覘知既有著落，或數日，或數月，近者一二日，遠者年餘；其人來認，聲言捉獲，誣以誘逃拐帶，僮婢歷歷招承。但凡干涉滿州，聽其指揮，無敢違抗，其家立破，如其欲而後止。更有串同人家舊役奴僕，合詞拐騙，本人無處稱屈，隣右不敢證明，是以無良奴婢，按此縱肆，上下無等，最可痛傷。

何謂防邊養兵？沿海營伍，以防邊爲名，一月半月微巡一次，便須附近民家打火。所過之處，趨承供

應臨行并其雞豚畜產糶粟蠶漿，一概傾倒擔負而去。甚者，掠人床帳衣被鑄釜器。是以近兵處所二三十里之內，每日黎明，便將各物搬入山僻豐草簞簞之中，但留破釜竈器，在家食用支應。其營兵平年無糧，編派民間分養；既有魚羹酒飯，復索雞肉菜茹。貧者兩三家派供一日，稍可者日逐坐養一兵。貧民半菽不飽，情何以堪？既已養之，仍要淫其妻女，不敢不從。若有一家殺死兵丁，即以謀逆，則闔村洗蕩，不得已忍辱忍氣，不敢輕舉。

何謂藏匿接濟？義兵登陸，素與虜人飲博歡呼結盟交託，途遇問訊，毫無嫌疑。義兵在船，除魚鮮外，其餘醃醬菜蔬酒漿肉食布花絨苧，自須市之鄉人；米糧亦徵取民戶，油蔴竹木，事專須之陸地。其欲紮詐鄉民者，便指曰某窩藏山海寇盜，某家接濟海賊；需索既遂，官司亦不根究虛實。造船幫工值匠者，海口造船并派近海民幫工，舂灰牢鑽，匠作飯食，更須民家承值。名雖官給朱銀，百姓不勝擾害。今歲造船，明歲又須修船；修而復爛，爛而復造。何時底止，窮民何以聊生？

簽發舵梢者，農田之家，本來不諳水利；或時內港小舫來往，豈堪出海撐駕。大船奸人，妄報某某堪作舵工，某某可充水手；其人心不願行，勢必重賄營脫。既簽之人，不論家口多少，著落本村公保，便終年贍養，不要明派舵梢辛力銀兩，窮民有屈難伸。

更苦者簽派船料搬運木植。小木猶可，十人或數十人足以舉之，數日便交割。訪知某家山有大木，堪作合檀舵明大小桅木者，不論遠水十里百里，一筆號取曰某衙門官用灑松桅木，非千人不勝，次者亦數百人而後舉。勞苦一日，或曳十里，或曳里許，逐晚止宿樹傍，不顧豺狼虎豹。慮有奸人傷損，賠累必致傾家。何處傭募千人，知於何日得赴深水，不幸有一巨本，闔境受其災殃。又且所過之處，墳塋禾稼，一踣俱平。利害如斯，其家安得不重賄營免。營免之後，仍不許砍斫損傷，以需後用。其人明知後果無已，權且醫療眼前。往時祖塋喬木以爲慶庇美觀，今惟祝其速爲枯朽，子孫猶得延生。

省會郡城，有放債舉息之害，買官掛名之害。訪知其家殷實，誘以買官，或有官事牽連，勸令附著營頭名色。始初亦甚有效，一時狐假虎威，凡屬酬謝餽送叩見贊儀，衙門犒賞，一切代爲料理，不須私囊見取一錢。於是高低上下，成羣結盟，管家厮養，打合一夥，大哥哥兄弟，稱謂視之，酌酢往來，酒盃捷捷。年深月久，一一堆積，子母盤算，囊橐俱空。或以多餘銀錢，委託生息。他如急切借貸，倍稱難債。拴鎖懷羞，爲過期之利息；出妻獻子，作別項之添贖。其軟局坑人有如此者。

京官外任，有配遣上陽堡甯古塔之害。旗下披甲之害，初入旗下，如投座主，旣欲得官，復索見錢。有入招認應發，俱名京債官纒到任，債主隨隨。百事未遑，先要理完本利，自非貪賄，其錢何處得來？或託

本管幹辦，別處設法，那補京債甫畢，又須遣人入京叩頭送禮謝薦。漁獵所得，僅僅供給恩主。瑜謂逆虜之畜漢官，以漁民也；譬之漁人畜鵝，慈以取魚，謹其雛，放之中流。陽蓄小鮮，充其口食；巨魚力舉，扼其吭而攘之。攘而復放，放而復攘，循環不休，斃而後止。或者犯賊發覺，或者隨坐作姦，動輒配發上陽堡甯古塔，奧援有力，入至旗下披甲充兵，雖官職極尊，亦自編入營伍。此時無錢營免，必須荷載差操，較之明朝差戍，前代貶竄，統體不同，相去懸絕。卽如輸作城旦，尙爲過之。此輩亦名縉紳，不知何樂於此，而蒙面喪心，甘爲人役之如此者！

倡優奴僕與臺丐戶，法所禁錮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而有錢可以身致青雲。逆虜穢亂中華，憲網掃地，不拘色目諸人，有無過犯，輸錢皆可買官。或十人五人朋買一官，登揚傀儡，惟一人出色；官資多寡，藉人炤分均攤。或諸色賤役人等，入在旗下，或乳母閹宦之家，承應視其口舌便利，活動小心，有意營錄者，認定幾千幾萬，不論道將大小，隨缺輒討一官。朝爲僕隸，暮列冠裳，昨日俳優，今朝弁冕。倚託恩主勢，憲司一體施行。凡屬此輩得官，比常更加察之心，恐他人輕慢，無端作福作威。凡係同僚屬官，更須加意周摯，分外小心；若非良心盡死，廉恥盡喪，豈肯狼藉至此？土風何恃而不壞，民生何恃而不窮？

醜莫醜於打老鼠。滿營婦女，靚粧豔服，三四成羣，聯袂行遊；市廛酒館，無有不到。或取幣帛，或貰酒殺，所值數金，一文不與。但曰：「今日不曾帶得銀來，算該你銀幾兩；你看那位嫵嫵標標，揀一位打個老鼠罷。」若與理論，或索還原物，便稱調戲，反行喊叫；非罽非夢，任其恣奪。業在市肆，反不得不開列營生。源源若此，何門控訴？

慘莫慘於拆房屋。鸞翼烏衣，高門大第，有無眷屬，任意鳩居；出入啓閉無期，飲食喧囂無度。初時僅止廳事，以漸沿入深闈。闈闈門楣，立見一時狼狽；窗櫺牆帶，必令四面通穿。殖殖其庭，廣堆芻糞；有覺其楹，專繫馬騾，此猶其小者也。必使外內無別，百道宜淫，少不遂心，構成大逆。又且借居停之好，多生枝節；無窮嫌釁，盡起於日夜盤桓。是以縉紳巨室，反就鄉舍村居；本宅欲圖別賣，又無舊主。乘其遷移，代去自行拆毀；棟梁桁柱，拆作柴薪，磬石連蕘，委之糞土。數千金拮据而成，數十金零星而盡。毀拆之後，數月便長蓬蒿；一望蕃蕪，黍離傷感。至於邊海房屋，借窩藏奸細名色，務使家家壁落穿通。一則便其搜索財物，一則婦女無所隱藏。諸凡所爲，何慘刻之甚！

奇莫奇於趙固山之妻以婦人放衙參。凡遇有事，高座堂皇，開門唱贊，標屬長隨。排班參謁，拘提笞責，發放施行。有時出外遊觀，或者親屬燕飲，飛黃矍矍，車馬軒軒，列騎衛行，前驅警道。霜戈耀日，赤幟

縛雲儼然一雌固山也。虜人之綱紀如此。

其餘奸淫萬狀，科派百端，又其罪之最重者。然一部十七史，無處說起，故反闕此二項。他如既納民丁，復輸鹽竈；一人兩役，朝暮值官。見事風生，吹毛索垢。牧養生芻，遇物攘奪。大兵所過，四出騷擾；指稱奸細，搜竈株連，處處皆然。人人飲恨。雖民間冤慘號天，然無力俾離水火。又苦斂力短窮，不能繪監門之圖，播道州之詠。奈何！

滅虜之策

滅虜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貪，我以義。解其倒懸，便已登之衽席；幽之湯火，斯爲沃之清涼。則天下之赤子，與天下英雄豪傑，皆我襁褓之子，同氣之弟。安有不合羣策畢，筆力以報十七年刺骨之深讎哉？逆虜雖有神謀祕策，亦無所再施；况黔驢之技久窮，山鬼之術盡露。全爲百姓勤破，毫無足懼；故知一敗塗地，必不可支也。

彼之所以能據我中國者，原乘我民心之叛，而用以張其威；所以到處望風潰散，未嘗一戰而已。竊取天下矣。今百姓之叛虜，更十倍於前日之叛明；而民心之思明，更百倍於前日之望虜。何以知其然也？

已亥年同國藩入長江，南京未下，兵律何未嚴；而江右江北斬黃漢沔，已鑿合響應，翹首而竊時雨。卽家室妻子，驅命事軍，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復。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憐矣。儻能不燬其家室，不污其妻女，不戕其軀命，民心之愛戴，不言可知矣。瑜身在行間，親知而灼見，日與各處士大夫相接，已自與耳食而塗說者不同。况瑜之拳拳懇懇，夢寐飲食於此者哉？

有人焉，果能以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上，而又雷厲風行，譬則鼓洪爐以燎毛，決衝波而漂炭，咄嗟而辦耳。然而萬有一慮者，卽以己亥之秋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棄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於天下。然國藩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今若議定下手喫緊之處，更其絃易其轍，威之以武，附之以文，誅其殘賊，綏其士庶，玉帛無所貪，子女無所幸，而又號令嚴信，處置得宜，則垂絕之百姓，忽然更生，民情鼓舞，歡樂何如也。旣信而樂之，則數郡之後，遠邇歸心，東征西怨，傳檄而定矣。彼卽不量其力，欲與我抗，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至則糜爛爾已，何能有幸哉？

前日南都之敗，乃周師之自潰，非虜者勝之，亦何得藉以爲口實也。卽如時俗之見，謂虜弓勁騎勇，何以當之？此未知戰者也。騁檀車於平原孔道，則飄馳電逐，遇五尺之坑，則忽然自陷。轉圓石於高山峻

嶺，我雷擊霆摧，入尋常之谷，則覆焉不出，理勢然也。今江南多河澗溝漕，無成列之道，則馬不得馳，我取敵於數百步之外，敵射我於數十步之近，則箭無所用。卽與比力較投，猶以我之所長，攻彼之所短，况我熟其山川，審其要害，據其形勝，結其豪傑，得其民心，鼓則士氣，又且出奇無窮，從天而下，雖有烏獲，不能奮其力，雖有神鬼，不能測其機。是惟有不戰，戰必勝，萬萬無疑也。彼逆虜不走不降，則釜中之魚，惟有焦灼而已矣。若順治不死，取之較易；惜今亂離紛雜，恐江北已致分崩。軍志曰：「天道後起者勝。」今有其時矣。「兵義者王。」今有其勢矣。孤臣飲泣十七載，雞骨支離，十年嘔血，形容數瘠，面目枯黃，而哭無其延，誠無所格。申包胥其人傑也，能感動讎仇之秦，爲之出五萬之師，統之以三大將，闕國歷都，復既亡之楚，不失尺寸。况此時，秦楚歲歲構兵者，故曰包胥其人傑也。彼獨非人臣，餓殍覲顏，觀息，能無媿之哉！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立功成名，聲施萬世，未有易於此時者也。時乎時乎！遇此千萬年難遇之期，而棄之輕於鴻毛，吾謂智者之所不爲也，仁者義者之所不爲也，有志者之所不爲也。亦甚可惜矣！

以前數款，名曰述略；述者，記其行事，無有粉飾文致，略者，具其梗概，不能委曲周詳。誅惡者，法貴從寬，

義者邇宜存厚，况乎鬼蜮曖昧，敗俗傷風，事難直書，須教大體；又且年來廟應旣寡，聞見日疎，年衰善忘，轉眼遺忽。倘追俗事，數日難尋；一時欲歷敘精詳，其勢不能捷得。是以掛一漏百，略述大端。然已覺上衝冠，罪不容戮矣！竇突幸爲存之，他日采逸事於外邦，庶備史官野乘耳。

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